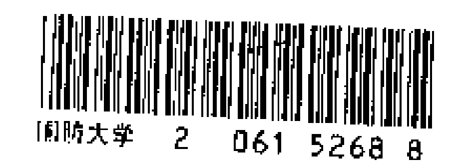
世界史精览

肆虐的纳粹瘟疫

——德意志灾星希特勒发迹始末



长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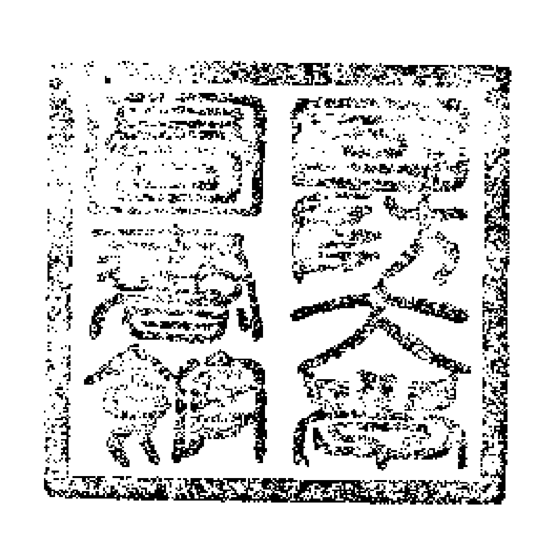


世界史精览

肆虐的纳粹瘟疫

——德意志灾星希特勒发迹始末

黄传武　张昭君　葛波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世界史精览
肆虐的纳粹瘟疫
黄传武 张昭君 葛波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10.37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46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2.50元 （全32册）38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人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 20 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 1851 年底至 1852 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 20 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30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引言　揭开罪恶史

恶魔的疯狂造就了一部恐怖阴森的历史。盗世奸雄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已成为狂虐、残酷、阴险、可怕的代名词。

阿道夫·希特勒——恶魔般的性格、花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能、屠夫般的残酷、非人的智力、驰骋的怪想、料事如神的本领，以及最后那由于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所做出的疯子般的猖狂和肆虐，构成了其传奇式的一生。

然而，这并非传奇——这位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出身于一个贫贱的奥地利下士，这位高高在上的至尊曾是维也纳街头一食不果腹的流浪汉，这位二战中叱咤风云的主帅不过是“一战”的无名小卒而已，这个杀人成性的虐待狂也曾遭受过铁窗之苦，这个妄图使千秋帝国梦幻成真的帝王曾是慕尼黑一无人闻问的倒霉蛋，

这个性变态者的罗曼蒂克更是耐人寻味。

他具有魔鬼的引力，巧舌如簧使千百万群众俯首听命；他诡计多端，兵不血刃而占领邻邦；他残暴凶狠，战争、杀人、流血，整个世界在他面前变得战战兢兢，千古文明为之凄然泪下……

千年易过，罪孽难消。纳粹的恐怖和带勾的十字，法西斯的狂残和犹太人的似海血流，种族的狂热和无数异邦战火连天，共产主义理想被付之一炬，基督教的仁慈得到的是刺刀的报答……希特勒是德国的劫数，纳粹是文明的灾星。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忘掉过去，定蹈覆辙。纳粹统治的十三年劈开了一个原始劲头和兽性力量的峡谷，法西斯势力造成的人类文明伤痕万世难消。旧的疯子死了，可能会有新的疯子转世，如果哪一个妄图自取灭亡的家伙按一下电钮，万年文明的地球可能就会去见上帝，茫茫宇宙可能会增加一个布满如炭尸骨渺无人迹的游荡着的星体。

目　录

第一章　奸雄登台

1933年1月28日，星期六，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执政57天，已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年迈的共和国总统冯·兴登堡元帅不得不免去他的职务。

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一个年方43岁、留着卓别林式胡子的人，一个年轻时候在维也纳做过一事无成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无名小卒的人，一个在战后最初那些黯淡岁月里流落慕尼黑的无人闻问的倒霉蛋，一个曾在啤酒馆政变中有点滑稽的领袖，一个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煽动家，宣誓就任德国总理。

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纳粹法西斯的代表，人类文明大劫中的罪人。他有着恶魔般的性格、花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能、无

情的冷酷、超人的智力、驰骋的想象以及那惊人的判断本领。

他创造的“千秋帝国”，虽然仅仅存在了12年零4个月，却在历史上在地球上引起一次强烈的火山爆发，造成人类文明的大地震。

德意志民族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富有魅力富有传奇，充满哲理充满思辨——然而，谁都无可否认，文明和野蛮，善良和邪恶，总是那么形影相伴。

从远古，从现代；从心理，从外在，让我们共睹一下德意志纳粹的产生发展吧。

谁都不能否认，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造就了千古英才，创造了灿烂文明。

翻开历史的画卷，看一下历史的长河，一个优秀民族——德意志民族会让你心驰神往，会让你抵制不住她的诱惑，神秘中富有传奇，真实中又带有神话，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在欧洲的心脏部位，从远古时期德意志人

便在这里生殖繁衍。北面一望无际的海洋开阔了德意志人的思路，使德意志人擅长思考，成为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南面的阿尔卑斯山脉，白雪皑皑，山势险峻，培养了德意志人征服自然，不畏险阻的勇敢好胜的性格。

多瑙河，易北河等各条河流，犹如条条白色的链带，更是大自然赐于德意志民族的财富之源。河水灌溉了肥沃的土地，河流形成了发达的交通网。河流给德意志民族不仅带来了累累的硕果和丰收，而且活跃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生活。

这就是德意志人的性格——富有哲理性的思辨，善于征服的强悍，雄强的经济后盾。

然而，居中的位置培养了德意志民族的优秀品格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令史学家政治家难以解决的难题。东西两端没有自然边界，却有着众多的毗连民族，这意味着什么？

德意志民族生活的是一片沃土，一方宝地。

在这美丽的背景下，让我们徐徐翻开历史的长卷——

公元 911 年加洛林王朝最后一位君主与世长辞，年轻的法兰克公爵康拉德即位，德意志的

历史开始了。

法兰克王国西部居民主要讲古法语，而法兰克王国东部居民的语言是“德语”。“德语”一词来自高地德语的diot，意即人民，最早是学者用来指生活在王国东部的古老部落讲的方言。从10世纪中叶起，人们开始把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所在的国家称为“德意志帝国”。

公元962年，强悍的德意志帝国国王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在罗马戴上了神圣的王冠，他的帝国也美名曰“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然而，神圣罗马帝国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经历了上千年的辉煌和光荣之后，公元1806年，一个矮小的法国人，骑着战马，挥着宝刀，站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上，指手划脚——这个小个子就是拿破仑，他第一次使德意志民族真正感受到了外族的厉害。1806年，他把西方和南方16个中、小德意志邦组成莱茵同盟，这些小邦从德意志帝国的退出，宣告了德意志帝国的寿终正寝。同年的8月6日，奥地利的弗兰茨二世很惭愧地摘下了堂皇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改称奥地利皇帝。

然而，德意志不会为武力所屈服。1813年，

东普鲁士首先发难，接着到处爆发了人民起义。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军，纷纷奔向前线，“德国站起来了，普鲁士的雄鹰正勇敢地振翅奋飞，在所有忠于她的人们心目中唤起了对德意志的自由。我的诗为想念她的祖国而唱”。这是当时一位年轻的志愿者，诗人克尔纳尔在表达席卷各地的起义的激昂情绪，诗歌呼出了德意志民族的心声。

1814 年，拿破仑“一统天下”的迷梦在滑铁卢被德意志人彻底敲碎。德意志民族终于从民族压迫中解救出来。

19 世纪，是属于德意志民族的世纪。1848 年革命的轰轰雷声，在德意志上空震耳欲聋；工业革命的完成，使其如鱼得水，如虎添翼，1871 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再次使德意志民族从分崩离析中统一起来；到 19 世纪末，德国的工业总生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屈居美国之后，历史向人们展示了德意志民族的勃勃生机。

德意志民族在 19 世纪贡献给人类文明的还不仅仅如此——

1818 年 5 月 5 日，在德国南部莱茵有一个山青水秀的文化古城里，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历

史人物，20世纪的设计者——卡尔·马克思诞生了……

1820年11月28日，另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莱茵河畔一个美丽的山城里降世了……

德意志民族在19世纪不仅孕育了当今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而且产生了世界上最富有实力的哲学队伍——康德、叔本华、萨特、尼采、黑格尔、费尔巴哈……灿若群星，耀眼夺目。

其中，有一位疯子，他高喊“上帝已经死了。”这位疯子的胡言乱语，却导致了20世纪恶魔的战争，20世纪后半叶的疯狂，竟归根于这位疯子的胡言乱语。他——就是尼采。

“看哪！我厌倦了我的智慧，如同采集了太多蜜的蜜蜂，我需要伸出索取的双手。上帝死了！上帝永远死了！我们把他杀死了！我们，凶手中之凶手，如何来自慰呢？统治世界的最神圣者最有权力者死于我们的刀剑之下，——谁来擦去我们的血迹呢？这件大事不是太大了吗？我们岂不是必须把自己变成上帝，才配得上这件事？没有更伟大的事了——在我们之后出生的人，单为这件事就属于更高的历史，高于到现在

为止的全部历史！”上帝的死亡使人类的信仰出现了空白，尼采呼喊着超人来填补这块空白：“上帝死了，我们现在企盼着超人的降世。”“他迟早会朝我们走来，这位拯救者——他给大家以目标，他将普渡众生，……这位战胜上帝和虚无的胜利者。”

历史给人的总是讽刺，当这位胡言乱语的大学教授、诗人、哲学家在世之时，因为他“杀死了上帝”，他成了一个恶魔，一个孤独的漂泊者。几十年后，由于另一个疯子的曲解而使他名声大振，然而事出有因。

尼采去世后，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垄断了尼采著作的版权和全部遗稿。她在编辑整理和诠释尼采未完成的《强力意志》一书时，进行了曲意篡改和曲解，尼采穿上了反犹太主义者的外衣。他的著述中的“种族”“统一欧洲”也成了种族主义的代名词。

20世纪那位令世界颤抖的疯子，经常光顾魏玛的尼采博物馆，并且指示记者拍摄他出神地瞻仰尼采胸像的镜头，大肆宣扬对尼采的尊敬，大肆渲染尼采的“权力”学说。尼采成了时人的偶象，尼采真正成了时代的“上帝”。尼采，

这位19世纪伟大的哲人，成了20世纪的战争狂人的号手。

一场对人类文明摧残的疯狂战争——其帷幕将慢慢拉开……

为了表示对伟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尊重，为了使恶魔的疯狂看起来更加惨无人性，不妨先听一首德意志民族优秀儿子谱写的壮曲……

“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这是对一位伟人的评价，但他不是希特勒。

欧洲曾经流行过一种问答式的《自白书》。1865年4月，德意志民族的优秀儿子，卡尔·马克思在“您对幸福的理解”栏中，郑重而又简练地写下了这两个字：“斗争”。“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工作！”恩格斯这样评价马克思。“斗争”铮铮有声，道出了卡尔·马克思矢志不渝的钢铁誓言，“斗争”字字铿锵，表现出了卡尔·马克思顽强拼搏的战斗一生。

“饮1848年的沙托——马尔高酒！”恩格斯20年后这样回答对幸福的理解，意味深长，发人深省，抒发出革命先辈的壮志豪情。

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德意志民族在为人类社会谋福利的道路上做出过众多美好的回答。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对德意志民族优秀的儿子的回答，无疑给人类历史幸福路铺上了最美丽的彩锦。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中，充满着对人类幸福的追求，充满着顽强的斗争——战胜邪恶的斗争。

青年马克思在博士毕业论文中，以无神论的战斗精神，声讨德国宗教神学的黑暗阴邪，决心要象普罗米修斯一样从天上盗下幸福的火种，使人们重建家园，使世界充满幸福。

普鲁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富于反抗热爱幸福的神，为了使人间充满光明和温暖，他置天神宙斯的命令于不顾，把天火偷偷地送到了人间。此事惹怒了宙斯，将普罗米修斯用铁链锁在高加索山顶岩石上，风吹日晒，遭受皮肤之苦，叫一只神鹰天天蚕食其肝脏，到夜间被食掉部分又自动复原，日日如是，历时三万载。

马克思论文中以之喻己"你好好听着，我绝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我宁肯

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伟大的圣人和殉道者。马克思以之喻己，可谓崇高理想光芒万丈。

1842年，马克思开始任《莱茵报》主编，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激进的革命思想引起了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恐慌，不断地派检查官来进行骚扰，马克思不得不同他们进行周旋。有时，还要受行政区长官“审定”。对于这些泼皮式纠缠，马克思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办法进行斗争。有一次，检查官正要准备带他的夫人和女儿去参加舞会。但是清样还没有按时送来，他急得坐立不安。眼看舞会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检查官非常恼火，不得不先让他的妻子和女儿先行一步。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当派奴仆打听到消息时，印刷厂已经关门了。检查官恼羞成怒，亲自驱车前往马克思的住所。这时已是晚上11点钟了。急促的敲门声过后，马克思才不慌不忙地从三楼窗口中探出头来。

“谁啊！这么没有礼貌?”

“清样！”检查官气呼呼地说。

“啊，什么?”马克思打着呵欠。

“清样！清样呢？”检查官嗓子嘶哑地叫嚷着。

“噢！着啥急！请回吧！我们明天不出报了！”

“砰——”地一声，马克思关上窗户。检查官自讨没趣，怏然而去。

1843年，普鲁士内阁会议决定禁止《莱茵报》出版。《莱茵报》的一些股东听到政府要查禁报纸，就试图用改变办报宗旨的办法来求得妥协。马克思坚决地进行了抵制。二月份，他果断地退出了编辑部。在他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大家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他潇洒地离开了编辑部。

恩格斯虽然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但他疾恶如仇，主张正义，进步很快。他以笔做武器，配合马克思同敌人进行了一系列斗争。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诞生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风暴降临在欧洲大陆。从巴黎到维也纳，从柏林到罗马，都相继陷入了这场空前的民族民主狂潮之中。马克思、恩格斯，义无反顾，双双跳入了革命浪潮中，甘当时代弄潮儿。

2月下旬，巴黎工人冲进王宫，推翻了“银行家的国王”路易·菲力浦的统治。消息传到布鲁塞尔，群情激昂，人们欢呼雀跃，庆祝胜利。“共和国万岁”的呼声徘徊在布鲁塞尔上空。工人们用短剑、手枪武装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给予了高度支持。马克思拿出了数千塔勒的德国银币赠送给工人购买武器。

3月3日深夜，比利时警察闯进马克思家，分别拘捕了马克思和燕妮，抄没了他们的家产，然后将一家人驱逐出境。马克思一家人连同恩格斯来到巴黎后，在巴黎组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由马克思任主席，组织盟员积极投入这场革命风暴。不久，柏林也爆发了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又立即发表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为工人阶级斗争指明方向和行动方针。

《新莱茵报》停刊前，恩格斯曾来到他的故乡参加过工人举行的起义。他亲自携带两箱子弹赶到那里，组织工兵连，布置战斗任务，他佩带着军马和手枪，骑在战马上威风凛凛。在一次冲突中，他率领一支侧翼分遣队，在敌人最密集的火力之下战斗几个小时。一个参加过战斗的

女战士后来回忆说："他的忘我奋斗浴血奋战精神，深深感染了大家，使我们取得了最后胜利。"在1848年，他先后四次冒枪林弹雨进行面对面做战，勇敢的精神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恩格斯后来一直把1848年的战斗看作是自己一生中的光辉历程。他渴望着革命风暴的来临。1868年4月，恩格斯在回答"您对幸福的理解"时高兴地说"饮1848年的沙托——马尔高酒"。充满了对1848年革命的怀念之情。

马克思和恩格斯手携手，肩并肩，为了人类解放事业共同战斗，历时40载，结下了累累硕果。

从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到第一国际诞生，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资本论》出版，从巴黎公社到苏联的成立，无不具有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平凡的德国人的丰功伟绩。

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对19世纪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当他们在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奔波之时，自己却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痛苦。

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资产阶级官方世界的斗争中，连基本的物质生活也难以维持。资产阶级对他们毫不心慈手软，极尽其迫害之能事。正

如恩格斯所说："不仅作为政治活动家，而且作为公民都遭受着迫害，整个资产阶级都把能将我们饿死视为快乐，甚至认为这是他们的义务。

恩格斯为了从物质上给马克思以帮助，不得不长期经受"鬼商业"的折磨。马克思生活由于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生活没有保障，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

从 1849 年到 1853 年是马克思一家最艰苦的阶段。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寒冷、饥饿、疾病更重要的是贫困，接连不断光临他的家门；小商小贩，房东等不断登门讨帐。为了写《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典当了自己的外衣和鞋子来买稿纸；为了凑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邮费，他不得不将稿子长期搁置；孩子们因为交不起学费不得不辍学；冬天没钱买煤生炉子，生病没钱买药，孩子没裤子穿不能出门；更可叹的是，孩子因无钱治病而夭折，而竟然连买棺材的钱也没有。这就是今天看来叱咤风云，让世界颤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活。

1888 年 3 月 14 日下午 2 点 3 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失去了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卡尔·马克思，他

用手轻轻地合上了马克思的眼睛，肃立默衰，深表沉痛。

1895年8月5日，夜幕低垂，恩格斯追随马克思而去。按照他的遗言，“将我的遗体火化，而我的骨灰，一有可能就把它沉于海中”，8月27日，风雨交加，他的亲友驾着一叶轻舟，在恩格斯生前常来度假的伊斯特勃恩海滨，把他的骨灰罐投入了广阔的大海之中。“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普通的分子，为人类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德国，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德国，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对贤哲向世人表明了自己民族的光荣和伟大，德意志民族的风格在这里得到了深切体现。

天有不测风云，文明与和平在20世纪受到一场空前灾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也难逃厄运……

“德国人已经看够了别人在分食那个甜饼。”“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广阔的德意志领土已经越来越不能容纳其日益膨胀的野心，从第二帝国的建立到第三帝国的开始，德国帝国主义的发展史上写满了疯狂、暴力和战争。

1870年7月19日，普鲁士同法国进行了一次较量。9月2日，色当陷落，法军损失12万人，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9月27日，德军侵占施特拉斯堡，10月27日，梅斯投降，17.3万名法军被俘。战争的结果使德军取得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取得了法国50亿法郎赔款。

德国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争夺欧洲大陆，推行大陆政策，它的魔爪开始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80年代初，德国夺取了非洲的纳米比亚、多哥、喀麦隆，以及东非的坦噶尼喀和沿海的大片大片的土地，接着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几个岛屿。

但是，急于发财，妄图称霸的德国还没有满足。德国首相毕洛公开叫嚷：“德国人受人宰割

的历史已经过去，我们也要发财，我们看够别人在分食那个甜饼。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1888 年威廉二世继位不久就提出了向全世界扩张的“世界策略”。

1896 年 1 月 18 日，德意志第二帝国举行了隆重的 25 年国庆，威廉二世不可一世，耀武扬威，他向全世界宣告“德意志帝国从此已是一个世界帝国，别人得到的我们也要得到。”

1898 年，当德国夺取加洛林群岛时，毕洛野心勃勃地声称：“德国要沿着这条伟大和无尚光荣的道路获得世界霸权。”

1893 年，德国国会通过一项军事法案，使德国军队编制人数达到 58．9 万人。

德意志已不仅仅满足于小打小闹，它要在世界大战中夺取土地，掠夺财富。疯狂的扩军备战开始了——

1896 年，德国首先用新式 77 毫米速射野炮装备陆军。

1899 年，德国陆军达到 62 万人。1904 年，德国已拥有 17 艘战斗舰，9 艘装用舰和 26 艘轻型巡洋舰及其它相当数量的小型舰艇。

德帝国主义一面大搞扩军活动，一面进行

反动宣传，制造战争舆论。

在德国统治者的支持和鼓励下，形形色色的战争鼓吹组织，如海军协会、殖民协会、陆军协会及其最大的综合性组织——泛德意志同盟等，象雨后的春笋，一发而不可收。这些组织得到了垄断资本家如斯丁纳斯·克虏伯之流的直接资助。

这些组织狂热地鼓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说什么德国负有统治世界的历史使命。他们公开叫嚷：

“如果德国不统治世界，那将从地图上消失，两者必居其一。”

“铁的时代需要铁的种族，广阔的版图正向我们招手！”

“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日耳曼民族的德意志帝国，一个置于德国霸权之下的日耳曼民族世界帝国。”

德国统治集团还鼓吹通过战争实现扩张野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继施里芬而任总参谋长的小毛奇吹嘘道：“战争会开发和显露人类最优秀的光辉！行动起来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战争来得越快我们就越感到

上帝的赐福!”

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终于给德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奥匈帝国为了对塞尔维亚炫耀武力,准备在其邻近的塞尔维亚边境的波斯尼亚进行军事演习,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弗兰兹·斐迪南不仅要亲自去检阅这次演习,而且把日期定在塞尔维亚每年都要纪念的“维多夫丹”国歌日,到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去巡视。

6月28日,斐迪南夫妇在检阅完军事演习后,在去市政府路上耀武扬威,街道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当车队行至闹市中心时,一个名叫查卜林洛维奇的青年冲上前去,向斐迪南乘坐的汽车投掷一枚炸弹,但是没有击中,炸弹仅伤了一名随从副官。斐迪南仍然故作镇静,妄图继续进行其炫耀行动。当斐迪南夫妇兴高采烈地参加完市政厅举行的欢迎仪式,乘车返回,行驶到街口转弯处,汽车减速时,“砰—砰—”两枪,这个狂妄傲慢的军国主义者夫妇同时被击毙。他们受到了塞尔维亚爱国青年加弗利尔·普林西波的暗杀。

战争的时机到来了，威廉二世在首相、外交大臣和陆海军统帅会议上，高声问道："盼望已久的时刻到来了，帝国军队是否已经准备就绪？""一切准备停当！"

7月31日12日，威廉二世宣布德国进入"战争危急状态"。午夜12时，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假如俄国在12小时内不取消动员，德国也将宣布动员。德国已进入了战前状态，如剑出鞘，如弓在弦。俄国没有任何答复。

8月1日，德国宣布总动员，德国驻俄大使普塔列斯于当日晚7时向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递交了宣战照会——

世界大战开始了。

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掌管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毛奇任参谋总长。德军大本营从柏林迁往莱茵河上的科布伦次市。……

一场真枪实弹，一场灭绝人性，残无人道的战争就这样在德帝国主义的导演下出台了。德国民族主义情绪象狂风暴雨在欧洲大陆上呼啸，狂叫。

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使德国人全部变得理智清醒，相反，一种强权、战争的思想在一部分人

心目中越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以至留下了无穷后患。

“作为万物之父的战争也是我们的父亲。它锤打了我们，雕凿了我们，把我们锻炼得象现在这样坚强。情况总是如此，只要生命的轮子在我们体内旋转，战争就是轮子转动的轴心。它已培养了我们，使我们懂得如何作战，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要继续当战士……在一切文化、技术进步的外表下，我们还是象森林和草原中的野人一样，是赤身裸体的原始人……那是新人，是风暴的前驱，是中欧的精华……这场战争不是武力的终结，而是武力重新占据优势……新的躯体将注满血液，强权将用铁拳去夺取！”

德国作家荣格尔的这段优美的词藻后面暗藏着杀机，一旦凶相毕露，世界将再次在它的强权下颤抖。

魔鬼出现总是伴随着乌烟瘴气，孕育着法西斯的德国阵阵腹痛。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但是战争的结束，并没有给帝国主义以清

醒剂，他们依然疯狂、麻醉。他们贪婪的本性掠夺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

1919年6月，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的镜厅，当年俾斯麦曾经在这里恢复了德意志帝国的光荣，战胜国将“凡尔赛和约”强加给了德国。据此和约，德国丧失了1/8的国土，1/12的人口。“和约”强迫德国赔款1320亿金马克。德国全部的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被瓜分完毕，德国失去了对本土税收、海关、铁路、河流、港湾及其他公共机构的直接控制权。德意志，这一倔强的蛮牛，被帝国主义列强圈进了牢笼。

但是圈住的仅仅是德意志帝国主义的躯壳，其灵魂却继续自由闯荡，其掠夺的本性没有改变，时时刻刻不忘旧帐，妄图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旧的战争的结束是新的战争的开始。从“和约”签定的第一天起，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势力就立即开始了准备复仇战争的长期努力。

一战后的德国，经济上一片混乱。1918年工业生产下降了57%，倒退到1888年的水平；谷物等粮食作物减少了一半。德国垄断资本家

为恢复昔日的辉煌，增强经济实力，他们将战争的灾难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为了加紧搜刮，他们夜以继日地赶印纸币，恶性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物价如同断线的风筝，扶摇直上。1923 年流通中的纸币量是战前的 1.8 万多倍。纸马克形同废纸。通货膨胀使垄断资本家大发横财，他们通过哄抬物价，压低工资，吞并中小企业，以饱私囊，一批大型的垄断组织在投机中崛起，而广大劳动人民则备尝失业和物价飞涨之苦，千百万劳动人民流离失所，衣食无着。

为了恢复和发展帝国主义经济，德国垄断寡头百方活动，积极同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相勾结，力图乘战胜国之间勾心斗角之际，坐收渔利，以突破"凡尔赛和约"的条条框框。

而美英等帝国主义为了争霸欧洲的需要，打击法国侵略者，也想让德国经济得到一定恢复，从而可以制衡法国，又可以使德拥有镇压人民革命的实力。英美扶植德国另一个更险恶的目的就是想以之为反对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狂犬。就这样，他们达成了妥协，与德国垄断资本家勾结起来了。

1924 年，在美国策划下，美国银行家提出

了所谓“道威斯计划”。继“凡尔赛和约”之后又一条枷锁铐在了德国人民头上，为外国资本大举渗入德国铺平了道路。然而，更令人恼火的是，这一新的计划扶植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军事经济力量，为后来法西斯上台埋下了火种。

道威斯计划实行后，大笔大笔的外国贷款给德国经济输入了新鲜血液。原有陈旧的设备进行了更新，落后工业逐渐被淘汰，现代化生产达到了一流水平，从而使其生产力飞速发展起来。到1927年，德国工业已经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

德国经济恢复过程中，生产与资本进一步高度集中，垄断势力又有了新的增长，1925年庞大的法本化学工业托拉斯和1926年钢铁托拉斯的成立，成为德国军事经济潜力复活中的两个主要支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飞跃发展尤为突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总额已经达到近千亿金马克，国家几乎拥有重工业的各个部门。到20年代末，在一系列工业部门中，就垄断化的程度而言，德国已经大大超过美国，而居于世界之首。

从各主要帝国主义大国的比较中更可以明

显地看出，这一时期德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战后10年中，德国帝国主义由一个负债累累的战败国，通过各种手段，爬了起来，并且迎头赶上了英法，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

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额中，德国所占的比重由1920年的9%上升到1930年的11%；而同期的英国由14%降为10%；法国虽有增长却也不过8%。

随着经济后盾的强硬，德国垄断资本也变得不安分起来，其贪婪的目光窥探着世界每一个角落。他们积极地参加了大部分国际性垄断组织，在国外拥有100亿金马克的投资。美国同德国在掠夺世界的财富中结成了伙伴，在美国的卡特尔协定的宽容下，美国大量的战略物资和军需品源源输入德国，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德国统治者用“民主”、“和平”、“各国人民谅解”等蛊惑人心的口号，来掩人耳目，而暗中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扩军备战。在国内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残酷镇压了德国十一月革命，无数的德优秀儿女倒在统治者的屠刀之下。与此同时，公开的和秘密的军国主义，复仇主义的恐怖

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以充当帮凶和爪牙。

1925年，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根据形势的需要，将老牌的军国主义分子容克地主兴登堡送上了总统的宝座。这位总统不负众望，一上台就积极地搞沙文主义和反共活动，准备再次用战争来瓜分世界。

1925年10月，在瑞士洛迦诺召开了英法德意比的国际性会议，会议助长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为其向东扩张开了方便之门。

兴登堡上台后的军备费用逐年增高，1924年军备预算为45700万金马克，而到1928年已经达到78300万金马克。与此同时，德国军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1926年5月，德法比三国航空协定使德国挣脱了对发展飞机工业的限制，允许德国国防军加强所谓空中防卫力量。同年9月，上述国家协定解除德国非武装的军事监督，直接支持了德国军国主义。1928年德国开始制造军用巡洋舰。本性不改的德帝国主义一旦愈合创伤，便准备卷土重来。

然而，经济的发展是以劳动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工人阶级的罢工和斗争此起彼伏。1928年秋，鲁尔区的矿工举行了反对解雇，争取8小

时工作制，和提高工资待遇的斗争。1929 年 5 月，柏林工人为庆祝“五一”节同前来镇压的军警进行了激烈搏斗。

1929 年 10 月，一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由纽约开始，迅速延及世界各地。12 月，德经受了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经济危机：巨额偿款和大量外债，群众购买力的下降和国内市场的疲软；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丧失；美国对德国转嫁危机。

危机期间，德国工业生产直线下降，1932 年与 1929 年相比，下跌了 46%，钢产量倒退了 35 年。大批的中小企业纷纷破产，一些大型企业也摇摇欲坠，成千上万的工人流落街头。

工业的危机引起了金融危机。一时间银行倒闭，黄金储备锐减，信贷系统陷于崩溃。接着农业危机跟踪而至，田园荒芜，农民破产。对外贸易也一落千丈，进出口总额迅速滑坡。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中薄弱的环节。

为摆脱危机，各国资本家如热锅之蚁，四处奔波，寻找出路。夺取新的市场，利用旧的市场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经济战成为军事战争的序幕。

为了转嫁危机，德国政府采取政府贷款和补助金等手段，对垄断资产阶级进行援助。同时，也加紧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不堪负命。

经济危机终于引爆了政治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尖锐起来。

德国劳动人民为争取生存权和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展开了激烈斗争。他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发动罢工斗争，革命一浪高过一浪。1930年6月，曼彻斯特工人大罢工；1931年鲁尔区矿工大罢工，上西里西亚矿工也参加了斗争。萨克森，西里西亚等地的农业工人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1931年4月，4000余名失业工人代表云集埃森，举行"饥寒大会"。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冲击着德国资本家的统治基础。

深刻的经济危机和高涨的革命浪潮，使德国资产阶级统治摇摇欲坠，促使政府不断更迭换将。从1928年到1932年，先后四次举行换届。为了摆脱这场日益恶化的危机，为了继续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至动摇，德国垄断资产阶级采取了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收买革命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和工人贵族，分裂瓦解革命队

伍；另一方面极力扶植法西斯势力，日益倾向于废除议会制和实行法西斯专政。

终于，历史的发展为法西斯上台铺平了道路，法西斯分子的猖狂使历史的文明受到了践踏。

疯狂前的宁静阴森可怕，希特勒的早年充满的却是神话。

这个与众不同的奸雄于1889年4月20日晚上6点半出生于巴伐利亚边境另一边莱茵河畔的勃劳瑙小镇一家名叫波麦客店的小客栈里。历史实在难以预测，这位农民的后裔后来竟然承继了俾斯麦、霍亨佐伦家族皇帝和兴登堡总统的衣钵。

诞生地点更是富有意义，位于德奥边境的中间地带。早年的希特勒就常常怀有这样的思想：这两个德语国家之间本不应具有什么边界，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就应该拥有共同的国家。他的这种思想伴随他走过了风风雨雨，在他的著作《我的奋斗》中道出了这一事实：

“今天在我看来，命运竟然选择莱茵河畔的

勒劳瑙作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种天意。因为这个小小的城镇位于两个日耳曼国家的边境上，而我们年轻的一代就已把全力以赴统一我们的祖国为己任……在我看来，这个边境小城成了一项伟大使命的象征。”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的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第三个孩子。这个奥地利小职员是个私生子，在他39岁以前一直袭用他母亲的姓氏施克尔格鲁勃。阿道夫的母亲是他父亲的堂甥女，近亲结婚，当时还得征求教会许可。

阿道夫的祖父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是个到外打短工的磨坊工人。1842年，在其前妻死后娶了一个47岁的农妇，名叫码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它是施特罗尼斯村的人氏。但这位夫人，私生活并不检点，在结婚前五年就生了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纳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的生父究竟是谁，历史已无从考察。约翰娶了这位女人之后，并没有按照当地习惯，将这儿子阿洛伊斯正式登记，因此这个孩子一直到长大仍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1847年去世，此后30年约翰·希德勒也云游四方，不见踪影。后来到84岁那年，又在一个名叫威特的城镇奇迹般地出现了，但这时他的姓氏已改成希特勒。他在三个旁证面前，向一位公证人郑重宣誓，他就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1876年6月6日在教区牧师接到了公证人声明以后，把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名字从洗礼登记册上划了下去，而代之以阿洛伊斯·希特勒。当然，这个姓氏也就传给了阿道夫。

阿道夫·希特勒一生充满了离奇的耐人寻味的故事，然而却没有一件比他出生前13年那一次更加奇怪了。如果这个流浪的磨坊老头在他妻子去世近30年后依然没有出现，没有承认他是年已近40的阿洛伊斯的父亲的话，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可能就成了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更有意思的是，如果阿道夫以施克尔格鲁勃闻名于世的话，他还会不会成为德国的元首呢？“施克尔格鲁勃”在南方的德国人读起来是有点令人可笑的。如果想象一下德国狂热的群众对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名字高呼“万岁”，“施克尔格鲁勃万岁”；如果知道不仅在纳粹党人举行

的群众大会上“希特勒万岁”已成为口号，而且第三帝国的臣民在见面或打电话时也是用“希特勒万岁”而不是“哈罗”招呼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名字的情趣了。

阿洛伊斯初为希皮塔耳村的鞋匠，但他的血管里流得是同他父亲一样不安分的血液，不久又到维也纳去闯荡去了。18 岁时，他参加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9 年后提升为海关税吏。这时他娶了第一个妻子，她的年龄比他大十几岁，身体又十分虚弱，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16 年后他俩分手了。

在分居以前，阿洛伊斯就同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私通，生了个儿子。当他同前妻分居后不几年，就正式同厨娘结了婚，3 个月后生了女儿，厨娘不久又因病去世。6 个月后，阿洛伊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结了婚。

第三位夫人，也就是后来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名叫克拉拉·波尔兹尔，年方 25 岁，而她的丈夫已经 48 岁。克拉拉的外祖父是阿洛伊斯的叔父，因此阿洛伊斯也就是克拉拉的堂舅，近亲结婚，当时必须申请教会批准。

这个海关小吏在第一个妻子在世时，因为

膝下空虚，就把克拉拉抱来当过继女儿，当时据说就存在同她结合的念头。后来克拉拉离开了他家去给别人当佣人去了，这时才 16 岁。

当第二个妻子去世以后，克拉拉又搬回了阿洛伊斯家中。1885 年 1 月他们正式结婚，大约 4 个月零 10 天就生了头一个儿子古斯塔夫。但不幸在襁褓中夭折，1886 年生下的次子也是如此命运。阿道夫是第三次婚姻中的第三个孩子。后来第四个孩子 6 岁时夭折。第五个孩子保拉生于 1896 年，寿命比她出名的哥哥还要长许多。

阿道夫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希特勒，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官司常客，后来开了个小酒店，成为纳粹官员经常光顾的地方。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妹名叫安吉拉，是个漂亮的少妇，后来做了希特勒的管家。

这就是这位 20 世纪叱咤风云人物的家庭背景，充满了平淡，又充满了离奇。

1896 年，阿洛伊斯·希特勒开始厌倦乡村生活，卖掉了乡下的全部庄园而迁入一个名叫拉姆巴赫的小市镇。在这里，阿道夫上了小学，在第二年的期末考试中，连获 12 门功课的优

秀。这时他萌发了做一个教士的志愿。

此后的四五年，这位靠领养老金度日的父亲在林嗣周围的地方搬来搬去。当阿道夫 11 岁时，被送到了林嗣中学，这是一个收费较高的学校。阿道夫的父亲企盼儿子好好学习，将来能弄个一官半职。但是这时的阿道夫早另有所图。

“我不想当公务员，不，不。我父亲为了使我喜欢这个职业，对我讲了许多他一生中经历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想到坐在办公室里，失去了自由，不能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写各式各样的表格上面，心中就感到作呕……

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当个艺术家……我父亲听了大吃一惊，张口结舌气得说不出话来。

‘什么？画家？艺术家？’

他疑心我发疯了，他很希望是自己听错了或理解错了我的话。但当他彻底弄清楚，我不是开玩笑时，他坚决地反对我的这个打算……

‘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决不会答应！’……我父亲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也加强了我的‘决心’。”

这是希特勒在其《我的奋斗》中不可多得的真实记载，10岁出头就同其刚愎自用的老父进行了一次坚决的斗争。这场斗争表现了阿道夫那坚强不折的意志，正是凭借这种意志使他克服了看来是无法克服的重重阻碍，使他达到了看来不可能达到的成就，而且令反对他的人目瞪口呆的是，这种意志使德国和欧洲盖上了一个抹不掉的烙印。

这次冲突的结果，使希特勒不复认真读书，他妄图以不求上进来取得他父亲的妥协。在林嗣中学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不得不转入另一个中学，但也没有毕业，就不了了之了。

希特勒在学习上的失败，使他后来耿耿于怀，经常嘲笑读书的先生和学者们。

“想到担任过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都有点儿疯癫。称得上好教师的人是例外。这种人居然有权阻挡一个青年的道路，使人觉得真是可悲。”

“我回想起教过我书的教师就很不愉快，……他们是没有个人独立思想、无知之至的无产阶级的产物，非常适合充当一种腐朽政治制度的支柱。”

“我一想到上学时的教师，我就觉得他们之中有一半人是不正常的……。对于我们的教师，我们毫不客气；他们是我们天生的敌人。他们大多数人神经错乱，不少人后来真的发了疯！”

早年教员给希特勒留下的极坏印象，使他终生难忘，或许正因为教师们给了他以坏的分数，使其后来对知识分子横加杀戮。

当时，林嗣中学有一教员对年轻的希特勒产生了强有力的、后来证明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就是历史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由于他的家乡坐落于边疆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者。或许正是这种种族主义思想和宣扬浇灌了希特勒渴望已久的心田，使他受益终生。当时这些教员们所主张的普鲁士同奥地利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正同年幼的希特勒的想法不谋而合。

1903 年，希特勒 13 岁，他的父亲病死在一个邻居的怀抱中。从此，开始了孤儿寡母的生活。

1905 年，他从中学终于取得了最后成绩单，由于能够从此可以离开学校，他兴奋之余，喝了

个酩酊大醉，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醉了酒。一个挤奶的姑娘在天明的时候看到他卧倒在乡下大路旁边，她扶他回到镇里，他发誓说以后决不再犯。至少在这件事上，他坚守了他的诺言，他以后不仅不喝酒吸烟，而且还素食，开始时可能是因为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做流浪汉时一文不名不得如此，后来却习惯成了自然。

此后，他一直过着自由的无拘无束的生活，他不学无术，平时沉默寡言，虽下定决心要当个艺术家，最好是画家，至少也要当个建筑家，但事实上他在16岁时已开始热衷于政治了。当时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的多民族奥匈帝国境内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属于日耳曼的一切，则产生了一种狂热。16岁的希特勒，已经成了一个至死不悔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

1908年，希特勒的母亲去世以后，他开始只身闯荡维也纳，由于没有固定职业，饥饿成了他的忠实伴侣，饥饿同他形影不离，有福同享，他在维也纳的生活也就是同这个无情的友人进行的一场长期搏斗。在他的《我的奋斗》中他阐

述了在这一时期的重大收获，当时他有着小资产阶级的入骨恐惧，深怕再掉入无产者队伍之中，掉到体力劳动者队伍之中——后来他就是利用这种恐惧心理在缺乏领导、薪金微薄、没人重视的白领阶层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社会党。这个阶层的千百万人都有这样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在社会地位上比起工人来至少略胜一筹。希特勒不愧为一代元首，就连饥饿都成了他政治斗争的工具。

空虚陈腐的维也纳，使一个旁观的单身汉陷入了思想的漩涡，他努力地挣扎着……

维也纳的穷困使希特勒得到了个人意志的锻炼。但更重要的是，维也纳——这个慷慨地给予他狠狠打击的学校却给了他书本中不能得来的东西，那就是政治思想，虽然大部分思想都同维也纳一样空虚陈腐，甚至有点滑稽可笑，但谁也不能否定，这些思想将成为这个书呆子似的流浪汉不久要建立第三帝国的基石。

当然，这些思想并非都是什么高明的预见，

而是从 20 世纪初叶奥地利政治生活的奔流的波涛中未加改动地搬来的东西而已。

这个多瑙河畔的帝国当时由于消化不良正处于奄奄一息之中。几个世纪以后，人口中仅是小部分的日耳曼人统治着十多个不同语言的民族，把自己的语言文化也强加到他们头上。但是这些民族并不是容易同化的，从 1848 年来他们逐渐挣脱日耳曼族的控制。19 世纪 60 年代，意大利分裂了出去；1867 年，匈牙利人靠“双重王室制”取得了与日耳曼人的平起平坐。现在，20 世纪的初叶，各个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洛地亚人等，都在努力要求平等，至少是取得民族自治。各民族间的争吵和纠纷成了奥地利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

好象当时激烈的社会动荡对民族矛盾起了遮盖作用。下层的小资产阶级叫嚷着要取得选举权，工人们为争取有权组织工会和罢工而不断斗争，他们的目标已不再陷于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的低的水准。后来，在一次总罢工中，成年人不分种族，都普通地取得了选举权，而本土的日耳曼人的地位却也就下降了，因为在众多的民族中他们仅占 1/3 人口。

对于这些情况，引起了从林嗣来的那个狂热日耳曼分子的不满。用他的眼光来看，这个庞大的帝国正在泥潭中下陷，并且越陷越深，谁能来拯救呢？只有日耳曼人能胜利。非日耳曼人，特别是斯拉夫人，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他们的存在只会加深帝国的陷落。要用强有力的铁腕才能把他们制服。对他们讲民主只会越弄越糟。

这一时期希特勒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政治，但他却密切注视着奥地利舞台上三大政党的活动——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和泛日耳曼民族党。正是这一个旁观者，这个不修边幅的流浪汉，在这一时期一种政治上的狡猾见识开始萌芽，使他明了地看清当代各个政党的力量和弱点，从而当其走向成熟时，成为德国的第一号奸雄。

他同社会民主党一接触，便对之产生了深恶痛绝的感觉，"

"最使我憎恶的是，它对维护日耳曼主义的斗争持敌对态度，它对斯拉夫人好不要脸地讨好卖乖……不到几个月，我就得到了在其他情况下或许要几十年才能得到的东西：看透了一

个假扮成社会美德和兄弟友爱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

但并不因厌恶而放弃或对他全面否定，这正是希特勒的伟大之处。他深入地分析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利用报刊，参加工人运动等方式使他得出了答案：必须建立一个群众组织，否则政党就一用没有；必须擅长对群众的演讲艺术；要利用他常讲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之价值。他说：

“我了解这个运动，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恶劣的精神恐怖，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来讲，资产阶级都不是这种进攻的对手；信号一发，只要看来是最危险的敌人，它就对之发动谎言和诽谤性的大攻击，一直到被攻击者的精神崩溃为止……这种策略的依据就是对人性弱点的精确估计，它的结果往往会导致必然的胜利……

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在支持者中间，所取得的胜利似乎是他们本身事业的正义性的胜利，而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进行抵抗不存在任何胜利的希望。”

希特勒这段精辟的论述，尽管是从错误的观察中得出的，带有大量个人的偏见，但却成了他日后发展的纳粹战略。

对于其他的两个政党，希特勒也对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希特勒说，一开始他十分拥护由冯·舒纳勒建立的泛日耳曼民族党，冯·舒纳勒是希特勒的老乡。泛日耳曼民族党当时正在为日耳曼民族在这个多民族国家中的地位而努力斗争。虽然希特勒对舒纳勒充满了尊敬，而且十分推崇他那狂热的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反社会主义，但很快从该党的失败中他得出了经验。

"这个政党没有充分了解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他没有得到真正富有战斗力的群众的支持；它参加了议会，使它沾上了议会的所有弱点，丧失了他重要的推动力；反对天主教会……又使它丧失了我国民族无数足以自豪的优秀分子。"

希特勒在这里得到的一个教训，后来却全被忘了，"一个政党要想反对教会是没有用的。"

但是另外的教训在后来却成了他平步青云的工具。他认识到了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地位确定不移的机构的支持的重要性，如果不是教

会的话，至少是陆军，或者内阁，或国家元首。他认识到了得到支持对获取政权的重要性。后来在 1933 年决定性的 1 月里他狡猾地骗到的，就是这种支持，没有这种支持他的政党是不会夺取到政权的。

这时，对希特勒影响很深的另一个人就是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卡尔·卢格博士，他成了希特勒最有影响的导师。希特勒认为他是"历代最伟大的日耳曼市长……比所有当代的所谓'外交家'都更伟大的政治家……如果卡尔·卢格博士当初在德国，他就会置身于我国人民伟大的思想家之列。"

他得到希特勒的爱戴不是因为他的大度和民主，而是他善于获得群众政治斗争的手腕和善于演讲的天才。希特勒认识到了演讲的重要性，他在《我的奋斗》中说：

"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期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

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运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它们不是由残酷的穷

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它们不是词学家和客厅英雄的柠檬水似的平淡。”

希特勒也开始了在维也纳的旧客栈、施粥站、街头巷尾的听众面前练习他的讲演术了。正是这种技巧，使他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

希特勒反犹太主义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最终形成。

有一次，他在内城漫步。希特勒记叙道，“我突然遇到一个身穿黑色长袍，两鬓留着黑色胡子的怪物。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个犹太人吗？因为，在林嗣，犹太人似乎不是这种模样。我偷偷地谨慎地看着那个人，但是我看着这张奇怪的脸庞越久，越是逐一研究它的每一个特点，我的头一个问题就越是具有一个新的形式：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吗？”

后来他从书籍中找答案，他读了大量反犹书籍，终于这种区别找到了。“我所到之处”，他说，“我都看出有犹太人，我看到的越多，他们在我的眼中就越明显他同他人有区别……后来以至于我一闻到这种穿长袍人的气味就感到恶心。”

接着，他发现了犹太人有许多道德污点。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特别是文化生活方面，都有犹太人牵涉于其中。“如果你再小心地解剖这种脓疮，你就会发现——象在腐烂的尸体中突然见到亮光而受惊的蛆虫一样——其中有一个犹太鬼”。他这样做了记叙。他说，卖淫和贩卖妇女这行当大都出于犹太人之手。“有一次，当我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个大城市中的渣滓堆里进行这种令人恶心的罪恶交易的心肠冷酷、不知羞耻、唯利是图的主使者时，我不免感到一阵寒噤。”

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一些狂言乱语中，有很大病态性的心理成分。希特勒竟然用这样的语言描述犹太人诱奸天真纯洁的基督女郎“可厌的长着罗圈腿的犹太狗杂种诱奸数十万女郎的可怕景象”。正如一些专家指出，希特勒反犹太主义的根源之一可能是他在性方面的压抑妒忌心理。

“慢慢地”，希特勒写道，“我开始憎恨他们……对我说来，这是我曾经不得不经历的精神上最大震荡的时刻。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而成了一个反犹太主义者。”

希特勒临死之前几小时写的遗嘱中还狂叫对犹太人作一次最后攻击，说他发动的战争是由他们引起的，现在断送了他和他的帝国。这种强烈的种族仇恨充满了他的一生，也影响了那么多的德国人，最后导致了一场惨无人道、规模庞大的大屠杀，以致在文明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丑恶的创痕。

就是这样，在他的祖国他产生了以至于影响其一生的思想。

1913 年，他离开了维也纳，去了向往已久的德国。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于给他的成功带来了天赐良机，他参加了巴伐利亚步兵团，开始了政治生涯。

希特勒终于找到了得心应手的工具，纳粹党正是他梦寐以求的……

1918 年 11 月 10 日，这是一个阴晦冷涩的星期天，阿道夫·希特勒尝到了他称之为本世纪最最卑劣事情的滋味。一个牧师到柏林东北部的一个军队医院对伤兵宣布了一个令人难以

置信的消息。

希特勒在十月份的对英伊普莱斯战役中受了伤，两眼烧得像红色的煤块一样，暂时失明。当时他就住进了这家医院。

那个牧师告诉他们，那个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经退位，逃到荷兰去了。在前一天，柏林已经成立了共和国。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日，将在法国的贡比臬签定停战协定。毫无疑问，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了，德国要听从协约国的摆布。

“我忍受不了了，”希特勒后来回忆说，“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回病房，投身到床上，把发烧的脑袋埋在毯子和枕头底下……完了，一切白费了。一切牺牲和困苦都白费了……我们经受这种种遭遇，难道只是为了让一帮卑鄙的罪犯能够欺凌我们的祖国吗？”

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他第一次失声痛哭起来。

那天晚上，牧师走后，希特勒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我知道”，他说，“一切全完了。只有傻子、骗子、罪人才希望敌人发慈悲。在这些夜

晚，我的心中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些事来的人的仇恨……卑鄙的堕落的罪人。我越是想在这个时刻弄清楚这件荒谬的事情，我越是感到愤慨和羞辱。同这种惨境比较起来，我的眼痛又算得了什么?”

于是，“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决定投身于政治。”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对整个世界命运攸关的选择。

但是，对于这个奥地利人来说，在德国可以说一无所有，唯有奋斗，前途并不那么光明。

1918 年 11 月底，他回到了慕尼黑。慕尼黑当时处于一片混乱，直到 1920 年 3 月，才成立了一个以古斯塔夫·冯·卡尔为首的政权。这个右翼政权成了德国国内各种决心要推翻共和国、建立一个集权主义政体、否认凡尔赛和约束缚的一切势力的磁力中心。这种气候，为希特勒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希特勒回到慕尼黑初期，负责为一个军事调查委员会提供情报，后来进了军队新闻局，参加了“政治训练”班。有一天，在听讲时，有人为犹太人说了一句好话，他就忍不住插进嘴去。他的反犹理论得到了他的上级军官的赏识，不

久就由一个士兵提升为团里的教官。其主要任务就是同危险的思想——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作斗争。从此开始他的转机。

1919年9月的一天，希特勒接到军部命令，让他去调查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要知道，在当时，军队对工人的政党是十分警觉的。

在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感觉到德国工人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去参加该党集会也是例行公事。会员只有25个人，地点设在一间阴暗的房间里。会议自始至终都令人觉得沉闷。会议结束时，一名出身锁匠的会员安东·德莱克斯勒塞给了他一个小本子，当时他并没在意。

第二天早上5点，希特勒醒了，象往常一样，躺在第二炮兵团营房里的床铺上，看着耗子啃食着他总是在前一天晚上撒在地上的面包屑。“我一生尝够了贫困的滋味”，他沉思道，“因此我很能够想象小生物的饥饿和快乐。”忽然，他想起了那本小册子，就随手拿起来阅读。

这本小册子名叫《我的政治觉悟》。令希特勒感到惊喜的是，里面的思想同他前几年确立起来的诸多思想不谋而合。里面主要宣场了建

立民族主义政党，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

同一天，希特勒又惊奇地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郑重通知他，他已经成了一名德国工人党成员。

那天晚上，他一直在考虑一个十分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否应该参加？理智告诉他要辞掉。但是，正因为这个组织无足轻重，一个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人就有机会“进行真正个人的活动”。最终决定——加入，他就这样成了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

“我们需要一个头子”，在一次例会上，当时在慕尼黑工作的新闻记者海登引述埃卡特1919年对勃伦纳赛尔酒馆的常客作的演讲说，“他要能够吃得住机枪的狂叫。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的头不能是军官，因为现在大家已经不再尊重他们了。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最好是个单身汉，这样我们就能吸引妇女。”

就这么简单，希特勒成了这个政党的领袖。创建国家社会党的人就是这么一批无奇不有的怪物，他们自己或许也想象不到他们是在开始形成一个在13年内将席卷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而且为德国建立第三帝国的运动。

终于，自从在维也纳挨饿的日子以来在他心中沸腾的各种各样思想现在都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路，到目前为止他的性格上一直难以觉察的内在精力开始迸发出来了。

他促使原来缩手缩脚的委员会开始组织规模较大的集会。1920 年初，他把党的宣传工作也接了过来，因为他深知宣传的重要性。

1920 年 2 月 24 日，他组织了一次使所有党员难以置信的几千人集会，因为以前最多也没超过几十人。会场假座著名的霍夫勃劳豪斯啤酒馆的宴会厅，其大可以容纳两千人。委员们以为希特勒疯了。

希特勒并没有打算要当主要演讲人。这个角色保留给一个名叫约翰内斯·丁菲尔德博士的医生，他是一个报刊的撰稿人。但是他的演讲结束后，台下毫无反映，希特勒不得不出来演讲。

大厅里喊叫声一片，一些最忠实的战友和其他拥护者同捣乱分子打了起来，秩序过了好一会儿才恢复安静。半小时后，鼓掌声慢慢压倒了打闹声。四个小时后，人们才心满意足的离去

——带着希特勒的思想。

这次演讲中，希特勒首次阐明了德国工人党的25点纲领。1920年4月1日，该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个纲领成了该党的正式纲领。后来成为德国劳动大众的灾星。纳粹党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简称。

现在，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开始实行了。希特勒把一批拳大臂粗的复员军人组成“纠察队”，由曾经坐过牢的钟表匠艾米尔·莫里斯指挥。为了逃避政府的镇压，有一段时间他们伪装成该党的体育俱乐部。1921年10月5日，正式定名为冲锋队。冲锋队员身穿褐色制服，大部分是自由团中的冒险家，由约翰·乌里希·克林茨赫指挥。

1920年夏，希特勒又来了个灵感。他觉得纳粹党缺少一个能够表达这个新组织的主张，打动群众心灵的旗帜和徽号。经过挖空心思，一面旗帜图案出台了：红地白圆心，中间嵌个黑卐字。带钩的十字虽古已有之，后来却成了纳粹党的有力和吓人的标志，最后也成了纳粹德国有力和吓人的标志。旗帜的颜色选择了前帝国的红白黑而不是魏玛共和国的黄红黑。

希特勒对这种设计感到十分兴奋。“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亚利安人胜利的斗争使命。”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如此写道。

不久冲锋队员和党员的制服上也戴上了卐字臂章。两年以后，天才的希特勒又设计了纳粹的锦旗，供在群众游行集会时的主席台上装饰时使用。模仿古罗马的图样，上面是个黑色的金属卐字，一只鹰踩在一个银色的花环上，下面是个长方形金属框，刻着纳粹党的缩写字母，挂着流苏的绳子，整个旗子就是一面方形的卐字旗，上写“觉醒吧！德意志！”多么鼓舞人心！

带钩的十字仿佛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万能磁盘，吸引着战后初期混乱年代中一直徬徨无依、衣食无着的下层中产者，使他们团聚在一个地方。

1921 年，希特勒到了柏林，准备同北德民族主义分子联系。但他返回慕尼黑时，他发现一场废掉他的密谋正在出台，他第一次表现了他强有力的政治手腕。

他首先要求辞职，这将会导致襁褓中的纳粹党的夭折。委员们不让他辞职。接着，他就对

党内异己分子进行打击，迫使其他领袖全部投降。1921年7月，纳粹党确立了领袖原则，希特勒成为党的唯一领袖，拥有独裁权力，取消了委员会。这个原则初为纳粹党纪，后成为帝国的国法。“元首”在德国舞台上上场了。

“元首”开始改组整顿扩建自己的组织。不仅增添了设备，而且办起了名叫《人民观察家》的日报——成为纳粹的喉舌。后来的大批亲信在这一时期也加入进来，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正在形成。

政局，不断出现混乱；希特勒发动了啤酒馆政变。

1918年11月9日，柏林宣告成立共和国。12月，德国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它要求把共和国的政权转交工兵代表苏维埃。1919年1月10日到17日，共和国的警犬击溃了苏维埃的军队，其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杀。

1919年2月6日，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五个月后抛出了一纸法文，名曰魏玛宪法。好象德

国一个重新脱胎换骨的时代到来了。

这仅仅是表现现象而已。

1919年晚春，晴天中响了个霹雳，凡尔赛和约将要求德国人民签字，不要忘记，对德国人民来说，这是在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无可比拟的条约。

“谁在这个和约上签字，就让他的手烂掉吧！”德国总理谢尔曼狂叫着。

“必须在6月24日以前接受和约，否则停战协定即告无效，协约国将采取它们认为实现它们的条件所必需的步骤。”协约国盛气凌人，下了最后通牒。

4天后，一张屈辱的条件压在了德国人民头上，更不能容忍的是，武器也被解除了。

从这一天起，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乱家庭。

军队规避和约的军事限制，对德国的内外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以至于共和国的存在要唯军官团的马首是瞻。

司法系统也成了反革命中心，成千上万的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处长期徒刑，而企图推翻共和派的右派，即使是凶杀犯，也可以宽

大处理。

“在人民的心目中，魏玛宪法已注定要死亡了，这个共和国也是死到临头了！”世人议论悲叹。

南部的巴伐利亚，年青的煽动家希特勒理解到了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共和国的力量，他想混水摸鱼，乱中取胜，时机终于来临了。

马克的贬值和法国占领鲁尔给希特勒提供了混水。通货膨胀一方面扫清了战争债务，从而使德国在财政上毫无牵累，可以从事一场新的战争。另一方面，使人们从银行取出的大笔存款还买不到几个馅饼、半斤红糖、一磅面粉。他们品尝到了饥肠辘辘的滋味，咽着痛苦和绝望的苦果，增加了对共和国——这个替罪羊的仇恨。当然，法国出兵鲁尔，使德国工业停产4/5，德国人的滋味只有自己能体会。

面对时局，希特勒叫道：“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1923年11月8日晚上8点45分，巴伐利亚长官卡尔对3000名坐在桌子边、以巴伐利亚

特有方式用石缸子咕噜咕噜喝着啤酒的市民们已经进行了半个时辰的训话，就在这时，希特勒排开人群走了进来。外面已经被冲锋队包围得水泄不通。

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暴动开始了——

刚好在他手下的人在门口架起了一挺机关枪时，希特勒噌地一下跳上了一张桌子，“砰，砰——”两枪，希特勒对着天花板的两枪，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卡尔的讲话也卡了壳。

当人们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希特勒在其卫士的簇拥下已经爬上了讲台。卡尔吓得战战兢兢地退了下来，希特勒占据了他的位置。

“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希特勒叫嚷着，“这个地方已经由六百名武装人员占领了。任何人都不许动。大家必须保持肃静，否则我的机关枪是不会客气的。巴伐利亚政府已经推翻，全国临时政府成立了！国防军营房和警察营房都被占领了，军队和警察正在卐字旗下向市内进军。”半真半假，却把人们吓坏了。

“我的手枪里有四颗子弹，如果你们不肯跟我合作，三颗留给你们。最后一颗留给我自己，”希特勒对三名巴伐利亚政府首脑威胁道。这是

在隔壁房间里，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可这三个掌握巴伐利亚政权的人，即使是枪口对着胸膛，也没有一个屈服于这个暴发户。

这时希特勒突然心血来潮。他一言未发就冲向外面大厅，走上讲台，朗声宣告三巨头已同他组成了一个新政府。

"巴伐利亚政府"，他叫道，"已经撤换了十一月罪人的共和政府，总统也已经被免职。新政府今天在慕尼黑这个地方宣告成立！德国国防军立即组建！我提议，在同十一月罪人清帐以前，由我接管政府的全部工作。鲁登道夫先生将担任德国国防军的领导工作……。德国全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组织对罪恶的渊源柏林的进军和拯救我们的德国人民……如果明天我们还不能成立一个德国全国政府，我宣誓，我们都将杀生成仁！"

希特勒同三巨头的合作，尽管是一句谎言，却马上改变了人群的情绪，群情激昂，高声欢呼。欢呼声竟然又打动了隔壁的三巨头。

这时好象是变魔术一样，德国著名的鲁登道夫将军被糊里糊涂地请了进来。在希特勒的劝说下，他同意劝说三巨头回心转意，并发表了

讲演。

所有的这一切，瞬息万变，使希特勒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现在要履行我五年以前在军队医院里成了瞎子时所立下的誓言：要不倦不休地努力奋斗，直到十一月罪人被推翻，直到在今天德国的悲惨废墟上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光荣的大德国！"希特勒发表了短暂的闭幕词。

会议宣告结束，由于听到消息说，一个名叫高地联盟的武装团体的打手们在陆军工兵队营房同正规军干了起来，希特勒决定驱车亲自地去解决争端，把啤酒馆里的事务交给了鲁登道夫处理。

当希特勒兴高采烈地返回酒馆时，不禁目瞪口呆了，他的"部长们"已经溜之大吉，只有鲁登道夫和其他的一些纳粹分子在嘀嘀咕咕。

这天晚上在希特勒看来可以垂手可得的胜利，入夜后都化成了泡影。他一直坚持的政变夺权的基础——诸如军队、警察、执政的政治团体这种地位确立的机构的支持——现在全部垮台了。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靠个人奋斗了。

在经过和鲁登道夫周密计划以后，决定借

助这位将军的名声向慕尼黑和平进军，夺取政权。

11月9日上午10点多钟，这一天是共和国成立纪念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约3000人的冲锋队，从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出发，向慕尼黑市中心前进。

在卐字旗的引导下，希特勒和鲁登道夫雄纠纠地走在头排，头几排后面跟着一辆架着机关枪的卡车，冲锋队员扛着钢枪，刺刀闪闪发光，好象是一支勇往直前的胜利军。

离开啤酒馆没走多远，遇到了第一层障碍。在横跨伊萨河通往市中心的路德维希桥上，有一队武警把守着，不让他们通过。戈林跃步前去，对警察队长说，如果向他们开枪，后面的人质就也会被枪毙。在戈林的恫吓下，那个警察队长放过了这支队伍。

中午过后，游行队伍走近了他们的目的地：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员被国防军包围的陆军部。到此为止，被围者和包围者因为都是战时伙伴，无意伤人，都没开过一枪。

为了要到陆军部救罗姆脱险，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现在必须领导他们的队伍穿过狭窄的府

邸街，而在这条街的尽头，有大约一百名荷枪实弹的警察把守着，不准队伍通过，看来，这次需要动真的了。

纳粹党人还想计取。一名卫士跳上前去，大声向带队的警官叫道："别开枪！带队的是鲁登道夫阁下！"希特勒也喊道："投降吧！投降吧！"但是这位军队的将军对警察好象没有多少威慑力。

双方开始动了火，希特勒的希望也化成了泡影，大批纳粹党人倒了下来，连希特勒也吓得卧倒在地躲避子弹。

只有一个人例外，如果大家效法他的话，这一天的结局可能是另一番样子。鲁登道夫没有卧倒。他以一个军人的资格，傲然挺立，面对着警察的枪口，泰然自若地继续前进，一直到达了奥第昂广场。当其回头时，脸上充满了对未来帝国元首的蔑视，希特勒已经乘坐汽车逃走了。

没过几天，除戈林等少数人以外，所有纳粹领袖都被入狱。纳粹党以失败收场，党被勒令解散。从表面上看来，国家社会主义似乎完蛋了。它的元首一听到枪声就飞奔逃命，好象是个怕死鬼，他的政治生涯似乎是昙花一现罢了。

大奸大雄天生就与众不同，希特勒并没有因被捕而消沉，相反被告席成了他发表演讲的舞台。

“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但我并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今天以一个革命者的身分站在这里，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革命者。反对1918年的卖国贼是压根谈不上叛国罪的。”

“我的目标一开始就比做部长高出千倍。我要做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我要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的队伍日益壮大，我感到十分自豪和兴奋，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坚强的队伍会从连扩大到营，从营扩大到团，从团扩大到师，原来的帽章会从污泥中捡起，原来的旗帜会在空中招展，我们准备面对上苍最后伟大的裁决……”

判决是1924年4月1日作出的。不到9个月，在12月20日，希特勒又获释出狱，继续完成其推翻民主国家的活动。

政变虽然成了一场巨大失败，可是却使希特勒名噪一时，成了德国的著名人物。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希特勒成了一个爱国志士，一个英雄。

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白手起家的希特勒没有因为被打入牢笼而一蹶不振。野兽一旦出笼，就要恢复其本性。纳粹势力来势凶猛……

从1925年到1929年德国开始发生经济恐慌，这正赐予了希特勒东山再起的良辰美景。

当然，刚刚出狱后的希特勒再次变得一无所有，日子并不怎么好过。在当时很少听到人们谈及希特勒和纳粹党，除非偶尔以啤酒馆事件为茶余饭后的笑料才谈及他。

在1928年5月的全民选举中，在全部3100万张选票中，这个后来的独党，仅得了81万张，在国会491个席位也不过12个席位。

希特勒，这位时代奸雄，藏而不露，从出狱后一直暗下功夫。

在出狱后的第二星期，他亲自去拜访了巴伐利亚总理、天主教巴伐利亚领导人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

"亲爱的赫尔德先生，今后我们一定规规矩矩，做共和国的顺民。我请求恢复我们的纳粹党

和报纸。”希特勒恭维地说。

“这头野兽被驯服了，”赫尔特洋洋得意地对他的司法部长说，“我们现在不怕放松铁链了。”赫尔特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禁缔。

《人民观察家报》于1925年2月26日再刊，希特勒发表了长篇社论《新的开端》。2月27日，复活后的纳粹党再次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集会，有四千名信徒来听他那口若悬河的演讲和鼓动。

“我单独负责我们的运动，只有我负责一天，就没有人能对我强加条件……”

“恢复活动以后，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方针和策略。我们将不会再通过武装政变来夺取政权，而是要捏着鼻子进国会同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哪怕为了在选票上超过他们要花费比在武力上压服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至少我们最后能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的保证，任何合法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会得到德国了。”

发言将要结束时，他放声疾呼：“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要么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过

去，要么我们踩敌人的尸体过去。”

这头“野兽”并未被制服，他的疯狂赢得了群众雷鸣般的掌声。既然他的舌头造成了混乱，政府禁止了他的演说。

既然不能公开演说，那就认真做一点组织工作吧！开始发愤为组织一流的政党而努力。第一项工作是吸收缴纳党费的党员。到1929年已从1925年的2.7万人发展到17万余人。

另一项工作是建立一个完善庞大的党内机构，大体相当于政府组织。划分全国为34个区，7个特区，区下设分区，最底层为党内分部，具体到街道支部和小组。

对于妇女、儿童也分别编入自己的组织，知识分子、艺术家也收入进来，形成了一个包罗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庞大队伍。

军事上改冲锋队为正规军，拥有队员几十万，其任务是保护纳粹举行的集会游行，捣乱其他政党的活动，恫吓反对派人物。

希特勒还建立了党卫队，身穿黑褐色制服绝对效忠元首，只有200名左右队员，是希特勒的保镖。

希特勒个人高居于错综复杂的党组织金字

塔之顶，他那神气活现的头衔是“党和冲锋队最高元首，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主席”。

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也就是第三帝国的思想基石《四年半来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由于出版商觉得这个名字是个累赘而没有生意眼的书名，改之为简短的《我的奋斗》。

尽管这段时间希特勒的政治运动处于低谷，但却是他个人生活最充实的时光。

“在这个时期，我认识了不少女人。其中好几个对我很有情。那么，我为什么不结婚？我要撇下一个无依无靠的妻子吗？我稍有闪失就有回到监狱去蹲上六年的危险。因此，结婚对于我是谈不上的。我只好放弃当时出现的一些机会。”希特勒后来回忆说。

在这一期间，他十分喜欢同女人往来，特别是十分漂亮的女人。其中有一个对象是詹尼·豪格，是希特勒司机的妹妹，在1923年就当了他的情人。希特勒一生中对之最有深情的则是他的外甥女儿，尽管他百般献媚，她都没有给他以回报，1931年9月她自杀身亡，对于她的死，他悲痛欲绝，从此决定不吃肉食。在他的房里，

至死都挂着她的画像，每逢她的生辰死祭，总要放些鲜花。

1929年末，一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也使德国陷了进去。机会千载难逢，希特勒把握住了它。正如千百个伟大人物一样，他决定一施抱负。但他有一点与众不同，他决定先取得政权而后革命，而不是为夺取政权而先进行革命。

随着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的崩溃，靠其支援过活的德国顿时陷入混乱。工厂倒闭，群众陷入绝望、饥饿和失业之中，人们已经晕头转向。希特勒却得意洋洋，在纳粹报纸上写道：

“我一生以来从没有象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和快活。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眼睛，使他们看清楚欺骗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史无前例的欺骗，撒谎和背叛行为。”

政界也陷入混乱。最后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支持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最后一届政府的首脑赫尔曼·缪勒，因保险基金问题于1930年3月辞职。继任的天主教中央党议会领袖海里因希·勃鲁宁，为了实行其财政方案，要求兴登堡执行紧急方案。总统的命令遭到了议会否定。议会制政府垮台了。

1930年9月14日举行新的选举，这一次希特勒的梦幻成真了。纳粹党的选票达到640.86万张，取得国会中107个议席，由最小的党派一跃而成第二大党。同时，共产党席位的增多成了其眼中之钉。

此后，希特勒将注意力转向军队的支持。"我一直抱有一种想法，任何想要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取代陆军……我们将努力做到，在我们执政以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

希特勒的讲演唤起了在共和国头十年中曾经受到严重压抑的德国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感情。他答应领导德国人民摆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摆脱软弱无力的民主政体，使人民看到了希望和力量。纳粹已经通过选举在全国造成了燎原之势，影响盛极一时。德国的将军们开始追随于希特勒之后了。

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们在政治上同将军们一样盲从。他们妄以为只要付给希特勒足够的金钱就能把他笼络住。一旦他当权后，便成了他们的工具。1930年选举，使这些盲从们也把

希望寄托在这个奥地利暴发户身上。

到1931年，希特勒党内已经收集了大批不择手段的忠实党徒，他们将协助他最后夺取政权并且成为第三帝国的支柱。其中五个地位赫然：老党徒戈林、原冲锋队长罗姆、施特拉姆、戈培尔和弗立克等。

这批人如果在和平时期看来无非是地痞、流氓和神经病患者，是一群乌七八糟的怪物。但在共和国乱七八糟的政治形势下，他们却成了千百万受迷惑的德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和救星。因为他们具备形势所要求的两个明显优利条件：一是有一个坚强的领导中心，人民从这里看到了力量和精神寄托；其次是他们的不择手段使人民看到了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1931年的德国，社会动荡不安，工人们流离失所，中产阶级面临破产而惶惶不可终日，农民们无力偿还债款，议会处于瘫痪状态，政府危机四伏，84岁的总统老眼昏花，不知所措……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纳粹党的一些头目野心膨胀，感到天赐良机，机不可失。纳粹头子施特拉姆公开叫嚷："凡是有助于促成危机的……对于我们和我们德国来说，都是好的，都是极好

的。”

纳粹分子马上就要取而代之，独掌政权。

波希米亚下士未伤一兵一卒，登上了共和国总理的宝座。

希特勒的官运马上要到来了，一个梦寐以求的位置正在向他招手。而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理将为他立下通向极权的阶梯。

库特·冯·施莱彻尔，这位共和国的最后一位总理，是个天生的权术家，当他通过阴谋诡计取得总理位置，又想实现改造共和国的宏伟蓝图，谁料想，共和国竟成了他的牺牲品。

1931 年 10 月 10 日，希特勒在其情人外甥女去世后第三星期，怀着沉重的心情受到了兴登堡总统的接见。这次接见是忙着布置一个新阴谋的施莱彻尔安排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那位 85 岁的老头不愿连任，总统的位子可能让这个奥地利人夺走。

希特勒同兴登堡的见面十分不快。希特勒显得十分拘束不安，他那长篇大论如簧巧舌并未打动老头子的心，反而使他感到厌倦。会见结

束后，兴登堡对施莱彻尔这样说："这个波希米亚下士，充其量可以干个邮政部长，但是绝对干不了总理。"

1932年1月，希特勒遇上了一个难题：究竟参不参加总统竞选？兴登堡是个不可战胜的神秘人物。他不仅受到众多右翼势力的支持，而且得到了民主党派的拥护。如果自己竞选失败——看来已成定局，那将会使1930年纳粹的名誉一落千丈。

从1月初到2月22日，希特勒反复考虑，终于拿定了主意，他将参加总统竞选。一个下士和一个元帅进行竞选。

竞选活动十分激烈。纳粹党攻击希特勒是"逃兵的党的候选人"。一家报纸攻击兴登堡说，"目前的根本问题是：里通外国的叛徒和主和非战的猪猡在兴登堡的赞许下是否会给德国带来最后的毁灭。"

兴登堡则当仁不让，把政府控制的电台的全部广播时间都保留给自己一方使用。兴登堡本人则仅讲了一次话，却一字千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说：

"如果选举一个代表片面的极端派观点的

党人，这将使祖国发生严重的混乱和不安，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他必定要遭到大多数人反对。我为责任所驱，一定要防止这种人当选。如果说竞选失败了，我至少可以免于遭受指责和攻击：在危机的时刻，我自动懈怠了职责……凡是不愿投我票的人，我并不要求他们的选票。”

第一次选举，对双方来说都感到十分失望。老总统比希特勒虽然多了700多万张选票。却尚差一点点而没有赢得必要的绝对多数。希特勒呢？比起1930年的选举虽然多得了近500万张选票——但同兴登堡相比距离遥遥。这样，就必须进行第二次选举。

希特勒在第二次竞选中信心百倍。租了一架容克式客机，从德国南方飞到北方，一天在三四个城市中演讲——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创举。他运用新的策略来赢得选票。他改变了第一次竞选中攻击对手的做法，而是给德国人民描绘了当他当选后的蓝图：工人可以有固定工作，农民的农产品可高价出售，工商业买卖兴旺，军国主义分子可以建立一支大军。甚至保证，“每一个德国女郎都可以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

希特勒的选票再次上升，甚至得到了前皇太子腓特烈·威廉的支持，他公开宣布："我将投票赞成希特勒！"

希特勒的选票虽然又上升了200万，但还是没有过半数，兴登堡取得了绝对优势，连任了总统。

接着，全国政府和各邦政府对希特勒冲锋队势力的膨胀引起了不安。4月10日内阁会议决定取消希特勒的私人军队。4月13日兴登堡签署了命令。

这个打击使纳粹党人目瞪口呆。罗姆和党内一些冲动分子坚决反对。但是老奸巨滑的希特勒则果断地执行了这一命令。这仅是个策略而已。

然而，还是那个施莱彻尔，给纳粹党帮了大忙。他怂恿同会部分议员反对这一提案，接着又施展诡计让兴登堡撤了勃鲁宁总理职务，不久又把可笑的冯·巴本推上了总理之位。

冯·巴本是一没落贵族的后裔，曾在参谋本部供职，是个跑马能手，但政治上却是一个失败的天主教中央党外行政客。他靠裙带关系，成了富有的资本家，社会上没多大名望，仅有一次

在任华盛顿武官时同参与策划炸毁当时尚守中立的美国的铁路桥而被逐出境。

“总统的选择使人感到难以置信”，法国驻柏林大使说，“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莫不感到好笑，有的暗地偷笑，有的捧腹大笑，因为巴本这种人，不论人与敌，无人把他当作一回事……他是地道的肤浅虚荣、虚伪狡诈的政客而已！”而兴登堡确实把政府交给了这样一个人。

巴本是由施莱彻尔提上来的，当然要为其效力。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履行施莱彻尔和希特勒的协议。6 月 4 日，他解散了国会，6 月 15 日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7 月 20 日撤消了普鲁士政府，自命为普鲁士国家长官。走向绝权主义迈近了一步。

7 月 31 日举行的国会的选举中，国家社会党旗开得胜，共获 1374.5 万张选票，一举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希特勒急欲跨上总理的宝座。

8 月 13 日，老总统接见了希特勒。这位高龄老人在书房中一手拄着手杖，站着进行了接见。他在一个月以前还发过一次病，神志昏迷了近一个月，但现在却惊人的清醒。当他耐心地听完了希特勒对总理职位和权力的要求后，他说：

"由于局势紧张，我不能问心无愧地贸然将政府大权交给象国家社会党这样一个新党，这个党心胸偏狭、嚣张闹事、纪律松散。"

会谈没有使希特勒达到目的，却受到了批评。总统严重告戒希特勒说："希特勒先生，你要以骑士风度来领导国家社会党的活动，要记住你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

希特勒和他的政党看来夺权已没有多大指望，陷入了沉闷之中。

然而，德国政局仍然在急剧变动。

"我亲爱的巴本"，老总统沉重地说，"如果我改变了主意，你会变得瞧不起我。但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们的唯一希望是让施莱彻尔试试他的运气！"看来，巴本对时局已无能为力了，两颗大泪珠滚下了他的脸颊。

12月2日，库特·冯·施莱彻尔担任了总理。人们都十分明白，他不会当得很久。

57天后，也就是次年的1月28日，施莱彻尔，这个阴谋家对政局也无能为力，不得不谒见老总统，提出辞呈。总统对这位新上任的总理说："我已经有一只脚进了棺材，我难以保证，我将来在天堂中对这个行动不会感到遗憾。"而施

莱彻尔的答复是，“在这次背叛之后，总统先生，我不敢说你会进入天堂。”

同一天中午，前总理巴本受总统之托，探索组织一个以希特勒为首的新政府的可能性，但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不过其目的还是想个人再次上任。而施莱彻尔在离职前一分钟却又支持希特勒来继任。兴登堡依然固守己见，表示无意使用那个奥地利下士。

1 月 29 日，各个阴谋家却在拼命挣扎，为自己的当选而奔命，政局混乱到难以控制的形势了。

晚上十点半左右，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派人士开始集中总统府，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和斗争。形势的发展使这位老总统没有任何选择，他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现在监督你们就职好了。”希特勒内阁就如此简单地组成了。

这样，通过看似合法手段，这个从维也纳来的前流浪汉、战争的弃儿、奥地利下士，当上了伟大的德国的总理。

今天看来，纳粹的上台，德国任何集团、阶级、政党，都有其不可逃避的责任。凡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德国人，他们的失误在于没有团结起

来反对它。

当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人14年来徒劳无益追求民主共和的悲剧结束的时候，等待它的并不是什么喜剧，而是一场令人难以回首的悲哀！

第三帝国的正式诞生虽然还有一年，但希特勒的上台已经开始了第三帝国的政策。“千秋帝国”，纳粹们这样称呼。“1933年1月30日诞生的第三帝国将经历千年而不衰，”希特勒早已这样吹嘘。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矛盾，一个奥地利下士登上了德国总理宝座。历史的文明，人类几千年的文化受到了疯狂的破坏。

第二章　初露锋芒

一个江湖骗子在柏林取得了政权，尽管当时大多数人对希特勒评价不高。但无可否认，他是一个领袖，一个疯狂的政治家，一个老谋深算的权术家。

他杀人不见血——一党独裁、取消国会、废除宪法、除去工会、控制军队……一切看起来那么合法，那么顺乎人情。

他残顽成性——犹太人流离失所、基督教魂飞魄散、反对派横遭血洗、文化专制……为了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

他侵略成性，欲壑难填——一手宰掉自己的祖国，借刀消灭了无辜的捷克，波兰人惊慌失措。

尽管侵略已经开始，但却没有战争的硝烟，不战而取人之兵，希特勒做得淋漓尽致。

不流血的屠杀，不流血的战争——

不仅放火，还嫁罪于人，国会纵火案使无产阶级政党受到摧残，无产阶级革命进程被扭断了。

1933年1月30日中午，希特勒取得了总理的权力。然而，对此他毫不满足。

当时，在德国的政局中，总统、陆军和保守分子依然大权在握，而这三者都置身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之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对运动还持不信任态度。希特勒的首要目的就是剥夺他们的强大势力，使纳粹党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然后以极权主义政府及其暴力，实行纳粹革命。

1933年1月30日下午5点钟，在希特勒宣誓就职5个小时后，希特勒召开了首次内阁会议。这次会议愚弄了保守派，后来使他们不得不退出国会。

兴登堡任命希特勒所组建的并非是一总统内阁，而是靠国会内多数支持的内阁。由于参加

内阁的保守党和纳粹党总数不能构成多数，因此需取得中央党70票的支持。然而中央党却未妥协，这样只好进行新的选举。

纳粹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比较自由的选举，能够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夺取选票的选举开始了。

大企业界人士对于新政府让有组织的劳工安分地为自己劳动而感到非常兴奋，因此他们踊跃地慷慨地解囊为纳粹筹集经费。

“私人企业在民主的时代里不可能维持，只有人民群众对权威和个人有正确的认识时才有可能……我们绝对不会忘记，任何文化的好处，都必须或多或少地用铁拳来传播”。希特勒的演讲使工业家们尝到了甜头。

接着，他向企业界人士保证，他将“消灭”马克思主义分子，恢复国防军。后者同克虏伯、联合钢铁公司等大集团休戚相关，如果重整军备，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块肥肉。

希特勒继续讲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选举了。不管结局如何，决不会有任何让步。”“如果企业界同仁认识到3月5日的选举是今后十年中最后一次，甚至可能是今后百年中唯一的一

次，他们的这点牺牲是不会太放在心上的”，戈林也在一旁加油添醋。

这些，使对选举、民主、军备戒除厌烦透顶的企业家们如获新生，他们仿佛看到了生命的开始，踊跃地对纳粹党投入了物质和政治上的支持。

这次竞选是充满着恐怖和暴力的民主运动，在二月初时，共产党的集会已被取消。报纸被取缔。社会党的集会不是被禁止举行，就是为冲锋队打手所扰乱。社会党的报纸再三地被勒令清查。天主教中央党也难逃厄运，在一次集会上，其领袖被打致伤。

在政府中，纳粹党势力也迅速膨胀，戈林利用其任内政部长的权力，打击异己。他解除了几百名共和派官员的公职，代之以纳粹党的小头目，诸如冲锋队长和党卫队长等。他严令禁止警察同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队为难，但另一方面又要求使用武器对付那些“敌视国家的人”。同时，戈林还成立了一支辅助警部队，5 万人中 4 万来自冲锋队和党卫队，1 万人来自钢盔队。这样的纳粹党人已经一手遮天。

但是恐怖的一个目的显然没有达到，他们

妄图使危机中爆发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以便出师有名，进行纳粹革命。既然挑衅没能奏效，难道不可以来一次捏造吗？

2月24日，戈林的警察搜查了共产党人在柏林市所设的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早已实行了秘密转移。但是在地下室里纳粹发现了成堆的宣传手册，于是戈林大加渲染，叫嚷“搜获的文件表明共产党正要发动一场革命。”尽管公众和保守派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在3月5日以前纳粹制定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已不可免。

2月27日晚上，德国四个最具有权威的人物分别在柏林的两个地方举行宴会。

一处在伏尔斯街贵族俱乐部里，副总理冯·巴本在设宴款待冯·兴登堡，两人谈得好象很投机。

一处在郊外戈培尔的家里，总理希特勒大驾光临。他们俩当时正听着音乐，悠然自得，踌躇满志。“叮铃铃——”，电话铃响了，“国会起火了。”这是汉夫施丹格尔博士的电话。

在贵族俱乐部进餐那两个家伙距国会只有一个拐角。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外面的红光，接

着，一个仆人进来向他们报告：“国会起火了。”这位副总理用自己的汽车亲自将老总统送回家后，就急匆匆赶赴失火现场。

在几秒之内，戈培尔和他的元首也以每小时 60 里的速度驰向国会。

他们好象未卜先知，一到火灾地点就马上宣称，这是一场阴谋，是共产党所犯的滔天罪行。戈林则有点幸灾乐祸，乐不可支的样子，手舞足蹈地声称：“这是共产党对新政府的罪行。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不要心慈手软，对他们要毫不留情。共产党干部一旦查获，即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

由于希特勒对内情人进行斩尽杀绝，直至纽伦堡审讯时，真相也不可能完全让人清楚。但可以毫无疑问地说，纵火者不是别人，而是纳粹党人本身。

大体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府下面，有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通到国会大厦。一个名叫卡尔·恩斯特的柏林冲锋队长在当天晚上率领一批喽罗经过这条地下通道到达了国会大厦，在那里洒了污油和易燃品，然后

原道返回。

与此几乎同步，一个名叫马里鲁斯·范·德·卢勃的荷兰共产党人，据说他有一个特别愚钝的癖好喜欢放火，在夜色掩护下也潜入了这所黑乎乎陌生的大厦，放了几把火。

或许是巧合，几天前这个家伙神智不清地在一家酒馆里吹牛，说是曾经在好几所政府大厦里放过火，下一个目标是焚烧国会。或许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纳粹党人所要寻找的一个纵火傀儡终于找到了。

国会纵火案是由纳粹分子所干这一点确定无疑。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二三分钟内就可以使一座国会大厦进入涛涛火海之中呢？

在国会纵火事件的第二天，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恩斯特·托格勒听说戈林把他株连在内，就自动向警察局自首了，几天后，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泰涅夫也被拘捕起来。

在莱比锡法庭上，义正词严的季米特洛夫自任辩护律师，在一连串的锋利诘问中，戈林理屈词穷，大声咆哮："滚出去，你这个混蛋。"最后不得不无罪释放。虽然共产党人道义上取得

了胜利，但是希特勒此时早已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2月28日，也就是起火的第二天，希特勒强使兴登堡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

“得在相反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

这项法律自称是“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的预防措施”，实质上则是套在人民群众身上的牢笼。

这样，希特勒不仅可以合法地任意逮捕打击其反对者，而且使他捏造的共产党威胁得以“公认”，从而使广大中产阶级和农民等不明真相者陷入恐慌，生怕如果国家社会党落选，将会由“罪恶”的布尔什维克掌权。

这次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使大约4000名共产党干部和许多社会民主党及自由主义领袖人物被捕，包括一部分国会议员。

德国人第一次尝到了政府支持下纳粹恐怖

的滋味。满载冲锋队员的汽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未经许可，破门而入，强行搜查，任意逮人，然后将怀疑者投入冲锋队营房，进行严刑拷打。

共产党的报纸和政治集会理所当然遭到了取缔，社会民主党和许多自由主义报刊也难逃厄运。德国成了纳粹党人的天下，他们招摇过市，大肆鼓吹法西斯理论，进行一党的竞选。

纳粹党人似乎已经大权在握。财库里有大企业方面充足的军费，国营电台首次把希特勒的声音传给千家万户以至每一个角落。街道上卐字旗高高飘扬，广告牌上纳粹党的招贴触目。

纳粹党对选民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一会儿呈送给人民一个天堂的蓝景，一会儿人民看到的又是街头的褐色恐怖。一会儿是用共产党的“革命恐怖”相恫吓，一会儿又是亲自疯狂逮捕。1933 年 3 月 5 日，希特勒一生中最后一次选举表明了人们的立场。尽管恐怖和威胁充斥人间，但大多数人仍反对希特勒。纳粹党人虽然获得了 44%的选票，但其选票增加并未达到 2/3，这同希特勒要实现议会同意下确立他的独裁地位的大胆计划相去甚远。

希特勒用恐怖和暴力堵死了人们通往民主

的道路，但这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要想征服世界，需先征服德国。授权法、一党化、取消工会，德国完成了纳粹化，下一个目标转向了国外……

希特勒用合法手段取得了纳粹在国会中的多数，下一个目标当然是攫取个人集权。

不流血的斗争已成为希特勒崛起的手段，下面他将依然披着合法的外衣获取全部立法权。其方法是由国会“授权”，因为涉及到修改宪法，因此2/3多数的通过才会具有合法形式。

2/3的多数现在看来已经是举手之劳。这个问题可以用国会81个共产党议员“缺席”的办法得到解决，接着再让部分社会民主党不得进入会场。然而，希特勒的办法更令人叫绝。

为了取得军队支持，要知道，军队是政权的支柱，希特勒向老元帅，向陆军和民族主义保守派做了个漂亮姿态。其结果是可以使他的政权同兴登堡的荣誉和军队的光荣联系起来。

1933年3月21日，这一天也是俾斯麦1871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的日子，希特

勒第一届国会开幕了。当身穿金色制服的帝国时代的遗老——老元帅们、海陆将军们在戎装威武的前王太子冯·马肯森陆军元帅的带领下进入会场时，人们好象看到腓特烈大帝和铁血宰相俾斯麦当年的雄武圣灵。

兴登堡感动异常，激动万分，激昂地说：

"愿这个著名圣地的传统精神贯彻到今天的青年一辈中去，愿这种精神使我们从自私自利和党争中解脱出来，在民族自觉中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自由伟大统一的德国。"

希特勒更是见风使舵，对兴登堡送去一股醉人的尊敬。

"由于过去几周中所发生的独特变化，我们民族的荣誉得以恢复，正是由于您，陆军大元帅阁下，往日的伟大力量的象征联合了起来。我们向您致敬。感谢上帝的保佑。我国新的力量能有您领导。"

希特勒的甜言蜜语，使在场的和不在场的，象兴登堡和他的朋友，容克地主和保皇派贵族，休根堡和他的德国民族党人，国防军军官们大受感动，他们当初对希特勒违法乱纪的印象已经烟消云散，他们对他已经不仅仅是信任，而且

是佩服了，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授予他所要求的权力成了他们的快事。

两天后，当国会在柏林的一家剧院复会时，新的授权法《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出台了。把立法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宪法修正权都从国会中拿来交给了内阁，而内阁的法令须由总理起草，内容和执行可以不同于宪法。总统、国会成了摆设。

投票尽管遭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反对，但是仍以441票对84票取得了多数。议会民主制被希特勒亲手送上了断头台。

从1933年3月23日起，希特勒成了全国的独裁者，不受议会的任何约束，在实际上也不受年老多病的总统约束，流浪汉上台执了政。

德国最有权势的机构一个接着一个向希特勒投降，一声不吭、毫无反抗地消失。

3月31日，希特勒援用授权法案，宣布解散普鲁士以外各邦的议会，命令他们重新选举。然而，不到一周，他再次颁布法律，亲自任命了各邦邦长，他们给予了任命和撤换地方政府的权力，解散议会。新任邦长是清一色纳粹党人，他们是总理遍布全国的统治工具。这样，在德国

史首次实现了统一，摧毁了它的历史悠久的联邦性质。

全国的其他党派也被纳粹党清除了。1933年6月19日，社会民主党被希特勒的下手弗立克解散，罪名是“颠覆和敌视国家。”至于共产党，早已被镇压了。中产阶级政党天主教人民党在3月9日被赶下台，7月4日也宣布自行解散。曾经强烈反对过俾斯麦，号称共和国砥柱的中央党，3月10日也和共和国的命运同样倒了下来。

曾经帮助希特勒走上政坛的民族党同样厄运难逃。希特勒卸磨杀驴，6月21日，该党在全国的办事处无一例外被冲锋队强占。6月29日，该党在六个月以前还曾经帮助希特勒进入总理府的态度强硬的领袖休根堡退出政府，民族党也自动地告解了。

剩下的只有希特勒的纳粹党了。纳粹党的一党专政成了法律公文，“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凡维持另外一个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一个新政党者，如其罪行不触犯其他规定而须受到更大惩罚，则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六个月到三年的拘禁”。

政党一党化了，工会也感到了威胁。不过对工会的取消好象施了点计策，让工人们感到不会引起达到革命那种程度的愤怒。

1933年“五一”劳动节，纳粹党为其大作宣扬，夸张为“全国劳动节”，表示要进行空前大庆。工人领袖感激不尽，各地劳工届领袖都坐飞机到柏林来，准备举行空前的欢庆。在群众游行大会以前，工人代表们受到了希特勒总理热情接见，希特勒说：“你们可以看到，说什么革命的对象是工人的说法，简直是天方夜谭。恰恰相反，我们尊重劳动，尊重工人。”

花言巧语，使工会组织陷入了麻痹大意。5月2日，全国各地工会办公处被占领，工会经费被没收，工会被严令解散，领袖们遭到了逮捕。众多正义人士遭毒打，遭枪杀。

此时，对于党内出现的极左分子罗姆等，希特勒也进行了治理整顿。这样德国的纳粹化基本完成了，下一个目标便是外交问题。

在国际上，德国依然是战犯的形象，他孤立、软弱、让人瞧不起。希特勒开始采取措施改变其形象了。

1933年5月17日，在国会希特勒发表了他

的“和平演说”——糖衣炮弹，骗人把戏，首先取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同情。接着，打出了一张王牌，要求同其他国家享有平等待遇，特别是在军备方面。否则，就以退出裁军会议国际联盟相威胁。10月14日，德国退出了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

为了共同对付法国，希特勒把波兰拉入自己怀抱，1934年1月26日，德国和波兰签定了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的条约。波兰已经进入了希特勒的虎口，随时可以把它吞下。

1934年8月2日上午9点，似乎长生不老的兴登堡上了天堂，享年87岁。

3小时后，内阁宣布，总理的权力和总统的权力合二为一。阿道夫·希特勒又成了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这一职衔已经取消，希特勒头衔是国家元首兼总理。大权独揽最终实现了。

军队宣誓对他效忠——

“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在任何时候实行此誓言且不惜牺牲生命。”

从将军到士兵都这样作了宣誓。

1934年9月4日，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元首就职大会。希特勒象皇帝一样雄纠纠气昂昂走进了大厅，乐队高奏《巴登威略进行曲》，3万只手臂高高举起，向纳粹党，向希特勒敬礼。几分钟后，他大大咧咧地端坐主席台中央，双臂交叉胸前，发表了划时代的讲话——

“今后一千年中，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肯定了。19世纪的神经质时代已一去不返。在今后一千年中，德国将没有其他革命！”

这个波希米亚下士，也是一个普通凡人，他终究会死，1000岁只是信口开河。但是，只要他活着，他就不会让世界风平浪静，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最有权力、最肆无忌惮的专制魔王无风也要刮起三尺浪，一旦有风，就会波浪滔天，天翻地覆。

专制魔王的上台充斥了对文明的杀戮，专制魔王的当权可能不仅仅是血雨腥风，天昏地暗……

世界上最聪明最富有商业意识的民族成了希特勒眼中的劣等民族；象征中世纪以来西欧文化的基督教难逃厄运

1936 年 8 月，柏林隆重地举行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世界各国人民眼中，似乎看到的纳粹党同听说的迥然不同：一个在希特勒领导之下的团结向上的充满祥和健康友好的民族。人们可以听到被剥夺了工会权利的工人们对着装着丰富午餐的饭盒，边吃边开着玩笑，"我们至少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已不复有挨饿的自由。"

这仅仅是第三帝国的一面，在另一面，那些被认为不太听话的人，诸如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对于过于自由主义或者过于和平主义的人和犹太人的头顶上，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阴影却在急剧漫延……

1935 年 9 月 15 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了新的法律，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纽伦堡法律的反犹太人法。

法律重新剥夺了犹太人自从 19 世纪至今他们在德国所享有的公民平等权力。根据法律

规定，犹太人的德国国籍被取消，从而使他们沦落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属民”身分，严禁他们担任公职。

这个法律严禁德国人同犹太人通婚；严厉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以及和具有德意志血统的人“发生婚外性关系”；严厉禁止犹太人家庭中雇佣45岁以下的非犹太女性。更有甚者禁止犹太人使用德国人使用的颜色和旗帜。

在以后的几年中，国家又颁布了13条补充法令。对德国人的工作、工种进行了严格限制。强迫犹太人离开目前所从事的自由职业，进一步对其在德国的谋生权力也进行剥夺。医生、兽医、药剂师这样的工作严禁犹太人担任，法官、专利律师、经济事务检查员和税务顾问更与犹太人无缘。当然，更不允许作房产住宅的经济人和婚姻介绍人了。

在法律上得不到承认，生活上更是艰难。在许多地方，对于犹太人来说，购买食物都成了一大难题。在副食杂货店、肉铺、面包店、以及牛奶站的大门口，“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十分醒目，好象是放在犹太人脖子上的一把屠刀。孩子因为喝不上牛奶而面黄肌瘦。病人因得不到

治疗而痛苦呻吟。犹太旅客只能露宿街头，旅馆谢绝他们入内。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不论走到哪里，“本市严禁犹太人入境”或者“犹太人进入此处安全自负”的招牌似影子一样伴随着他们。甚至有些公路急拐弯处，也有这样的标语：“小心驾驶！急拐弯！犹太人每小时七十五英里。”

当然，这仅仅是对犹太人自由侵犯的一个开端，血淋淋的刺刀马上就要出鞘，这是后话。

1934 年到 1937 年，不仅犹太人遭受了种族歧视，受到了非人待遇。希特勒早年曾许下诺言不对教会干预也成了一句空话。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在希特勒的屠刀下进行了一次洗礼。

纳粹党党纲第 24 条这样写道：“国内一切宗教派别的自由，只要他们对……德国民族的道德感情没有危险，党赞成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

1933 年 3 月 23 日，希特勒对国会发表的讲演中说：“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国民族灵魂的要素。……我们的政府志向是谋求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融洽协调。”

1933年7月20日，纳粹政府和梵蒂冈签订了一个契约，许诺保证天主教的自由和天主教会自行管理其内部事务的权利。

然而，契约墨汁未干，纳粹政府已进行涂改了。

7月25日，在契约生效后第五天，德国政府的净化法令使天主教会感受到了受人愚弄的滋味。8月5日，天主教青年同盟被强行解散。

在以后几年中，无数天主教教士、修士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无辜被捕，其中多数是以捏造罪名诸如"不道德"或"外币走私"为假罩。例如1934年6月30日大清洗中天主教行动组织领导人埃里希·克劳斯纳被惨害。

天主教出版的刊物也多数被查封，甚至忏悔的神圣性也遭到了纳粹党的玷污。尽管德国天主教的各级牧师，象新教徒一样妄想投靠纳粹政权以取得保护，但事与愿违，遭到却是屠刀的杀戮。

德国的新教徒，像在美国的差不多，教派林立。大约仅有4500万中的1/300属于浸礼教会和监理教会等独立教会。大多数是属于28个路德教派和改革教派的教会，其中最大的应是老

普鲁士联盟教会，共有教徒近2000万。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狂热的纳粹分子组织了“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其领导人名叫路德维希·缪勒，是一个东普鲁士军区随军牧师，狂热的纳粹分子。这一运动热烈拥护纳粹的种族学说，狂热崇拜希特勒，并且妄图形成全国一统的组织。

当时德国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新教徒加入纳粹行列，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的思想余毒。马丁·路德是一个极力主张反犹太主义者，相信绝对顺从政权。他盼望犹太人从德国消除出去，并主张在把他们打发走时没收他们的全部现钞、珠宝和金银，放火焚毁犹太人的会堂和学校，拆掉他们的房舍，让他们寄居于棚子里或马厩里，过着吉普赛人式的生活，永远处于痛苦和监禁中。这种主张后来成了纳粹分子奉行的原理所在。

1935年年底，秘密警察逮捕了700名反纳粹主义的“明认信仰教会”牧师。1936年5月，该教会因为向希特勒政府提出了一个抗议备忘录，抗议政府的反犹主义，而遭到了内政部长的残酷无情的处决。几百名“明认信仰教会”牧师

被捕，备忘录签名者之一威斯勒博士在集中营中遭枪决，“明认信仰教会”的经费被没收，并禁止募捐。

1937年7月1日，“明认信仰教会”领导人涅穆勒先生被捕，监禁在柏林的一家纳粹监狱里。6月27日，他曾在达伦姆教堂里向座无虚席的听众作了最后一次讲演，他说：“我们和古时的信徒一样，想不到运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逃避当权的权力。我们同样更不愿在上帝要我们讲话的时候，听从凡人的命令而保持沉默。因为，我们必须服从的是上帝而非人。”这成了他在第三帝国的公开道别词。

渡过了8个月的铁窗生涯后，1938年3月2日在纳粹特别法庭受到了审讯。其“暗中攻讦国家罪”被开脱了，但还是因“滥用讲坛”罪而处罚2000马克。当他被宣布释放不久，却被秘密警察带走了，关在集中营中整整又呆了7年，直至被盟军解放。

当时大约还有800余名“明认信仰教会”牧师和教徒中的知名人士在1937年遭到逮捕，在以后受捕者有增无减。这些受捕者要么驯服法西斯统治的工具，要么就成了纳粹党的刀下之

鬼。

当时的德国，纳粹首领希特勒也远远超出了上帝的地位。国家总教会停止了圣经在德国的出版和发行。一切耶酥受难像、圣经、圣徒像被从供坛上清理了出去。而代之的，则是《我的奋斗》，这部被认为一切文件中最伟大者。《我的奋斗》左边供着一把剑，象征着强力和意志。教堂上的基督十字架，变成了唯一不能征服的象征——卐字。

犹太民族在第三帝国的屠刀下颤抖了，基督教徒在卐架下进行新的祷告。

德国人民的灵魂真的可以从焚烧书籍的火光中表现出来吗？千百万册书籍化为文明的纸猫。

1933年5月10日晚上，一幕令世人叹为观止空前绝后的悲惨景象出现在柏林街头。文明受到了制裁，文化受到了摧残。

午夜时分，几万名学生，手举火炬，熙熙攘攘地游行到柏林大学对面菩提树下的广场。那里堆满了成千上万册书籍——向来被称为人类

文明进步的阶梯，学生们游行走至书堆时，手中的火把却投向了书籍，烈火吞噬了人类文明。火在汹汹燃烧，成捆成捆的书籍不断被抛进火海。悲惨的世界不仅仅发生在柏林，德国的其他城市也无一幸免。

那个晚上，由兴奋至极的学生丢入烈焰中的众多书籍都是不朽名篇。不仅包括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海茵里希·曼、里昂·孚希特汪格、雅可布·瓦塞曼、阿德诺·茨威格等数十名德国名家的作品，而且外国作家——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左拉、弗罗伊德等作品也难逃魔掌。用当时焚书者的话说就是，凡是“对我们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家、德国的家庭和幸福”的任何书籍都应付之一炬而后快。

新上任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庄严宣告自他上任伊始，德国文化不能越出纳粹思想一步。在焚书现场上，发表了法西斯讲话，“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是宣告旧时代的结束，而且宣告了新时代的来临。”

这一时期的文化专制达到了德国历史上令

人难以回首的地步。艺术、文学、报刊、广播、电影都分别严格置于纳粹机构的领导之下，实行了绝对的思想箝制政策。一个曾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竟发生了令人痛心疾首的退化。除少数作家的作品外，差不多该时期大部分作家的作品都严禁出版。那些有较高水平的作家不得不成批成批地迁往国外。

音乐，虽然政治色彩的浓度较淡，但也难免受到了处理。德国的音乐同哲学一样，在世界舞台有着重要地位。巴哈、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犹如天空中无数的星星，为人类的寂寞奉献出了美好和永恒。但是，门德尔松的作品被禁演，因为他是犹太人；德国第一流现代作曲家保罗·兴德密特的音乐也是同样命运。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大批大批的犹太人从大交响乐团和歌剧院中清除了出去。戏剧演员——凡是犹太人也统统扫地出门。

1937 年 7 月 18 日，希特勒在他发表的演讲中，发表了纳粹党的艺术方针——

“凡是不能被人了解、得用大量说明才能证明它们有权利存在、并且为那些欣赏那种愚蠢的或者自以为是的无聊货色的神经病者所接受

的艺术作品，将不再能公然在德国民族之前陈列。”

报刊、广播、电影等宣扬工具的政治化、纳粹化更是技高一筹。

每天早晨，在戈培尔宣传部长的办公室里，聚满了各地报纸的记者们：他们在聚精会神地听从戈培尔的命令——什么新闻可以发布，什么新闻禁止发布；怎么写新闻标题；需要什么样社论。报纸成了地地道道的喉舌，其民主的一面不翼而飞。

一些犹太人被赶出了编辑室，一些报纸被勒令停止发行。当时同《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齐名的《伏斯日报》，因其老板是一犹太人，因其具有自由主义倾向而勒令发行。

正如一切专制主义者一样，希特勒十分懂得争取青年是何等的重要，十分懂得教育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德国学校的学生，由于单纯，在不长时间中全部实现了纳粹化。《我的奋斗》被奉为教育战线绝对正确的指南针。所有教师都必须宣誓效忠和绝对服从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发展到一切没有在冲锋队、劳动服役队或希特勒青年团

服过役的人都没有教书的资格。如果想登上大学讲堂，则必须先在观察营里呆六个星期。

德国犹太人成了大学课程中的攻击目标。犹太人被说成万恶之源，是未进化完全的野兽。德国人则被吹捧为优秀种族，这样诞生了一门“种族”学。在一本书中这样写道：“现在世界面临着一个要玷污科学从而毁灭文明的遍及全世界的犹太人阴谋。”书中认为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是头号恶棍，认为爱因斯坦是用相对论的光谱将非犹太世界变成犹太世界。

柏林大学中甚至一些著名的教授都这样认为，爱因斯坦是个外来的江湖骗子，这个犹太人显然不懂得什么是科学，不了解什么叫真理，因此，犹太物理学不过是一种幻觉，一种退化现象而已。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 1905 年到 1931 年，有 10 位德国犹太人因为对科学有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美国之所以能够发明原子弹，以此来制约德国，其中爱因斯坦——被德国人驱逐出境的犹太人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 6 岁到 18 岁的青少年，不分男女全被编制在希特勒青年团中的各种组织里。如果父母

阻止子女参加，就要判处重刑。10岁以后，可以申请加入“少年队”，其入队誓词如下：

“在代表我们元首的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贡献给我国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我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

从10岁到14岁的女孩子则要求加入“少女队”。她们有自己的制服、白衬衫、蓝裙子、短袜和极不女性化的沉重军靴。她们同样参加军事训练，周末要背着沉重的背包进行长途行军。

下面，是从当时一本纳粹主义生物课本中的节选，十分生动了该期纳粹教育的指导思想和险恶用心：

“选择一个民族仅是视其子嗣众多还是贫匮，是全面优秀遗传还是全面劣质遗传而决定的”。

“因此，元首的运动号召每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不仅要把他短暂而有限的生命贡献给自己的民族，而且还必须让他的遗产、他那神圣不泯的生命——尽可能多的子嗣——流传于世。我们必须做到：不仅能为德国而死，而且也能为德国而生”。

“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它总是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经受住自己历史上最沉重的命运的打击，因为从自然法则来看，这个民族从未中断过繁衍生殖。我们之所以相信德国将与天地同在，正是因为这一自然的真谛业已在第三帝国时期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觉悟中来。”

“正因如此，每个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进程就是选择配偶。我们特地为此向你提供十条选择配偶的建议，这些建议是由海迪斯博士与帝国内务部、帝国卫生局、帝国人民健康委员会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种族政策局共同合作提出来的，其中结合了我们生物学研究中的全部成果：

记住，你是一个德意志人！”

从 1933 年到 1937 年德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纳粹化严重摧残了人类历史文明，尤其是灿烂的德国文化。

更令人悲伤的是，众多的无辜年轻人也被不明不白地成了历史的牺牲品。

和平的幌子下，杀机四伏；墨索里尼、佛朗哥、希特勒联袂一体，却没有引起世人的警戒。

一旦国内的纳粹化完成，一旦德国法西斯势力膨胀，世界在它面前也感到颤抖。口头上和平万岁，暗地里刀光剑影，这是1937年前几年德国外交策略的生动写照。

1934年7月25日中午，奥地利总理在维也纳被暗杀，凶手——纳粹党。这次谋杀是由党卫队第八十九旗的154名队员穿着奥地利陆军军服，经过巧装改扮的纳粹闯进了联邦总理府，在相距两英尺的地方用枪打中了陶尔斐斯的咽喉。其他纳粹分子迅速占领了不是很远的广播电台，新闻说，陶尔斐斯先生辞职了。

因为伤势过重，下午6时许，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不幸逝世。由于以库特、冯·许士尼格率领的部队及时采取了防范措施，将暴动者大都逮捕，其中13人处以绞刑。这次纳粹暴动由于行动笨拙而失败了。

长期以来，希特勒一直把合并奥地利作为

实现德国统一的首要目标。在他坐上总理位置不久，就委任了一个名叫西奥多的国会议员为奥地利纳粹党督察。不久，又将流亡海外的奥地利党领袖阿尔弗雷德·法劳恩菲尔德安置于慕尼黑，让他在那里从事反奥宣传，号召谋杀奥地利总理。希特勒还设立了一个奥地利军团，囤兵与奥地利接壤的巴伐利亚，蠢蠢欲动，随时可能进兵。

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谴责，使德国外交中陷于孤立，而德国当时又缺乏强有力的军事后盾，于是不得不放出和平烟幕。在德国和外国的报纸上，出现了连篇累牍宣传和平的文字。希特勒大肆宣扬“战争不会再来了!”“德国对战争造成的恶果比别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德国的问题不会通过战争来解决”。

和平背后，纳粹分子在积极地扩军备战。陆军由10万人增加到1934年的30万人，军舰排水量增加到2.6万吨，12艘潜水艇已在基尔进入战备状态，一支新型空军悄然兴起……一切都是秘密地进行，一切都严禁宣传。凡尔赛条约军备限制失效。

1935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希特勒总理颁布了新的命令——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规定和平建制12个军36个师，军队约50万人。

然后，英、法等国对此并没有做出使希特勒感到头痛的反应，从而助长了其嚣张气焰。

希特勒的两手政策是耍得十分漂亮的。他的国会“和平”演讲实在是一种蛊惑人心的高超艺术。

“不！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需要和平，是由于它的基本信念。它要和平还由于它认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朴实的事实：没有一个战争可能在本质上改变欧洲的苦恼……每一次战争的主要后果是摧毁国家的精华……”

“德国需要和平，希望和平！”

“我们最后放弃了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一切要求……德国已和波兰缔结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

“德国既不打算干涉奥地利内政，并吞奥地利，或者来一次合并，也不……”

甜言蜜语，仅仅是政治诱饵。墨索里尼、张伯伦感到了安全和满足。

1936年的2月27日，众议院以353票对

164 票的多数通过了奇袭莱茵河计划。3 月 1 日，希特勒签署进军命令。3 月 2 日，勃洛姆遵从指示，正式向军队发出命令。3 月 7 日凌晨，德军兵不血刃越过莱茵河桥梁进入非军事区，法国人由于内讧而无暇东顾。希特勒打了他的对手第一个耳光。

1936 年 7 月希特勒出兵支持佛朗哥政权，使西班牙投入了法西斯怀抱。

1936 年 10 月 21 日意大利外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同德国外长牛赖特签订秘密协定，墨索里尼又被希特勒稳在了囊中。

1936 年 11 月 25 日，德日反共条约签定，希特勒的爪牙还宣扬说："正是靠这个条约，形成了德日联合保卫西方文明的基础。共产主义将成为历史和过去！"

1937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已经感到腰圆膀大，郑重地宣布德国撤销凡尔赛和约上的签字。形同废纸的凡尔赛和约连一张废纸的资格都失去了。

1937 年 9 月 25 日，墨索里尼身着笔挺的制服，飞跃阿尔卑斯山，亲自到第三帝国拜会希特勒，这两位自称为历史的创造者，大大方方地进

行了会谈。

希特勒被纳粹党人吹捧上了天，什么凯旋归来的英雄，什么少数的时代孤客之一；而墨索里尼的地位却逐渐下降，最后退至附从地位。

最有意思的是，当墨索里尼在一次庆祝会上演讲结束时，突然暴雨倾盆，雷电交加，群众四散奔逃，党卫队警戒线被冲散，这位骄傲的意大利客人却给淋得如落水之鸡，浑身湿透狼狈不堪，令人哭笑不得。

德意关系的密切化，毫无疑问为战争发展加快了进程。

1937 年 11 月 5 日秋气袭人，当暮霭降临到柏林的时候，希特勒同其下手们正进行一场斗争前的择决。

8 点 15 分——大局已定，希特勒选择了战争。对反对派也毫不留情，他手下的那帮反对穷兵黩武者首先成了他战争的祭祀和牺牲品。

希特勒的强权外交首先使其外交部长冯·牛赖特大感惊讶，据说心脏病因此而接连发作。于是，不顾自己的身体，急忙去找冯·弗立契将军和参谋长贝克将军。三人商定对希特勒采取规劝，使他回心转意。

冯·弗立契将军的会见碰了一鼻子灰，而外交部长牛赖特则以自我引退而告结。

陆军部长冯·勃洛姆同样是一位坚持认为战争条件不成熟者。他是一战中著名的战斗英雄。由于激烈反对希特勒发动战争，希特勒一直蓄谋想把他从陆军册上除下来。

机会终于来了，起因是一个女人，一个名埃娜·格鲁恩的女人。

格鲁恩原是勃洛姆堡的秘书，到1937年底，勃洛姆堡由于前妻已逝，因此提出同她结婚。一个元帅同一个平民结婚在当时是很难得到贵族气很浓的军官团赞许的，所以他首先报告了戈林，得到了肯定答复。

1938年1月12日，在婚礼仪式，希特勒和戈林都出现在了贵宾席上，并当了主要证婚人。当这对新婚夫妇高高兴兴地去意大利度蜜月时，身后却发生了一场风暴。

原来，新娘的身分越来越引起了怀疑，谣言也慢慢流行起来。最后警察局长不得不亲自下令进行调查，事实令人十分尴尬——元帅兼总司令的新夫人在警察局里有做过妓女的纪录，并曾经因为充当春宫照片模特儿而被判过刑。

而且，这位元帅夫人是在她母亲经营的一家按摩院里长大的，按摩院却是变相妓女院。

当这份材料由戈林递到了希特勒手中时，元首勃然大怒。1月25日，这位60岁的老元帅被免了职。

下一个倒霉蛋将是冯·弗立契将军，这个才华横溢却又顽固不化的老派军官。他接任勃洛姆堡职务后，对纳粹党卫队的敌意并未解除，从而引起了部分纳粹头子的不满。

诬陷的阴谋马上炮制成功了。戈林从警察局得到一条罪证，说冯·弗立契将军犯了刑法第175条鸡奸罪。弄得有鼻子有眼，绘声绘色，希特勒竟然信以为真。

当这篇材料摆在老将军面前时，他气得满脸通红，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全是卑鄙的谎言！”不久他的全部军权被解除。

不久，《人民观察家报》刊登出一条令人心惊肉跳的标题：一切权力绝对集中于元首之手。

截止1938年2月，军队是一直具备推翻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力量的，但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下台后的弗立契先生给了较完善的答案——

"这个人——希特勒——是德国的劫数，不论是好是坏。如果他现在走向深渊，他将把我们统统拉着与他同归于尽。我们是没有办法可想的。"

现在希特勒直接控制了军队、经济大权，可以为所欲为了。

奥地利下士终于使自己的祖国臣服在他的脚下，不过，是充满了明争暗斗和血腥气息的。

1937年，奥地利纳粹分子在柏林资助唆使下，紧锣密鼓地制造紧张气氛。几乎在每一天都可以听到爆炸事件发生。纳粹暴徒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暴动。

然而，由于奥地利警察的积极行动，发现了由元首的代表鲁道夫署名的文件，上面有具体的暴动计划，这样暴动计划再次破产。

于是希特勒又决定采取会谈方式直接使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妥协。

1938年2月11日晚上，许士尼格由其外交部次长陪同，秘密乘专车驶往萨尔斯堡，次日上

午越过边界去希特勒的山庄别墅。

巴本亲自到边界进行欢迎，并提醒他们对元首的三名将军的在场不要感到惊讶。

希特勒上身穿冲锋队褐色制服的上衣，黑裤子，身边站着三位将军，在别墅的台阶上欢迎了客人的来访。

当一切过场完成以后，许士尼格同希特勒在二楼书斋进行了实质性会谈。

41 岁的许士尼格，待人礼貌，语气委婉。会谈开始时自然是一番彬彬有礼的寒暄，说了几句关于风景如画之类的客套话。

“我们不是到这里来谈风景和天气的”，希特勒态度蛮横，“你尽量采取避免用一种友好的政策……奥地利的整个历史就是一种不断背叛的行为。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没有好多少。这种历史性的矛盾现象早已必须告终，现在是时候了。许士尼格先生，我可以不客气地告诉你，我已下定决心来完成这一任务。德国是一个大国，没有人会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出来反对的。”

“希特勒先生，对于您的说法实在不敢苟同，奥地利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十分大的！”奥地利总理依然温文尔雅，尽管对希特勒的狂言已

深感震惊。

“完全等于零。我告诉你，完全等于零。在整个历史中，每个民族主义的思想都是让奥地利给破坏了；而且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破坏都是哈布斯堡王室和天主教的活动所引起的。”

“然而，总理先生，奥地利有许多贡献是不能同德国文化的总成就分开的。例如贝多芬这个人！”

“哦——贝多芬，我告诉你吧！贝多芬是在下莱茵河出生的。”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奥地利是他世居的地方，许多别的人亦如此。”

“也许是这样。我再一次告诉你，事情不能照这样继续下去。我负有一个历史使命，这个使命由我来完成，这是因为上帝注定了要我这样做……凡是不赞成我的人，就要被摧毁……我选择了所有德国人都没有采取过的最困难的道路；我已获得了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比任何德国人都伟大。而且不是靠武力手段，我告诉你，我是满怀着对我的人民的热爱的……”

“总理先生，我很愿意相信这一点”。

时间过去了大约有一个小时，许士尼格对

满嘴不满的希特勒说：

“希望你把不满意的地方一一道出。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清除障碍，以便达成更好的谅解，只要是可能的。”

“这是你说的，许士尼格先生。但是我告诉你，我要设法解决所谓奥地利问题，不管用什么方式。”

希特勒又说：“片刻也不要以为世界上有任何人能使我放弃我的决定。意大利？我同墨索里尼是一致的……英国？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动指头……法国？”

谈判并没有什么实效。下午，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巴本递给奥地利客人一份用打字机打的两页“协定”草案，说这是元首的决定，不容更改的最后要求。

这是一套置奥地利于纳粹化的一揽子计划。取消对纳粹党禁令，释放监禁中的纳粹分子，内政部长，国防部长由纳粹党人担任……

毫无疑问，奥地利总理不会接受这些无理要求。然而，在签字问题上，这位年轻的总理遇上了难题。

不签吧，希特勒的军队随时可能开进奥地

利，许士尼格本人的安全保障可能都是个问题；签字吧，结局更令人不堪设想。这位总理陷入了两难抉择。

或许是因为严峻的考验而使这位总理有点晕头转向，这位无可否认的勇士在枪口下签掉了他的国家的独立。

许士尼格在 2 月 12 日上午回到维也纳后，立即去向米克拉斯总统汇报了情况。威廉·米克拉斯具有着农民的朴实性格，面对国家危亡表现出了大无畏精神。他虽然同意向希特勒做出一些让步，但是不同意让赛斯——英夸特之流主管警察和陆军。德国驻奥地利大使巴本及时地向柏林做了如实汇报。

于是，希特勒决定采取强硬手段，施加军事压力，制造德军行将入侵奥地利的假象。

在强压下，2 月 16 日奥地利政府不得不宣布了对纳粹分子的大赦，许多杀害陶尔斐斯的纳粹分子也被获释，改组后的公安部由纳粹分子阿图尔·赛斯——英夸特担任。

2 月 20 日希特勒发表了国会演说："有一千多万日耳曼人住在同我们边界接壤的两个国家里……有一件事情是决不能怀疑的。不能因为

政治上同德国分开而使权利——那就是自决的一般权利——也遭到剥夺。……保护这些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我们边界上获得政治上和精神上自由的日耳曼人民，是德国的职责。”

这等于一段明了的告白——700万奥地利人和300万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已成了德国人，尽管地域上还没纳入德国版图——仅是时间问题而已。

这一演说引起许士尼格的强烈不满，2月24日在国会他发表了反抗演说:“奥地利已经做到了最大让步，达到了极限。奥地利决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独立的。‘红—白—红（奥地利国旗颜色）’，誓死效忠!”

与此同时，奥地利纳粹分子也不断地发生暴力事件。2月24日当天，当许士尼格的讲话正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传达之时，在格拉茨有两万名纳粹党暴徒闯入广场，拆毁扩音器，扯下奥地利国旗而代之以卐字旗。

局势的混乱日益难以使政局稳定，许士尼格最后决定由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由奥地利人民自己回答，是否赞成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社会的、基督教

的和统一的奥地利——是或否?”时间定在3月13日，星期日这一天。

元首当然不会对此置之不理。3月10日，希特勒毫不迟疑地做出了军事占领的决定，要求陆军部实行“奥托方案”。

3月11日上午2时，陆军三个军和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晚上大军已经进入了奥地利领土。

3月11日早晨5点钟左右，奥地利总理的电话铃将他从睡梦中惊醒，警察局报告说德国军队已经封闭了萨尔斯堡地方的边界。大兵压境，许士尼格心急如焚。

在暴力面前，许士尼格屈服了，向总统提出了辞呈。但是总统威廉·米克拉斯则是耿直不屈的人，他说：“让赛斯—英夸特继位，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决不会被吓倒。”

晚上，奥地利纳粹分子已完全控制了街道和总理府。大街小巷以及广场上到处是暴徒在游荡，他们狂叫“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吊死许士尼格！”

由于英法意的纵容，3月14日下午，希特勒的军队已经驻进了维也纳。

奥地利，在历史上暂时消失了，它的名字被那个存心报复的奥地利人抹掉了，他已成了德国的一部分。

希特勒的军队不仅形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三面包围，而且拥有了通向东南欧的大门——维也纳。

欧罗巴的一块小小的地方竟然在压迫着一个文明民族。希特勒如醉似狂；侵捷克，剑拔弩张。

希特勒打开了东南欧的大门后，下一个目标便瞄准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绿色方案”，早在1937年6月已经制定了。

希特勒计划以一个偶然事件为借口，迅速发动闪电攻势。

矛头首指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个国家是最令德国人深恶痛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由于它由几个不同民族组成，其中包括325万苏台德日耳曼人。日耳曼尽管在这个国度里是生活最好的民族之一，但由于受纳粹病毒传

染，1933 年也成立了一个名曰“苏台德德国人党”的组织，其领导人是康拉德·汉莱同。当德国占领奥地利时，这个政党实际上成了柏林纳粹党的仆从。这正好成了希特勒出兵的借口。

然而，奥地利的灭亡并未引起英法政府的注意，他们反而对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更大的权力。

1938 年 5 月，出现了第一次战争危机。由于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计划泄露，加上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调兵，5 月 20 日下午，在布拉格的赫拉德欣宫，贝奈斯总统主持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实行部分动员，部分后备力量被动员了起来。捷克人已经做了打算，不准备不战而降。

英、法等国一看欧洲马上要爆发一场战争，惊慌失措，一面对双方施加压力，一面谋取缓和。

阿道夫·希特勒认为是受到了捷克人的侮辱，也受到了支持他们的巴黎、伦敦、莫斯科的侮辱，未从侵略已经受到了控告。当然，最令其丢面子的是贝奈斯总统，他决心进行报复。“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是我的不可动摇

的意志，”在国会上他大肆咆哮。他决意再次推出新的绿色方案。5月30日在新方案中头条醒目地写着“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

所谓“最近”，是指希特勒在命令中说的“最迟到1938年10月1日能够付诸执行。这是希特勒不惜一切代价为实现个人野心而确立的务见其成的日期。

希特勒的狂妄战争计划和侵略野心惊醒了德国的老将军们。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对付之于战争的计划深表反对。贝克在5月5日的条陈中说：“如果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就会引起欧洲大战，就会遭到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反对，而美国会再次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德国想胜利，是纸上谈兵。仅仅从原料缺乏这一点看，它也根本缺乏胜利的可能性。”

希特勒此时已进入了疯狂境地，坚持一意孤行。他下令，例行的秋季演习必须提前，以便军队能充分准备，随时可以出击，必须进行“空袭攻击”的特种演习。

希特勒的顽固不化，使贝克将军更加担心

战争的爆发。他决定不顾一切，劝服希特勒；或者把真相说穿，使迷雾中的人们，着了魔的人们清醒过来。7月16日，他再次给总司令勃劳希契上了最后一个条陈，他要求陆军告诉希特勒停止备战——

“在充分意识到这一行动的严重性而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迫切要求取消他对战争的准备并放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意图，除非军事状况有根本改变。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它是毫无希望的，这种意见也是参谋总部全体高级军官所共同具有的。”

贝克在把这个条陈递交给勃劳希契时，并且口头上进一步做了补充，“如果希特勒固守己见，陆军将领将采取一致行动，高级将领应全部辞职。”

德国陆军参谋总长一生中从来没有过、当时的德国人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彻大悟。他的眼睛洞察入微，看见了德意志民族所面临的危险事大，一个意气用事、不惜冒大战之危险而执意要进攻一个弱小邻邦的歇斯底里的元首可能归于失败事小。第三帝国的实质已经被

这位一度亲纳粹的将军看得一清二楚了。

当希特勒看到了条陈以后，他没有召见支持这一条陈的高级将领们，而是连续三天鼓动如簧之舌对他们的下一级军官进行训话。

8 月 4 日，亚当将军报告说西线只有五个师兵力，一旦法国进军，必定寡不敌众。然而希特勒对此却大动肝火，“我告诉你，将军先生，阵地必能坚守，不是三星期，而是三年！”可怜法国 18 个师竟然对此天赐良机而无动于衷。

8 月 18 日，贝克将军辞去了参谋长之职，本应是军届的一件大事，由于希特勒运用权术，封锁消息，外界竟然对此一无所闻。贝克的失败，不仅在于他个人，而主要是由于他的袍泽弟兄们骨头太软。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历史发展证明对于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摸得更准的是希特勒，而不是这位洞察一切的贝克将军。贝克虽然学识渊博，目光远大却没有料到英国和法国居然会硬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不干涉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希特勒在这一点上正是技高一筹，有着政治家特有的先见之明：张伯伦首相宁肯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而不肯参战；当然，法国也不会履行

它对布拉格条约的义务。

希特勒的眼睛不会错过任何微妙的变化。希特勒对5月14日纽约报纸上的一则电讯颇感兴趣。这家报纸报道了张伯伦在阿斯托夫人家里吃饭时的一次非正式谈话。据报道，这位英国首相说，一旦德国发动进攻，不论英国还是法国都不会支援；捷克斯洛伐克不能按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为了人类和平，英国同意把苏台德区划归德国，当然这一切取决于德国。德国人也看到，虽然在下院内对此提出了愤怒的质问，但张伯伦对此好象供认不讳。

8月3日，也就是里宾特洛甫通知德国驻外使节不必担心英国和法国会对捷克问题进行干预的那天，张伯伦派遣伦西曼伯爵，去捷克斯洛伐克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这次伦西曼出使的气味并不正常。虽然其出使名目上张扬是“应捷克斯洛伐克请求”，事实是张伯伦政府对捷克政府的强行要求。这仅仅是一句谎言罢了，谎言的背后则是一个更大的骗局。伦西曼要在捷克政府同苏台德人之间调解是不可能的，因为苏台德区领导人汉莱因不过是希特勒的傀儡而已。因此，所谓调停，是协同德国强迫捷克

政府答应希特勒要求的卑鄙花招。

伦西曼在苏台德区和布拉格之间，疲于奔波。一方面对苏台德人的要求满口答应，一方面将苏台德人的要求强加给布拉格政府。这位泛日耳曼民族的和事佬，深得纳粹头目的青睐。而捷克人对之目的并非蒙在鼓里，一位名叫费林格的政治活动家指出，伦西曼的使命是，“用以遮盖英国公民眼睛，使之看不到苏台德区被割让的一种掩饰物，苏台德区的命运预先在伦敦就被决定了。”

一方面是伦西曼的唇枪舌剑，一方面是希特勒的兵戎威胁。在8月份，德国动员了10万军队进行军事演习，德国飞机进入捷克领空进行骚扰更是常事。

希特勒制造舆论，以势欺人。8月23日，希特勒在基尔军港安排了一次军事演习，并邀请外国驻德武官参观，以炫耀自己的实力。法国空军参谋长在参观了德国飞机表演后惊恐万分，“如果九月底打仗，法国空军一定会一败涂地，连一架飞机都不会剩。”

希特勒软硬兼施，一方面以武力相恫吓，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说：“如果满足德国对捷克的

要求，它将别无他求，准备同英国达成广泛协议。”张伯伦再次表现出大度，一口应诺。

希特勒还同匈牙利政府暗中勾结，鼓动他们说：“匈牙利若想在捷克的宴席上分尝一脔，你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谁要想坐席，至少先帮厨。”而波兰呢？则一直紧紧尾随着希特勒。整个夏天，驻华沙的冯·毛奇大使都在向柏林报告，波兰不但不会让苏联假道援捷，而且对捷克也表示出了强烈的占有欲望。

德国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指挥部，正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忙着制定在10月1日向捷克斯洛伐克入侵的最后计划。

9月5日，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得不使贝奈斯总统改变策略，要挽救危亡，必须采取有力的手段。这一天总统在赫拉德欣宫召见了苏台德人的领袖孔特和西伯科夫斯基，通知他们以书面提出他们的全部要求。一切要求他全部答应。苏台德人一位领导人卡尔·赫尔曼·弗朗克惊讶地说：“天啊！到底怎么了，他们给了我们一切！”然而，这正是苏台德的傀儡和他们在柏林的主子所不希望看到的。9月7日，汉莱因受到指示，以捷克警察有过火行为为借口，而中断了同捷

克政府的一切谈判。

9 月 10 日，戈林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发表了露骨的法西斯演说，他说——

“欧罗巴的一块小小的地盘在折磨着全人类……这个可怜的侏儒般的民族（指捷克人）在压迫着一个文明的民族，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莫斯科和犹太鬼。”

贝奈斯总统可以说是临危不惧的，他在同一天的演说中心平气和，开诚布公，他的市民们依然秩序有条地生活着。

当然，表面的平静并不能完全掩盖当时捷克人骨子里的紧张。在捷克的威尔逊火车站和飞机场，犹太人争先恐后地想逃到一个安全地方去避难。防毒面具不久也都发给了群众。人们听说，法国政府因为看到有战争危险而惊慌失措；而伦敦的张伯伦正在考虑以牺牲捷克为代价换取希特勒的和平。

形势紧张，整个欧洲都在注视着希特勒，等待着他在 9 月 12 日晚上的讲话。然而，他在纳粹党大会上的演说虽然粗鲁激烈，充满了对捷克国家，特别是对捷克总理的恶毒咒骂，然而却并非是一份宣战书。他继续唱他的老调，要求捷

克政府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公平待遇。”

希特勒的一投足一举措，在当时都会产生巨大影响。苏台德区引起了一场叛乱，直到捷克政府采取强力戒严才得以平息。汉莱因偷越边境，进入德国，宣称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英国政府、法国政府暂时松了口气，四处活动，妄图以妥协来谋取希特勒的满足。

事情荒唐到如此地步，未经主人同意，一次小小的会议就把她肢解了……

“我的天哪！”希特勒在看到张伯伦的电报时不禁欣喜若狂。张伯伦，这位大英帝国的命运主宰人，这位六九高龄而又从未坐过飞机的先生居然肯降尊屈贵，不怕千山万水之阻隔，飞行7个小时到德国最僻远的伯希特斯加登来向他央求，他怎会不高兴呢？

1938年9月15日中午，张伯伦的专机降落在慕尼黑飞机场，然后乘坐一辆敞篷车至火车站转坐火车到达了伯希特斯加登。

当张伯伦出现在火车站出口时，迎接他的

是德国阴云密布的天气，以及站在高高台阶上的柏格霍夫伯爵，那架式好象一个臣子觐见皇帝。

在当年会见许士格尼的地方，这位大独裁者会见了犹大张伯伦。

希特勒首先讲话，像往常一样，大吹大擂。他强调说："不论用什么方法，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三百万日耳曼人都须重返祖国。他决不能容忍一个小小的二等国家把有一千年历史的强大的德国看作仿佛是次一等的国家……我今年四十九岁，如果德国为捷克问题而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我准备牺牲我壮盛之年的全部精力领导德国渡过危机……当然，如果因此而引起大战，我将表示遗憾。不过这种危险不会使我的信心有任何动摇……我已做好了战争准备，甚至是世界大战。其他国家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决不会退一步。"

希特勒大吹一阵后，猛然提出了他的建议，"请问，英国政府是否愿意由我们割占苏台德区？……按民族自觉的原则做出割让？"

"我可以代表个人说，我承认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则……我希望回到英国向政

府报告我的个人态度，并努力促成得以批准。”

自从张伯伦第一次做出投降姿态后，其他的一切在希特勒看来也就迎刃而解了。

会谈也让张伯伦感到沾沾自喜，因为希特勒向他保证：在他们两人再次会商以前，他不采取任何行动。首相对于元首是如此信任，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他说：“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希特勒凶狠无情，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在作了保证后可以令人相信的人。”

政治家、阴谋家擅长玩两面手法。在稳住了张伯伦以后，希特勒加劲地进行准备战争。未来的战争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至少当时德国方面这样认为，也这样准备去做。全国各地的军队重新核编，部分军团的行动时间表下达了。那些桀骜不驯但又深谙军事的老家伙又被重启用，用来防守两线。

政治方面也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德国不断对波兰和匈牙利施加压力，要他们积极参与分肥。德国人甚至想把斯洛伐克人也拉下水。汉莱因到处宣扬苏台德人“回归帝国之乡”。

9月22日，苏台德自由团在德国党卫队支援之下，侵占了德国边境上的两个捷克小城。同

一天，张伯伦再次飞往德国。人们翘首以待，战争还是和平？

这一次谈话，张伯伦首先发言，他说他经过努力，已使英国、法国、捷克政府同意希特勒的要求了。对于解决方法、苏台德区由捷克政府直接交给德国，杂居地区由一个德国人、一个捷克人和一个中立国代表三人委员会决定。好象希特勒的愿望全都满足了。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法国和捷克政府已协议把苏台德区转交德国？"希特勒问道。

"是的！"张伯伦做了肯定回答。

"但我得说声抱歉，由于过去几天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形成废纸。"希特勒冷笑着说。

张伯伦，这位"和平使者"千辛万苦建起的和平大厦，就纸牌一样经风一吹便倒了下来。

希特勒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当张伯伦打算灰溜溜地撤退时，希特勒又卖了个关子，"张伯伦先生，买你的面子，我暂且在日期上做一次让步。我很少向别人做过这等事，你是难得的一个，可以同意规定十月一日为撤离期限。"希特勒还对英国国外利益不受损害等方面给了张伯伦几个定心丸。

最后，希特勒保证，捷克问题是他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兴冲冲地携带使命返回了英国。

然而不仅英国部分国会议员强烈反对，而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拒绝了这一欺人太甚的要求，全国征召入伍者已近100万人。

希特勒则破釜沉舟，大喊大叫，说在9月28日下午2时以前得不到肯定回答，将在10月1日强行占领。9月27日下午，希特勒发出命令，令21个加强团，也就是7个师组成的突袭进攻队，从训练区转入捷克边境的出击点。

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法国也开始了针对德国的军事动员，形势对德国并不十分有利。于是希特勒不断给张伯伦施加压力。

张伯伦为了不使大英帝国因为一小小的捷克而陷入一场大战，为了不使人类文明在希特勒的铁蹄下化为乌有，他积极组织了慕尼黑会议。

9月29日下午12点30分，臭名昭著的阴谋会议在巴伐利亚的慕尼黑阴谋开场了。在这个曾经因啤酒馆政变而进入铁窗的城市里，希特勒却象一个征服者一样迎接了欧洲三大国的

首脑。

那天一大早，希特勒就到德奥边境去迎接墨索里尼。在到慕尼黑的火车上，在地图上指着捷克斯洛伐克，说不久将来也可能成为德国的一部分。

会议于12点45分在柯尼斯广场的所谓元首府里开始。没有人当主席，没有争吵，充满着“友好”气氛，充满了讨好的腔调。

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提出的一个书面建议，开始触及实质问题。“意大利建议”实则是一个德意志依照希特勒的要求共同商定的阴谋，但细节问题还不完善，因此与会者任务也就是推敲细节问题了。

“我想知道在苏台德区的公有财产转交给德国以后，由谁来赔偿捷克政府。”商人出身的前财政大臣张伯伦问道。

“根本没有赔偿！”希特勒十分激动。

“难道说，农民被驱逐以后，他们的牲畜也要被扣留吗？”张伯伦打算细细探讨。

“时间对于我们太宝贵了，我不想浪费在这些细枝末叶问题上！”看来希特勒火了。

“那么我要求有一个捷克代表出席会议该

不会过分吧!”张伯伦继续好象是争取平等。

“在我的面前，我不想看到捷克人的影子。”希特勒态度蛮横。

最后大家达成了妥协，可以有一位捷克代表等在隔壁房间里，随叫随到。那天下午会议上，果然有两个捷克人出现，但是被冷淡地带进了隔壁一个房间里。晚上，一名叫威尔逊的英国外交官把四国协定的要点通知了他们，并且交他们一张捷克人应立即撤出苏台德区的地图。

尽管两位捷克人再三抗议，但已经无可挽回。9 月 30 日凌晨一点，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和达拉第在协定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协定规定，在10 月 1 日德国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到 10 月 10 日完成对苏台德区占领。

当张伯伦象征服者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兴高采烈大肆渲染他挽救了一场战争时，布拉格总统贝奈斯则陷入了悲愤痛苦之中。然而，为了民族前途，9 月 30 日下午 12 点 50 分，捷克斯洛伐克带着对全世界的愤怒，向德国投降了。

贝奈斯总统在柏林要求下于 10 月 5 日辞职。这样原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成了孤独的受气者。这个

弱小的国家，随时面临被吞食掉的危险。

这对捷克人来说太残酷了，在经受了大恐慌后没有能够摆脱灭亡的命运……

希特勒虽然占有了苏台德区，但其野心对这点儿肉脔却不在意，他要求的是整个世界。顺者昌，逆者亡，希特勒残酷无情。

慕尼黑签字还不到10天，甚至苏台德区的和平占领还没有完成，阿道夫·希特勒就给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发出准备进占捷克斯洛伐克的密电。不过，这一次要大动干戈，武力占领。

就在这时，纳粹德国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德国的犹太人再次受到严重侵权。

事情开端是这样的。1938年11月7日，一名叫赫尔彻尔·格林兹本的犹太难民开枪刺死了巴黎德国大使馆三等秘书恩斯特·冯·腊特。这个小伙子的父亲不久前同其他犹太人一样被装在封闭式的货车车皮里押送至波兰。为了给父亲报仇，为了报复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他本意打算刺杀德国大使约翰内斯·冯·韦尔

兹克。由于出来接见的是那个三等秘书，因此这个可怜的三等秘书成了替死鬼。

11月9日，当举行完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庆祝会后，一项疯狂的排犹运动的计划出笼了。

11月10日凌晨1点20分，纳粹党和党卫队暴动开始。整个德国，这一夜充满了恐怖。几千家犹太店铺被毁，200余处住宅着火或被捣毁。近200家犹太人会堂着火，另有70多处完全被捣毁，有2万多犹太人被捕。死亡者重伤者累累，强奸处处都有。

无辜的犹太人由于腊特在巴黎被刺而受到的苦难还不仅仅是杀人、放火、抢劫。犹太人还得自己赔偿自己的财产损失。因为他们应得的保险金被没收掉了。而且法西斯还强加给他们一笔10亿马克的罚款以赎回他们可恶的罪行。

“不能再这样干了。这样我们受不了。我宁愿你杀掉200万犹太人也不要毁掉这么多值钱的东西。”戈林对暴动分子训斥道。

宣传部长说应当让犹太人来清除犹太会堂的废墟，把腾出来的地方用作停车场。他说一切公共场所都应杜绝犹太人出现：学校、戏院、电影院、休养地、海滩、公园、甚至森林都包括其

中。他建议铁路上要有专门给犹太人准备的车厢和空间，不过只有在全部亚利安人都有了座位后他们才可以用。

戈林听后哈哈大笑地说："好！要是火车太挤了的话，我们就把犹太人撵出去，或让他们一路都单独呆在厕所里"，……他又说："我们应当给犹太人一部分森林，好让那些长得象野兽的犹太人——大角鹿就有他们那样的鹰钩鼻子——经常使二者在那里会面。"

自从1938年11月9日这一个到处放火、全国沸腾的夜晚起，第三帝国就一心一意地走上了一条再也不能回头的黑暗野蛮的道路。虽然以前也有许多对犹太人的打砸抢杀事件，这些罪行，除了集中营里的家伙以外，大都是褐衫党的暴徒所为，至于国家当局则采取了视而不见，袖手旁观的态度。现在，政府开始出面公开组织和进行大规模排犹运动，在这样一个自嘘为有千年基督教和人道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里，如此野蛮的行为发生，不免使世界舆论震动。

当国内局势最后稳定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悲剧开始上演了。

当时，在纳粹鼓动下，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分裂运动十分紧张。如果分裂主义分子不镇压下去，元首可能会利用由此所引起的纷乱，进军布拉格。

捷克政府经反复思考，最后在对分裂主义分子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3月6日解散了卢西尼亚自治政府，3月9日又解散了斯洛伐克自治政府。3月10日总统哈查又下令逮捕了斯洛伐克的部分政府官员，并实行了戒严。

可怜，一向对柏林百依百顺的哈查政府仅仅表现出了一点民族倾向，却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灾难。

“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说道，“完全靠德国的恩惠才得以免于进一步被肢解。德国人已经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自制，然而捷克人却不知道感恩戴德。最近几周以来，情况变得无法容忍了。贝奈斯的阴魂又叫借尸显灵了。”

然而，那一小撮斯洛伐克人却在继续进行“独立”活动。1939年3月14日，斯洛伐克的那位被免职的总理从希特勒那里取得了支持，从元首那里领得一张独立宣言。虽然部分国会议员对“独立”心怀不满，但慑于纳粹的武力和

残忍而未敢声张。这样，斯洛伐克从共和国中分离了出来，共和国至此寿终正寝。

走投无路，仅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块捷克人土地的总统哈查先生，请求希特勒予以接见，以便能使这个民族苟延残喘下去。

由于哈查心脏衰弱而又年迈，不能乘坐飞机而乘坐火车，3月14日晚10点40分火车驶入柏林安哈尔特车站。

这位捷克总统受到了一个国家元首所应当享有的一切正式待遇。车站上仪仗队排列整齐，德国外交部长亲自迎接，并为哈查的女儿献上了一束鲜花。总统一行下榻在最豪华的阿德隆饭店。

大约夜里一点钟，希特勒接见了哈查总统，哈查总统为了人民的命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他摇尾乞怜，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因为他知道，德国的军队现在已经开进了捷克。

希特勒是钢铁心肠，怎么会产生恻隐之心呢！他说："我于上星期日，即3月12日，我已经做出了最后决定：让德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把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

哈查总统最后的一点儿希望破灭了，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残无人性的德国佬，半天说不出话来。

为了免于战火将捷克斯洛伐克烧得寸草不留，为了使人民少受战祸之苦，在纳粹的威胁恫吓下，哈查总统一筹莫展，急得昏了过去。

当时这些纳粹凶徒十分害怕这位精疲力竭的总统会突然死去。马上有医生给打了针。总统恢复了知觉后，冷冰冰的电话听筒塞到了他的手中，强令他同布拉格政府通话。他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捷克内阁并建议投降，除此以外只有鸡蛋碰石头！

1939 年 3 月 15 日凌晨 3 点 55 分，穷途末路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步履蹒跚地回到希特勒面前，在他自己国家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

至此，希特勒诡辩欺诈业已达到了顶峰。

希特勒签完字以后，兴奋异常，冲进他的办公室，拥抱了每一个在场的女人，高声叫道："孩子们！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我将以最伟大的德国人而名垂千古！"

这位狂人聪明一时而已，而没有料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末日就是德国末日的开始。从 1939

年3月15日的黎明开始，引向战争，走向失败，走向灾难的道路已经平铺在他面前了。他一旦走上这条道路，即使发现是歧途末路，已经身不由己了。

3月15日，清晨6点钟，德国军队大举进入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没有遇到一点抵抗。黄昏时，希特勒以征服者姿态进入了布拉格。就在第二天，他在赫拉德欣堡宣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德国的保护国。

至此，英国首相才从阿道夫·希特勒的谎言中醒悟过来。他回想起希特勒对他的历次保证：苏台德区是他在欧洲最后的领土要求，他不想要一个捷克人——他背信食言了。

张伯伦为了表示对英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道歉，在下院做了广播演说：

“现在他们告诉我们吞并这块土地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纷扰的局面逼出来的……如果那里有动乱的话，难道不是从外部煽动起来的吗？这到底是一场老的侵略的结束呢？还是一场新的侵略的开始呢？这到底是最后一次对一个小国的进攻呢？还是会有别的进攻继之而来呢？是不是这在事实上只是想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计划

中的一个步骤呢？……”

对于每一个读过《我的奋斗》的人来说，对于每一个看过一眼地图并且看到德国军队在斯洛伐克的新部署的人来说，或者对每一个曾经研究过过去12个月中希特勒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兵不血刃的征服的行动规律的人来说，希特勒的时间表上将以哪个国家为目标，已昭然若示。

战前狂澜阵阵，白色方案宣告了波兰的命运，大战在即……

当希特勒尝到了兵不血刃地占领他国领土的甜头后，欲望急剧膨胀。奥地利、捷克被占领以后，便瞄准了下一个目标——波兰。

波兰在希特勒征服欧洲的计划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波兰位于欧洲大陆东部，东连苏联，西靠德国，南临捷克斯洛伐克，北临波罗的海。正是由于具有优越的战略位置，所以历史上波兰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波兰人民的历史上充满了反侵略的斗争。一战后，波兰从沙俄、普鲁士、奥地利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组成了以波兰语

为主要语种的新的国家。

在希特勒眼中，波兰不仅是位置优越，而且资源丰富。占领波兰，既可以消除进攻西欧的后顾之忧，又可以把波兰作为将来入侵苏联的军事集结地和出发基地。他决定以但泽自由市为借口，由此入手，进攻波兰。这样，围绕着波兰问题就展开了大战前夕一场最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

但泽，位于北方波罗的海出海口，1793 年被普鲁士侵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辟为自由市，组织了自治政府，经济处于波兰支配之下，宗主权也属波兰。

波兰领导人约瑟夫·贝克上校和斯密格莱·利兹元帅，是一对昏庸糊涂的家伙。当希特勒入侵捷克时，趁火打劫，分得小块肉脔，得到了一小块土地。1939 年 3 月，当希特勒的马首指向波兰但泽时，他们慌了手脚。一面拒绝德国侵占但泽的领土要求，一面急匆匆向英国和法国求援。

希特勒见波兰态度强硬，而英法又宣布保证波兰独立，就 1939 年 4 月 3 日秘密指示三军于 9 月 1 日前准备动武。

5月22日，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结成钢铁同盟。两个法西斯大国的结合，大战有着一触即发的趋势。

就在“钢铁同盟”签订的次日，在总理府希特勒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一开头他就对军事首脑们说，德国的经济问题只有在欧洲取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后才能解决，而如果不侵略或不进攻其他国家的领土，是什么事情也办不到的。最后，希特勒说：“如果不流血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看来，只有时机成熟，希特勒就会象亡命徒一样扑向波兰。

现在，德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军事装备。51个师，其中包括5个重装甲师、4个轻装甲师、一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现代摩托化师。海军呢？拥有一支2艘2.6万吨的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7艘驱逐舰和47艘潜水艇的舰队。7艘舰艇、5艘驱逐舰、4艘重型巡洋舰和一艘航空母舰也即将建成。空军实力也十分雄厚，空军26万人。战争，对于希特勒来说，已经迫不急待了。

6月15日，德国陆军司令冯·勃劳希契按

照希特勒的指示，制定了陆军对波兰进行军事行动的计划。为了征服波兰，勃劳希契成立了两个集团军。南路集团军，包括第八军团、第十军团、第十四军团，由冯·伦斯德将军指挥，将从西里西亚发动进攻，以华沙为总目标，击溃抗击的波兰军队，以尽可能强大的兵力迅速占领维斯杜拉河两岸的华沙，目标在于同北路集团军合作，歼灭波兰境内一切敢于反抗的波兰军队。北路集团军包括第三军团、第四军团，其任务是打开一条走廊，建立同德国和东普鲁士之间的联系。勃劳希契说，在开战的当天，但泽就要被宣布为德国领土，并且将由德国指挥下的地方力量把它拿下。

同时，一项补充命令指出，为执行“白色方案”而部署部队的命令将在8月20日执行，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那一天完成。

6月22日，一份“白色方案的初步时间表”出现在希特勒的办公桌上，进攻波兰日期定于9月1日。

为了征服波兰，希特勒一面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对西方联盟采取分化瓦解方式，孤立波兰，同英国、法国进行讨价还价的游戏。

由于张伯伦、达拉第之流积极主张“祸水东引”，苏联提出的联合英、法，一致对德的方针并未付诸实践，而不了了之。不仅如此，英、法暗中仍然同德国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在此情况下，苏联不得不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来粉碎“祸水东引”政策。

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欧洲斗争形势出现了转折。

这一条约，使英法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暂时已不可能，打破了德意日三国对苏联的包围，为苏联做好战争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

苏联条约的签定也加深了轴心国之间的矛盾，使德意日一致投入战争成为泡影。日本认为德国违反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导致了对德国的强烈谴责。意大利认为受到了德国的轻视和侮辱。佛朗哥一看风向不对，宣布中立。英法两国大声叫苦。

然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仅仅是希特勒立下的一个骗人幌子而已。波兰的灭亡日期正一步步走近。

为了给入侵波兰制造借口，纳粹特务们奉希特勒指示，炮制了一个代号叫“希姆莱计划”

的阴谋。

党卫队的秘密警察利用集中营里的死囚穿着波兰陆军的制服向靠近波兰边境格莱维茨地方的德国广播电台发动假进攻，以此指责波兰进攻德国。8月初，希姆莱收到了150套波兰军服和若干波兰军小型武器。一切准备就绪。

执行者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赫尔莫特·瑙约克斯的年轻党卫队特务。他是秘密警察的典型产物，是一个有文化的匪徒。早在3月份，就曾在捷克制造过类似的事端。

与此同时，8月19日，希特勒命令21艘潜水艇奉命进入不列颠群岛以北和西北的阵地，战争已经扩大。

8月22日，在上萨尔斯堡，希特勒对他的将领进行了训话，要求他们在战斗中不仅要残酷无情，而且要狡诈多端。他还说，他很可能4天以后即8月26日就下令进攻波兰，请他们做好准备。

8月26日，戈培尔操纵下的宣传机器大肆渲染。报纸电台上狂叫："当心波兰！""华沙扬言要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柏林市一家大报上的标题

是："波兰陷于骚乱之中，日耳曼人家破人亡，波兰军队已推进到波德边境！"。一家名叫《十二点钟报》的标题是："这样的玩火行动太过分了，三架德国客机受到波兰人的射击，走廊地带许多日耳曼人农舍成了一片火海！"

希特勒的刀剑已出鞘，情况发生了变故。

事情是这样的。8月25日午后6点，柏林的紧张气氛有增无减。同国外的一切无线电及电话联系已经切断。德国外交部已用电报通知驻在波兰、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让他们要求德国公民以最快速度离境。柏林市中高射炮林立，轰炸机群隆隆从上空飞过，飞向波兰。看来战争已不可避免。

然而，就在这天下午6点前后，来自伦敦和罗马的消息却使希特勒倒吸了口凉气。

伦敦快电，"英波互助条约在伦敦签字了。"希特勒妄图使英国置身于波德战争之外的计划落空。他犹豫不定之时，来自罗马的消息完全使他改变了计划。

墨索里尼的信中这样说："至于一旦发生军事行动时意大利的实际态度，我的观点如下：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冲突又是局部化的，

那么意大利就会根据德国的要求提供一切的政治援助和经济援助。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后者的盟国又向德国展开反攻，那么我事先通知您，鉴于目前意大利的战争准备状况，我觉得最好在军事行动方面不采取主动行动。

不过，如果德国能立即把军事物资和原料交给我们，以便抵抗法国和英国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进攻，我们就可以立即参战。

在我们的历次会谈中，战争都预定在1942年，到那时，按照预先协商的计划，我在陆、海、空三方面将准备就绪。”

墨索里尼在最后一分钟的变卦，希特勒不得不重新考虑。在对墨索里尼和张伯伦进行了一番谩骂后，他果断决定：“一切军队调动必须停止，即使到了边境也必须停止。”

这时，希特勒决定静观局势，以待时机。

尽管英法领导人，反复多次受到希特勒的欺骗和愚弄，但由于他们患有天生的软骨症和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劣根性，为了免于战火烧耳，他们仍在费尽心思窜掇波兰政府早派代表同希特勒进行和谈。

在英国的软硬兼施作用下，8月31日，波兰政府指示它在柏林的大使利普斯基递交波兰政府的声明；这位大使可怜巴巴等了5个小时，最后以“非全权代表”为由，被里宾特甫强加于破坏和平谈判的罪名。更为可悲的是，当这位忍气吞声的大使回到使馆想向他的祖国报冤时，发现电话线已被德国人切断。

到此，1939年最后一周中，世界舞台上那些忙于协调波德关系的外交家们的努力已经成为徒劳，他们的活动已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因为希特勒在静静地观察了一周后，已经看清英法雷大雨小的本质，他们不会因波兰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他决定发动战争。

1939年8月31日12点，希特勒发出战争命令——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第三章　战争疯狂

阴险诡诈并不能解决一切，于是打出了自己的王牌——战争，以强凌弱，以势欺人。

波兰、比利时、荷兰、法国……纷纷在战争中败退，整个欧洲都陷入了一片恐慌和战火之中。

希特勒，狰狞面目，虎视眈眈，欧洲的邻邦成为虎口中的玩物。

战争、杀人、流血、掠地，看来一个庞大的“千秋帝国”已指日可待，阳光下的地盘要尽入希特勒囊中矣。

战争，疯狂的战争……

雷霆万钧之势：62个师，160万人，6000门大炮，2800辆坦克和2000架飞机……

波兰顷刻之间淹没在战火之中。

波兰人也许还在睡梦之中，他们在1939年8月31日晚入睡时是一片安详、宁静的夜。但是，9月1日他们再也找不到这种温馨了。凌晨4时45分，波兰人惊醒了，面对着的是德国法西斯狰狞的脸孔，是希特勒闪着寒光的眼睛……

德国法西斯出动了62个师，160万人，约6000门大炮、2800辆坦克和2000架飞机，以希特勒惯用的“闪电战”，突袭波兰。

波兰人民美丽的家园顷刻间千疮百孔、毁于一旦。

残忍的法西斯暴徒肆虐地摧残着波兰……

进攻占领波兰，这是希特勒早已梦寐以求的事情。可以说，希特勒自从在德国执政，就把波兰看作是嘴边的一块肥肉，不吞吃下去，希特勒就永远不会安宁。

波兰地处中欧，是欧洲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向东可以入侵苏联，而从此南下则可垂手而得巴尔干半岛，波兰历来就是世界大国争夺的对象，却也难怪希特勒对它“垂涎三尺”。

希特勒在他的腊斯登堡暗堡——“狼穴”里，眼前摆着欧洲全图，他的绿幽幽的小眼睛逡巡着整个欧洲。他无时不在想他的欧洲迷梦：用他的大炮轰碎整个欧洲，用他的坦克在欧洲踏出一条“第三帝国”的光辉大道来。那时，希特勒已不仅仅是德意志帝国的元首，而将是整个欧洲的主宰一切的君主，手中控制着的是欧洲的命运……

最后，他的眼睛盯在了波兰，波兰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要想争夺欧洲霸权，第一步就是把波兰吞下。

希特勒眼睛一下子发出亮光，仿佛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他的血液在全身沸腾起来。一刻也不想挪开他的目光……

他在办公室里大步徘徊，仿佛他脚下的地板不是在柏林，而是正踏在波兰首都华沙……

他大喊道：“来人，把将军们都给我叫到这里来。”

不一会儿，希特勒的得力干将戈林、希姆莱、勃劳希契等人都汇集到了“狼穴”。

1939年4月3日，希特勒侵略波兰的作战计划“白色方案”彻底出台。

德国法西斯开始了进攻波兰的一切军备工作。1939年的整个夏季，德国的各项备战工作都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着。德国所有的军火工厂昼夜开工，坦克、飞机、军舰、枪炮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军队取消了假日，日夜进行操练；军队的陆、海、空三军将领们反复研究着每一个具体的作战计划……

希特勒指出：“一切努力和准备工作必须集中于发动巨大的突然袭击”。“东线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摧毁波兰陆军”。“除了在西线防卫需要的部队外，空军主要力量应使用于对波兰的突然袭击”。整个作战计划都贯彻着希特勒的“闪电战”战略战术原则。

在不断加强军备的同时，希特勒开始为侵略波兰寻找借口。

德国使在3月份挑起的但泽问题更加激化，法西斯分子在但泽肆意破坏，德国政府却不许波兰政府控制局势。

5月23日，希特勒在三军首脑会议上指出："但泽根本不是争执的中心问题。中心问题是要把我们的生存空间向东方扩张，是要得到我们的粮食供应，是要解决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这充分暴露了希特勒的贪得无厌的"雄心壮志"，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一个但泽问题，也不是一个波兰问题，他需要吞吃掉的是整个欧洲，继而整个世界。

希特勒恶狠狠地说："要进一步取得成就，不流血是不行的"。此时，希特勒要发动战争、要杀人的血腥本质充分显现出来。

8月11日，希特勒威胁波兰："如果波兰人敢动一个小指头的话"，他就将用"强大的武器以雷霆万钧之势压下去"。表示他将立即会发动战争。

此时，德波之间已如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8月31日晚，150万德国法西斯军队在夜色掩护下，悄悄接近了波兰的前沿阵地。

为了进一步欺骗人民，希特勒此时又耍了一个花招。在晚上九点左右，希特勒利用德国广播电台呼吁波兰要和平。而同时，希特勒的代号

为“罐头鹅肉”的行动开始了。一伙法西斯党卫队队员伪装成波兰士兵，袭击了位于德波边境的格莱维茨电台，“打死”了数十名德国士兵(实际这是十几个德国囚犯，被注射了麻醉药，躺在地上装死)，然后占领了电台，并用波兰语广播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挑衅”声明。希特勒有了战争“借口”。

深夜12时30分，希特勒正式签署入侵波兰的作战命令。

9月1日凌晨4时45分，德军终于以强大兵力突袭波兰。希特勒全身戎装(希特勒在和平时期坚决反对穿军装，这是他第一次穿上褐色军装，他的左臂没有戴纳粹的卐字袖章，而是戴党卫队的臂章。他穿着这套军装直到失败)他大声宣布，因为波兰人“入侵”，“我们已从5时45分起开始还击!”

这时，波兰进入了灾难之中，“天空中，德国机群吼叫着飞向自己的目标：波兰的部队、军火库、桥梁、铁路以及不设防的城市。几分钟之后，这些飞机就要使波兰人不分军民第一次尝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来自空中的突然死亡和毁灭的滋味，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恐怖，在此后

6年间欧亚两洲千百万男女老幼将经常处于这种恐怖之下。而在核弹出现之后，这种恐怖将以完全毁灭的阴影笼罩着全人类。”

在法西斯的强大进攻面前，波兰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太大而难以取胜。波兰陆军总人数共有100万人，拥有约900辆坦克，500多架飞机；而德国有陆军大约260万人，坦克3190辆，飞机4400多架。所以就力量对比来看极为悬殊。

波兰对于德国希特勒就如同一只羔羊面对着的是一只凶恶的豺狼。

美国人威廉·夏伊勒这样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战马与坦克搏斗！骑兵的长枪与坦克的大炮对抗！尽管波兰人英勇顽强，但在德军的进攻下却归于土崩瓦解。这是他们，也是全世界第一次领教闪电战的滋味：突然的奇袭；成群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头顶上吼叫着，进行侦察和袭击，散布着烈火，制造成恐怖；斯图卡式战斗轰炸机俯冲时发出凄厉刺耳的声音；整师整师的坦克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一天推进三、四十英里；能够迅速开炮的摩托化重炮甚至在坎坷不平的波兰道路上也能以每小时40英

里的速度滚滚挺进；连步兵也行动神速，150万乘坐机动车辆的大军，通过错综复杂的无线电、电话和电报网所组成的电讯系统统一指挥，协调行动。这真是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机械化大屠杀。

不到48小时，波兰空军就被摧毁了。500架第一线的飞机大部分没有来得及起飞就在自己的机场上被德国的轰炸机炸毁了。地面设施全部被毁，大多数地勤人员死得死，伤的伤。……

不到一星期，波兰的陆军就被击溃了。波兰未来得及动员的35个师，绝大部分不是被击溃就是在包抄华沙的钳形攻势下陷入重围。……

对于这个政府和这个自尊的民族来说，一切都完了，只有那些仍旧坚持不屈的部队的士兵还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刚强精神继续牺牲……。

9月28日，华沙陷落，波兰被占领。

希特勒的双脚终于踏上了华沙的土地！

希特勒以他的举世震惊的武功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使地球上的人类进入了一种劫难之中。

纳粹瘟疫从波兰作为正式开始流行于地球

之上。

希特勒的致命弱点——两线作战；不诚实的盟友演出了“奇怪战争”；“狼穴”中的希特勒大喜过望。

希特勒在进攻波兰时，他很清楚他的致命弱点所在：如果英、法在它西线发起进攻，则德国就会面临两线作战之苦，这是每一个军事家最忌讳的。

希特勒在“狼穴”中的日子不好过，他提心吊胆，战战惊惊地等待着任何一个可能从西线传来的坏消息。

但是，事实证明希特勒的担心是多余的。

英、法是波兰不诚实的盟友。

当波兰人民为自己的美好家园而浴血奋战时，英法军队则躲在钢筋混凝土工事后面，喝着香槟酒，仿佛在欣赏一个游戏，坐视弱小的波兰被法西斯瘟疫摧残着……

这就是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的咄咄怪事——奇怪战争。

英、法一度大肆吹嘘是波兰的亲密盟友，尽

管后来证明自己是不诚实的盟友。

在“慕尼黑阴谋”后，希特勒的野心已逐渐暴露，这引起英、法等国人民的不满，纷纷抗议政府的绥靖政策。

这时，法国总理达拉第和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外强大压力下，为了确保英法等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英法结成同盟，共同防御德国。

同时，为了法英自身的利益和“祸水东引”，先后与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国签订了互助条约和互助声明。

英法这样做，显然是迫不得已，张伯伦自己也开始怀疑绥靖政策了。他目的是逃避人们对绥靖政策的指责，稍微安抚一下国内外人民的情绪，同时笼络欧洲小协约国。

既然订立了条约，就必须做出一些样子来看，于是，张伯伦又被迫演了一些毫无作用的“大戏”。

1939 年 3 月 22 日，张伯伦在英国下院代表英法两国政府宣布对波兰的安全和独立无条件予以支持。“如果一旦发生显然威胁到波兰独立的行动，而波兰政府认为必须全力予以抵抗，英王陛下政府将认为自己有责任立即给予波兰政

府全力支持……法国政府已授权我明白表示，它在这个问题上与英王陛下政府采取相同的立场。”

张伯伦的这一保证，使希特勒勃然大怒。虽然英国对波兰的担保并无多大意义，但在于希特勒看来则是大逆不道，他已经丝毫不把英法看在眼里了。“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绕室狂走，攥着拳头使劲捶大理石的桌面，他气得咬牙切齿，嘴歪眼斜。他大骂英国人，‘我要给他们点苦头尝尝，教他们受不了！’”。等到4月1日，希特勒在威廉港举行的战斗舰“蒂尔比茨号”下水典礼上发表演说，“他十分激动，演讲内容几乎全是针对英国的。他重申，德国要求在自己的生存空间有自决权，不必去征求他人的意见。”

希特勒的行动照样进行，4月3日，进攻波兰的“白色方案”出台，可以说，英法的态度丝毫未阻止希特勒狂妄的野心。

希特勒通过各种渠道的情报判断，估计尽管英、法对波兰作出了信誓旦旦的保证，但在实际上不会介入战争。希特勒决心行动了！

9月1日，突袭波兰的“白色方案”具体实

施了。

英、法对希特勒的“胆大妄为”吓傻了，他们没有料到希特勒势力如此强大，行动如此迅速！

英、法政府对波兰作出决定担保，但实际上只是“空头支票”，波兰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英、法、波所谓的同盟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联合而已。

英国迫于舆论压力，宣布对德战争，但整个9月间，欧洲大陆上还看不见英国军队的踪影。直到战争进行了一个多月，英国迫不得已只好“象征性的帮助”，在10月3日起，才勉强向法国派遣了四个师的兵力驻扎在法比边界。

而法国则更为缓慢。“事实上，四分五裂的法国内阁在上个星期经过了重重难关，才勉强决定首先要履行法国对波兰（同时也是对英国）所承担的义务。”

当9月3日，英法联合通谍希特勒，要求他从波兰撤军时，希特勒还确实吓了一跳，他最害怕英、法联军此时动手。据德国政府翻译官施密特追述说：“当我进入里面房间的时候，希特勒正坐在办公桌前，里宾特洛甫站在窗户旁边。他们俩都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我走进去。我在希特

勒的办公桌前不远的地方站住，接着就慢声向他翻译了英国的最后通谍。当我译完的时候，房间里一片死寂。

希特勒坐着一动不动，瞪起两只眼睛望着前方……停了一会没有动静，这会儿功夫就象一百年一样长；然后，他转过脸来朝着仍然站在窗子旁边的里宾特洛甫说：现在怎么办？问这话时希特勒摆出一副凶恶的面孔，意思好象是在抱怨他的外交部长使他对英国方面可能的反应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希特勒的担心不是没有多余。希特勒进攻波兰时，在西线仅由23个师防守，其中大部分是训练很差的后备部队和本地防御部队，只有11个正规师。有人形容这样的防守是“只是一道纸屏”再恰当不过了。

而这时西线的英法联军则达115个师，法国就有野战军65个现役师和45个后备师。英法联军则象一把锋利的尖刀。“要是法国野战军有广阔的战线上……发动大规模进攻，那么，他们几乎毫无疑问会突破边界”，“几乎可以肯定毫无困难地推进到莱茵河”。

但是，可惜的是这把锋利的尖刀始终没有

捅破这一道纸屏！

当德军势如破竹地进攻波兰，波兰军队向英法军队发出十万火急的增援要求时，英法置之不理。英法联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秉乘政府意图，严令军队“必须静待敌人进攻，并在由堡垒和壕堑构成的无法突破的延伸线前遏制住敌人”。

这样，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快结束，英法没有派一兵一卒支援波兰。

强大的英法空军进行了一次“行动”，向德国空投了一些宣传品。其余则什么事也没有干。

115 个师的军队设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马其诺防线背后，喝着香槟、啃着面包，欣赏着德国法西斯对波兰的蹂躏……

正如英国将军 J·F·C·富勒所说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陆军，对峙的不过 26 个（德国）师，却躲在钢筋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人消灭了。”

从 1939 年 9 月 3 日英法对德宣战，到 1940 年秋天，英法联军始终没有同德国发生过一次真正的战斗，仅仅在战争进行到了三个月之后，

英国才死了一名外出巡逻的班长。

这样导演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著名的“奇怪战争”。它还有好多好听的名字，如美国人称做“假战争”，德国人叫“静坐战争”，英国则定义成“朦胧战争”。

不管什么名字，反正英法发动的这场“奇怪战争”使希特勒欣喜若狂。

他终于放心的将西线的眼光收回来，全部精力放在了对波兰这只可怜的羔羊的吞吃上。

最苦的莫过于波兰，他们直到灭亡时才清楚对他们信誓旦旦的盟友却不那么诚实。

英法放任了纳粹瘟疫，他们丧失掉了一个清除的机会，终于使它在欧洲迅速蔓延，最后危及到英法本身。

希特勒挥戈西向，所向披靡；英法的调情引来了狰狞的恶魔……

希特勒在占领波兰后，一方面狼吞虎咽地吞食波兰，一方面将他的目光转移到了身后的猎物。

英法惊慌失措，和希特勒的调情不但没有

任何结果，反而引火烧身，引来的是凶恶的战争恶魔。

纳粹的“祸水”没有东流，而是滚滚向西而来……

一时间，西欧又成为纳粹瘟疫的“乐土”……

希特勒的目的不仅仅是一个波兰，而是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如果有可能，给他统治整个宇宙他都觉得不过份。

这是一只贪得无厌的恶狼，疯狂地吞食着它能捕获到的一切猎物。

德国占领波兰以后，马上把大量军队转向西线，一时间，西线边境陈兵百万。

早在1939年10月9日，希特勒就指示陆军总司令部制定入侵西欧的“黄色方案”。

同时，希特勒还发动了和平攻势，10月6日，希特勒发表声明说：“为什么英、法现在要打仗呢？没有理由要打仗。德国对西方并无野心。”并且声称：德国和法国目前的边界是最后边界，对于英国，德国只想收回它过去的殖民地。

希特勒建议进行和平谈判，“英国人可以得

到和平，如果他们想要的话”，但和谈必须先承认一个事实：“波兰不可能重新站起来了”。

而暗地里，“元首计划在西线发动进攻”。9月27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召集武装部队的司令官们开会，他决定：“尽快在西线发动进攻，因为法、英联军还没有作好准备”。而据劳希契回忆“他甚至规定了进攻的日期——11月12日。毫无疑问，那一天希特勒被华沙终于投降的消息冲昏了头脑”。

希特勒的“黄色方案”目的是：德国的主攻方向和突破点放在法比边境的右翼，经过荷兰进入比利时北部和法国北部，击败索姆河北岸的英法联军，直接占领英吉利海峡各港口，切断英国同盟国之间的联系，迫使英法求和。但由于英、法此时已有所准备，同时，德军的作战计划落入了英法手中，希特勒被迫推迟实施“黄色方案”。

在这一期间，希特勒的魔爪伸向了北欧。

北欧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占领北欧，可以有效地防止英法从海上封锁德国，保证侧翼的安全。同时，可以保证从瑞典输入的铁矿能经过挪威港口运进德国，并把挪威一带海岸作为袭

击英国的海军基地。

这又是一块肥肉，到了嘴边岂能让它溜掉！希特勒向猎物动手了。

按照常规，希特勒又照例先放一阵和平的烟幕弹。1939 年 5 月 31 日，希特勒和丹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保证德国不侵略丹麦。9 月 20 日，德国照会挪威；德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侵犯挪威领土。

而同时，希特勒加紧了战争准备。1940 年 3 月，希特勒举行了“威塞尔演习”，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丹麦和挪威。“斯堪的纳维亚局势的演变要求我们作好一切准备，以便用国防军的部分力量占领丹麦和挪威，借以防止英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的进犯，保证我们在瑞典的矿砂基地，扩大海空军进攻英国的阵地”。

4 月 2 日，希特勒调动了 7 个加强步兵师和一个摩托化旅，约 14 万人，浩浩荡荡向边境推进。同时，1300 架飞机和 234 艘舰艇也不怠慢，直抵边境。

4 月 9 日上午 4 时 20 分，希特勒向丹麦政府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丹麦“接受德国的保护”，必须在一小时内答复。同时威吓丹麦

“任何抵抗应该受到而且必将受到一切可能手段的镇压”。

4月9日5时15分，德军开始侵入丹麦。丹麦是一个小国，人口只有400万，全部军队只有一支弱小的国民兵。丹麦国王屈服了，于早晨6时宣布“在德国的保护下维持中立”。

德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哥本哈根。

但德军在进攻挪威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4月9日上午5时20分，德国政府向挪威递交了一份和给丹麦内容相仿的最后通牒，要求挪威立即接受“德国的保护”。

“我们决不自动屈服，战斗已在进行”，5时52分传来了挪威政府的坚决答复。

希特勒恼羞成怒，决心啃下这块“骨头”。

德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德国舰艇封锁挪威海域，机械化部队迅速挺进挪威领土，空军空中轮番轰炸各大城市，并空降伞兵。

挪威军队虽然进行了英勇自卫，但由于势力悬殊太大，并且挪威政府把国家的安全寄托在英国的援助上，直到德军入侵前几个小时才发布动员令。在德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突袭下，措手不及，节节失利。

这时，挪威出现了法西斯分子，头目是维德孔·吉斯林，在1931年到1933年间任挪威的国防部长，挪威法西斯政党“国民大会党”的主席。当德军进攻挪威时，吉斯林分子组织了“第五纵队”，可耻地投入到德国法西斯的怀抱。

当德军疯狂进攻挪威首都奥斯陆时，吉斯林分子破坏了火力强大的奥斯卡斯堡炮台，并且占领了电台，向人民进行反动宣传。驻守在纳尔维克港的吉斯林分子——挪威军队司令康拉德·孔德洛一枪未发就宣布投降。

吉斯林分子的卖国行为，激起挪威人民无比愤怒和强烈谴责。人们痛恨吉斯林，后来，吉斯林的名字便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在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下，挪威政府被赶得四处逃奔。从奥斯陆逃亡哈马尔，最后流亡英国伦敦。

到6月10日，德国法西斯彻底占领了挪威全境。

在这次战斗过程中，挪威迫切要求得到英法的援助。但是，英国海军并没有很好阻止德国舰艇驶进挪威水域。在德国军队占领挪威各个港口后，英法也没有马上援助挪威。这样一直到

4月14日，英法联军才开始缓慢行动，在挪威北部的纳尔维克附近登陆。

但这次行动命运不佳，一登陆就遭到德国空军部队的狂轰滥炸，损失惨重，只好大规模后撤。此后一直没有取得优势，战争主动权始终被希特勒控制在手里。

6月7日，英法联军被迫全线撤出挪威。

但这一次征服挪威，希特勒不是很满意，挪威这块“硬骨头”使他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陆军伤亡达5296人，军舰被击沉20艘（包括重巡洋舰一艘，轻巡洋舰2艘，驱逐舰11艘，潜艇6艘）。

但希特勒毕竟胜利了，达到了他的征服北欧的目的，夺取了德国从海上进攻英国的前哨阵地。

在希特勒眼中，任何“硬骨头”他都要啃，他不相信还有什么东西能硬过他的锋利的牙齿。

希特勒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吞下挪威，咽下丹麦，只是稍微充了一下饥而已，他还没有吃饱。

他的思维早已飞向了西欧——这一块大的

"肥肉"。

希特勒凶相毕露，"必须以闪电的速度……用武装力量占领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无需考虑中立声明。"

希特勒在吞食着北欧挪威和丹麦的同时，贪婪的眼光又开始寻找西欧的目标。

现在轮到西欧的生灵要遭到大劫难了。

英、法等国在希特勒狰狞的面孔前，方觉大梦初醒。可惜，原先好多好多的预防纳粹瘟疫的机会都丧失掉了。

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领导人"张伯伦淹没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谴责声中，张伯伦被迫辞去了首相职务。

1940年5月10日，有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正式成立，年满56岁的丘吉尔满怀信心地出任首相。

新政府组成都是极力反对绥靖政策的人选。人民相信丘吉尔会给英国的军事、经济、外交事务带来新的生机，认为联合政府的成立无异是向德国投下的一枚炸弹。

丘吉尔在就职演说安慰了英国人民的心。

“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

英国从此开始走上了毫不妥协的反法西斯的道路。

英国丘吉尔首相组阁也使希特勒大吃一惊，过去软绵绵的张伯伦不见了，“丘吉尔入阁。这意味着战争真正开始了。现在我们才开始同英国作战。”

法国的情况却不尽人意，达拉第政府于3月21日倒台。但事实证明，法国的政党制度应付不了目前的民族危机。达拉第下台，但不离阁，后还任法国国防和陆军部长。雷诺接替达拉

第组阁，却无任何实权。实权一直操纵在激进社会党的手中。这一政府在后来的战争中导致法国迅速溃败。

英、法新政府这时都面临着希特勒这股滔滔“祸水”。

希特勒将原来的“黄色计划”进行了修改。德国准备在法比边境的右翼发动进攻，在马其诺防线进行佯攻，牵制法军，然后把进攻法国的突破点放在法比边境的中央，绕过马奇诺防线，经过卢森堡，用庞大的装甲部队突破阿登山区，出其不意地给英法盟军以沉重的打击，然后突破色当法国防线，跨过马斯河，直趋英吉利海峡，迫使英法盟军和比利时军队落入德军包围圈。

按照这一计划，德国就首先必须占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个低地国家。

厄运降临到了这几个小国的头上。

1940 年 5 月 10 日，“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天刚破晓不久，驻柏林的比利时大使和荷兰公使被召到外交部。他们得到里宾特洛甫（德国外交部长）的通知，德国部队即将开入他们的国家，以保卫他们的中立，抵御英法军队即将进行

的进攻——这正是一个月以前对丹麦和挪威所提出的同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

德国对两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不要作任何抵抗。一旦抵抗，一定会遭到粉碎，而流血的责任，“完全要由比利时王国和荷兰王国的政府负责”。

人们不会忘记以前德国的保证。当比利时、荷兰这些国家随着欧洲形势的变化宣布中立时，德国政府多次提出：“愿意保证并承认两国领土的不可侵犯的中立”。

现在，希特勒又在演他的口是心非的“旧戏”。

1939 年 5 月 23 日，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说：“必须以闪电的速度……用武装力量占领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无需考虑中立声明。”

10 月 7 日，希特勒授意各个集团军司令，“作好立即进攻荷兰和比利时领土的一切准备，如果政治形势有此要求的话。”

10 月 9 日，希特勒在第 6 号指令中说：“作好……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发动进攻的准备。这次进攻必须尽可能迅速有力地进行……目标在于尽量夺取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

部的广大地区。”

而在挪威战斗尚未结束时，希特勒就着手做好实施“黄色方案”的准备。

“在北海至瑞士边境800公里的西部防线上，德国集中了136个师（包括3000辆坦克的10个坦克师、七个摩托化师，3800多架飞机），分别从三条战线向低地国家和法国发动攻势。”

“与此同时，德国出动大批飞机猛烈轰炸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的所有机场，随之空降部队迅速着陆，占领机场、桥梁和重要战略据点。陆军所有部队潮水般地向北海至马奇诺防线发动了全面攻势。”

“奇怪得很，一直到1940年上半年，西方两大强国英国和法国却在睡大觉。它们的参谋总部不相信布鲁塞尔和海牙传来的警报。伦敦方面当时正忙于应付持续了三天的内阁危机，这个危机到5月10日晚才由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首相而得到解决。英法两国的总部一直等到德国轰炸机在头上的咆哮声和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刺耳尖叫声冲破了春天黎明前的宁静的时候，才得知德国的进攻。过了一会儿，天大亮了，又从荷兰和比利时政府那里收到拚命求

救的呼吁，后者曾把盟国疏远了8个月之久，而没有同它们采取一致步调，进行共同的防御措施。”

盟军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强大兵力面前不知所措，尽管兵力并不弱，但没有统一的指挥，作战保守，不能充分协调自己的计划和力量。结果在法西斯进攻面前一败涂地。

据希特勒的副官尼·冯·贝洛回忆说：“进军的头四、五天所取得的胜利是连领袖、陆军和空军想都不敢想的。在对付敌人的空军和陆军方面，我国轰炸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炸毁了敌空军60%。我们集中向前推进的摩托化部队势不可挡，迅速攻克迪南和色当附近马斯河上的通道和桥头堡。荷兰和比利时的敌人到处溃退。……”

荷兰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这大大出乎希特勒的预料。“荷兰军队的抵抗力已经证明比预料为强，由于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考虑，必须迅速粉碎这种抵抗。”

在鹿特丹的战斗尤为激烈。“德国空军对鹿特丹进行了猛烈的轰炸，鹿特丹顿时变成一片火海，25000幢房屋被摧毁，800人死亡，数千

人受伤，78000人无家可归”。

最后，在希特勒暴力下，荷兰于5月15日上午11时，与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从5月10日至5月15日，仅仅5天时间，荷兰就被德国法西斯所征服。

荷兰既已投降，比利时和法国以及英国远征军的命运也就决定了。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于5月28日清晨投降。

荷兰和比利时等西欧小国的灭亡，使希特勒的胃口越来越大。

接下来则是英、法的倒霉时刻来临了。

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在此屈膝投降……22年后，历史却演出了相反的一幕。

希特勒坐在了这节车厢里——1918年的停战协定就是在这个车厢里举行的。

希特勒坐在了这把椅子上——1918年福煦坐过的那把椅子。

希特勒也是来签定一个停战协定——1918

年也在这里签订过一个停战协定。

……

所不同的是，对象彻底地变了，1918 年的战胜国现在是来接受投降的。

历史做了一个恶作剧。

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国开始了对法国的战斗。

“这一扇形地区没有危险”，法国总元帅贝当对法比边境的阿登山脉非常放心，认为这里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正是“天险难度”的阿登山口却成了德军入侵法国的主要突破口。

德国“A”集团军群是德国精锐部队，拥有 5 个装甲师（德国当时共有 10 个装甲师），在阿登山脉大胆穿插，挺进法国。

德国这只“A”集团军群以克莱斯特的装甲兵团作先导，采用闪击战术发动进攻。克莱斯特命令部队：“不得休息，不得松懈”，“利用首战出奇制胜，务使敌人乱作一团”，“心中只记住一个目标：突破”。

在阿登山区，德军只是遇到了法国骑兵和比利时轻骑兵的轻微抵抗，便“象汹涌的潮水一般向前前进”。

5月11日，德军渡过塞穆瓦河。

5月12日，德军攻占色当。

5月14日，德军全部渡过马斯河。

德军从此势如破竹，直逼法国巴黎。“希特勒一路上兴高采烈，他毫不怀疑自己可以旗开得胜”。德军“军队的士气高涨，士兵们充满胜利的信心。”5月9日希特勒作的战前动员给他们打足了气。“今日开始的这场战争决定着德意志民族今后1000年的命运。现在履行你们的任务吧！德意志民族和你们站在一起，向你们祝福。”

相反地，在法军却出现了极为消极悲观的思想。5月18日，雷诺任命84岁的老元帅贝当担任内阁副总理，企图挽回败局。（贝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名震一时的宿将，曾指挥凡尔登一役扭转败局。）法国人民对他希望很大，但此时贝当却极力主张向希特勒议和来保全法兰西。5月19日，雷诺又任命魏刚（他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久负盛名的老将）担任法军总司令，“他的名字在整个法国再次点燃希望的火焰。”但这时魏刚却是军人中的保守派和失败主义的代表。他认为：英法继续抵抗是徒劳的，“不出

三个星期，英国就会像小鸡一样，给拧断脖子”。由这两个人来决定法国的命运可想而知。

德军继续前进，“A”集团军群一部分掉头北上，另有一部分德军从布鲁塞尔而来。这样，就把在佛兰德作战的36万英法联军围困在敦刻尔克。于是出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著名的“奇迹”。

这时，36万盟军危在旦夕，马上就有被吃掉的危险。

然而，奇迹又发生了，希特勒又一阵“心血来潮”而“大发慈悲”。他命令所有进攻的陆军部队一律停止前进。

这时谁也不清楚希特勒的意图是什么，但这对于盟军却是一个天赐良机。“不管希特勒出于何种动机，他的命令给联军尤其是英军，提供了死里逃生的机会。”

英国政府组织了这次奇迹般的撤退工作。所有的救生艇、拖船、快艇、渔船、驳船、平底船……所有能利用的全都利用上了。一些渔民、船员、驾驶员都自动组织起来，参加救援工作。在夜幕笼罩下，无数小型船只象潮水一样涌向敦刻尔克海面。

英国海军部发出通知，执行“发电机计划”，这是敦刻尔克撤退计划的代号。

5 月 26 日晚 7 时，希特勒取消了停止前进的命令。27 日，德军开始从西面和南面进攻敦刻尔克。但英法联军早有防备，德军陆军进攻很困难，空军取得成效也不是太大。

英法盟军紧锣密鼓地进行撤退。

5 月 27 日，撤走 7700 人。

5 月 28 日，撤走 17000 人。

5 月 29 日，撤走 47000 人。

5 月 30 日，撤走 53823 人。

直到 6 月 4 日，盟军共撤走了 338226 人。比原先海军部预想的 45000 人多了将近 10 倍，这对盟军是一个惊喜。正是这 33 万多盟军士兵，在以后的战争中起了核心作用。“他们已经溃不成军，绝大部分部队当时的狼狈情况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他们都经历了战斗的考验；他们知道，他们如果得到适当的装备和充分的空军掩护，是能够抵抗德国人的。他们大多数人，当装备方面能与德国并驾齐驱的时候，终于证明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就是在离他们被救出来的沙滩上不远的英吉利海峡海岸上。”

但这次撤退损失惨重。英国有240艘船只被击沉，180架飞机被击落，远征军丢下了共1200门大炮、1250门高射炮和反坦克炮、6400支反坦克枪、21000挺机枪和75000辆摩托车辆、700辆坦克、130000辆汽车。

敦刻尔克撤退后，德国法西斯向法国展开全面进攻。"德军在'胜利的混乱'中，象潮水一般地涌过法国。混乱的发生是因为他们的人数那么多。行动那么迅速，路线又常常互相冲突。6月10日，法国政府匆忙离开巴黎。6月14日，这个未设防的伟大城市，法兰西的光荣，被冯·库希特勒将军的第十八军团占领了。巴黎铁塔上立即高悬起卐字旗。6月16日，雷诺辞职，他的政府已经逃到波尔多，贝当接任总理，贝当在任职的第二天，就通过西班牙大使向德国要求停战。"

在敦刻尔克撤退以后。"为了跟胜利者同桌而坐，我得让1000人死掉。"意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乘机趁火打劫，于6月10日宣布意大利对法宣战，第二天，墨索里尼集中了32个师的兵力，在阿尔卑斯山发动进攻，从而加速了法国的灭亡。

6月17日，贝当要求停火，希特勒复仇的机会来到了。

6月21日，希特勒约法国代表团进行谈判。希特勒别有用心地选择了一个好的地点——正是1918年德国战败签约的地点。

“希特勒向纪念碑投了一瞥，继续大踏步地走去，脸严肃、庄重而充满了复仇的神情。从他的脸上，正如从他的轻快的步伐里一样，可以看出一副胜利的征服者、世界的挑战者的神气。还有……一种傲然的内心欢乐，这是因为他目睹命运起了地覆天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他亲自创造出来的。

他走到这块小小的林间空地以后，空地中央升起了他的最高统帅旗。他的注意力给离他约3英尺高的一大块花岗石吸引住了。

希特勒后面跟着的一些人慢步走上前去，读着石头上刻着的大字碑文（法文）：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在此屈膝投降——被它的企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所击败。”

希特勒读着，戈林也读着。他的脸上燃烧的是蔑视，愤怒、仇恨、报复和胜利。他离开了纪念碑，极力使他的姿态能表示出他的蔑视。他回

头看了一下，表情轻蔑而愤怒——人们几乎可以感觉到这种愤怒，因为他不能用他的普鲁士高统靴一脚踏去这些可恶的、挑衅的字句。他慢慢地向空地四周扫了一眼。这种仇恨是和胜利混在一起的——一种报复的、胜利的仇恨。突然，他好象感到自己的脸部表情还没有完全表达出他的感情似的，他把整个身子摆出一副与他的心情相协调的姿态。他迅速地用两手搭在臀部，两肩耸起，两脚分得很开。这是一种不可一世的挑战姿态。这种姿态是对现在这个地方的极端蔑视，以及对这个地方在目击德意志帝国受辱以来的22年中所代表的一切极端蔑视。

然后，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走进停战谈判的车厢，元首坐在1918年福煦坐过的那把椅子上。5分钟以后，法国代表团来了。……他们看起来都精神颓丧，但还保持着一种悲惨的尊严。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会把他们带到法国人引为自豪的这个圣地来受这样一种屈辱。他们的这种震惊，无疑正是希特勒所期望的。

6月22日，和约签字，法国被迫接受“冷酷无情的条款”。

7月9日，贝当一伙维希政府——德国法西

斯的傀儡政权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法国，不可一世的世界大国法兰西，在不到40天的时间内被击溃，这是一个使人无法想像的事实。

它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者，这又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法国一味迁就，一味绥靖，企图“祸水东引”，结果遭到瘟疫的是法兰西民族，这恰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希特勒出了一口怨恨之气，但他还有一口气没有出。他的目光又射向了另一个敌人——英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德国向英国投掷了6万吨炸弹，8.6万人被炸死，1万多幢房屋被毁。

法国沦亡以后，英国开始感受到了压力。

这时，可以说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历史上最困难而危险的时期。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国全部重型武器差不多都落入德国法西

斯手中，国内的武器少得可怜：只有500门大炮、200辆坦克、700架战斗机和500架轰炸机。由于德国空军封锁了海面，英伦三岛同大陆的联系也几乎断绝，英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进入了被丘吉尔称之为英国史上的“黑暗岁月”。1942年，他在下院秘密会议上承认：“1940年，入侵的军队大约只要有15万精兵，就能使我们十室九空，生灵涂炭”。

希特勒这时陶醉于对法国的胜利中，这么快就打败法国也是他始料不及的。他认为德国的势力如此迅猛，击败英国是根本不成问题的。“在随后的几周中，看来希特勒已肯定地认为，由于法国的屈服，英国一定会急于求和。”

希特勒没有马上制订进攻英国的作战计划，他想给英国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屈服。希特勒要求的条件似乎并不高，他要求英国“把殖民地归还给德国”，“承认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这样他就不准备入侵英国。希特勒通过一系列途径向英国表示和平谈判。

但是，新组阁的丘吉尔却不同于原来的张伯伦，希特勒的侵略行径激起了英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怒。丘吉尔政府代表英国人

民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要求。

丘吉尔在一个报告中表示了英国斗争到底的斗志。“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这些岛屿或它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这是我一分钟也没有相信过的——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仍要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用它的全部力量和能耐，前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7月19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再一次向英提出“和谈建议”，并对丘吉尔进行了人身攻击，大骂丘吉尔是“战争贩子”，丘吉尔“没有理由使战争继续下去”。

丘吉尔当即发表讲话，又一次表达了决不和谈的决心，英国也希望和平，如果德国真想“和谈”，就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来，“保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特别是法国的自由和独立生活。”

希特勒看到丘吉尔难以“驯服”，便下定决心跟英国作战。

希特勒开始实施他的“一种非常大胆勇敢的事业”。7月16日，希特勒最后签署了关于制定“海狮作战计划”的16号指令，“英国虽在军事形式上已陷于绝境，但是它迄今仍不愿达成任何妥协。因此，我决定开始着手进攻英国的准备工作，并在必要时发动进攻，其目的是防止英国被继续用作反德战争的基地。这项战役的全部准备工作必须在8月中旬完成。”

整个8月，德军都在“海狮计划”的匆匆准备之中。

整个英国也是积极备战。英国在南部沿海滩头地区建立了防御工事，布置了强大的陆上防卫兵力，建立了51座雷达站，英国的大量重型舰艇分布海峡。英国对德国入侵组织了三道防线：

(1)“以敌人的港口为防御入侵的第一道防线”，“用空中侦察、潜水艇监视和其他办法获得情报以后”，“应以所有一切可用的适当的兵力坚决袭击敌人集结的舰只”。

(2)“第二道防线是严密的海上巡逻，以截击入侵的部队，并把他们消灭在运输途中”。

(3)“第三道防线是：当敌人接近陆地，特

别是当敌人正在登陆时，对他们进行反击”，“必须由空军支援”，“海军和空军的反击应接连不断地进行，使入侵者无法补给占有的据点”。

同时，英国军火拼命进行生产。6月份，英国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飞机总共只有331架，到8月初已增至620架；后备飞机由36架增至289架。英国的枪炮武装了百万名“地方志愿卫队”。

丘吉尔不时鼓舞士气。“皇家空军情况极佳，其实力从未达到如此强大过，德国空军是空前衰弱，而英国本土上的陆军却从未象今天这样强大。首相期望英王陛下的身居高职的公仆能树立一个坚毅不拔的榜样。

全英国人民众志成城，时刻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希特勒要想攻击英国决非易事，德国能否入侵英国，完全取决于能否掌握控制英伦海峡和南部沿海的制控权，这样，首先就应该给英国的海军、空军以毁灭性打击。

8月1日，希特勒在考虑再三后，发出“同英国进行空战和海战的第17号指令”，“为了创造彻底打败英国的前提，我准备加强进攻英国

本土的海空战。”空军必须“千方百计尽快打垮英国空军”。

7月10日至8月10日，德国对英国的空战开始了，德军主要袭击英国在英吉利海峡的商船队和一些港口，英军迎击，德军被击落了共286架飞机，英军只损失了150架，英国取得了初步胜利。

戈林感到很恼火，他集结了德国的所有空军来参加战斗。这样，德国一共集结了2669架战斗机（其中旋风式和喷火式飞机600架，施图卡俯冲轰炸机600架，单引擎战斗机933架，双引擎远程战斗机375架）。而同时的英国空军只有933架。力量悬殊很大。但英军本土作战，又有先进的雷达技术“雷达至少使英国自己的战斗机的战斗力增加了一倍”，又加上全民皆兵，都为粉碎德国入侵计划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8月10日至9月7日，德军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英国空军主力，夺取制空权，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英国机场、地面设施、雷达站。

德军的空袭给英国造成重大破坏，但德军损失惨重，英国空军也始终没有被消灭。

8月12日，德机损失35架，英机损失32

架。

8月13日，德机损失47架，英机损失13架。

8月15日，德机损失105架，英机损失34架。

8月16日，德机损失45架，英机21架。

8月18日，德机损失71架，英机27架。

这一阶段，英国空军作战英勇，德机以两倍于英国的损失，宣告戈林空中袭击计划的破产。

8月24日至9月6日，德军加强了攻势，平均每天出动1000多架飞机，猛轰英国，英国损失很大，英机损失446架，德机损失385架。但在8月24日晚，英国空军第一次出动81架轰炸机袭击了德国首都柏林，给希特勒等法西斯以极大震动。

从1940年9月7日至1941年5月11日，德国空军改变作战计划，一律改为夜间出动，对英国首都伦敦及其它工业城市进行了“恐怖袭击”。

“在9月7日星期六傍晚，德国人用648架战斗机掩护着625架轰炸机，开始对伦敦进行首次大规模轰炸。这是到那时为止对一个城市

进行的最猛烈的空袭——对比之下，华沙和鹿特丹遭到的轰炸就象小巫见大巫一样——那天黄昏，这个大城市的整个码头地区成了一片火海。"从晚上8时起，一直到第二天凌晨6时，几乎彻夜不停地进行了空袭。这一夜，德机被击落41架，英机损失29架，300多人被炸死，1300多人受重伤。

从9月初到11月初的57个夜晚，伦敦平均每晚遭受200架德机的袭击，受到空前的破坏。但英国人民坚强地挺了过来。他们"得到极其深刻的印象，是戈林的失败而不是他的成功"。

1941年5月11日，德军对英国进行了最后一次空袭。以后德军东移去侵略苏联，"海狮计划"宣告失败。

英伦之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在英伦之战中，德国向英国投掷了60000吨炸弹，86000名英国居民被炸死，1000000万幢房屋被摧毁。德国损失了1733架飞机，6000名飞行员。英空军损失915架飞机，414名飞行员。

希特勒遭到了第一次重大的失败。

希特勒要以“无情的严厉行动”粉碎南斯拉夫，他将把巴纳特分给匈牙利、马其顿分给保加利亚，亚得里亚海岸分给意大利。

1940年下半年，希特勒又把魔爪伸向巴尔干半岛。

要做欧洲的君主，不能没有巴尔干；要做世界的君主，则就不能缺少这块欧、亚、非三大洲的“陆桥”。

这是盛产石油、粮食的“风水宝地”。

这是争夺地中海、北非和中东的跳板。

这是进攻苏联的战略前进基地。

没有它，希特勒将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希特勒对巴尔干举起了屠刀。

罗马尼亚是希特勒侵占的第一个目标。在1940年9月6日，希特勒策动纳粹分子在罗马尼亚发动政变。9月20日，向罗马尼亚派驻了“军事使团”，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战略要地和油田。在10月12日，干脆占领罗马尼亚全境。

第二个目标是匈牙利。而匈牙利的法西斯

分子霍尔蒂早与希特勒有“亲密关系”。11 月 24 日，匈牙利申请加入《柏林协定》。12 月 4 日，希特勒派驻 4 个师到匈牙利，全面统治了匈牙利。

1941 年 3 月，保加利亚政府经不住希特勒的威逼利诱，也加入了《柏林协定》。

现在该是南斯拉夫表态了。“比较强悍的南斯拉夫人不是这么听话的。但是他们的顽强只有激使德国人把他们也拉进自己的阵营。”3 月 25 日，南斯拉夫政府背着人民偷偷地和德国签订条约，表示加入《柏林协定》。希特勒对“最后一个巴尔干国家终于参加了三国同盟，他感到兴高采烈。”

然而，南斯拉夫人民却不愿屈服于法西斯。“宁愿战争、不要协定；宁愿死亡，不做奴隶”的口号响彻贝尔格莱德，回响在南斯拉夫全境。3 月 27 日，南斯拉夫成立了新政府，宣布在欧洲战争中保持绝对中立，废除前政府同德国建立的同盟关系。4 月 5 日，还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南斯拉夫的行为使希特勒暴跳如雷。贝尔格莱德的政变使阿道夫·希特勒勃然大怒，这

是他一生中最愤怒的时刻之一。他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一怒之下突然作出了后来证明对第三帝国的命运是灾难深重的决定。

3月27日，希特勒匆匆召集他的军事首脑开会。"会议召开得极其仓促，勃劳希契、里宾特洛甫和哈尔德都迟到了。希特勒大叫大嚷地声称要对南斯拉夫人进行报复。他说，贝尔格莱德政变危及了'马丽他'（德军侵希腊计划），甚至更严重的是危及了'巴巴罗萨'（德侵苏计划）。因此，他决定'不等新政府有可能宣布效忠，就在军事上把南斯拉夫毁灭，使它不再是一个国家'。他下令说，'不要进行外交上的询问，不要提出最后通牒。'他又说：要以'无情的严厉行动'粉碎南斯拉夫。他命令戈林马上派轰炸机从匈牙利空军基地起飞，'进行波状攻击，摧毁贝尔格莱德'。他发布了立即入侵南斯拉夫的第25号指令，他要凯特尔和约德尔当晚就制定军事计划。"

希特勒讥笑地说，"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在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应该是颇得人心的。"他说，他将把巴纳特分给匈牙利，马其顿分给保加利亚，亚得里亚海岸分给意大利。

希特勒动用了约30万军队入侵南斯拉夫，有80多个师，2000多架飞机，近2000辆坦克。势如破竹地进攻南斯拉夫。

按照希特勒的“惩罚计划”，贝尔格莱德要被夷为平地。连续三天三夜，德国法西斯的轰炸机无情地摧残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整个城市成为硝烟弥漫的一堆瓦砾，约有17000平民被炸死，希特勒又在此制造了一所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

4月15日，南斯拉夫停止了抵抗，4月17日，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

在入侵南斯拉夫的同时，希特勒还插手希腊的战争。1940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入了希腊，墨索里尼野心勃勃，企图占领希腊半岛，“希特勒总是把既成事实放在我的面前。这一次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将从报纸上发现我已经占领了希腊。”希腊军民在英国的援助下，英勇抗战，将意大利军队又全部逐出了国境。英军占领了克里特岛，希腊和意大利进行阵地战。墨索里尼只好又求救于希特勒。1941年4月6日，希特勒对希腊发动进攻。

德军用由15个师组成的第12军团（其中4

个是装甲师）猛攻希腊。“希腊人无法抵挡……英国急忙从利比亚派遣大约4个师，共53000人，开往希腊。但是，他们像希腊人一样，被德国的装甲部队和空军的猛烈轰炸打得一败涂地。

4月23日，希腊投降。

4月27日，德军开进雅典。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和政府流亡埃及，后又转到英国。

现在，希特勒要啃的最后一块硬骨头就是克里特岛了。

为了夺取克里特岛，德国准备了约1200架飞机，一个空降师，一个山地步兵师，约计有16000人在岛上空降着陆，另有7000人从海上登陆。这是战争爆发以来德国第一次使用大规模空降部队。

英国也积极备战。丘吉尔说：“根据情报我们清楚地看出，德军部队将很快对克里特岛进行一次猛烈的空降突击……必须坚守该岛。”英国从5月开始，把大量武器装备运往克里特岛，守卫克里特岛的军队约有40000人。

在5月份，希特勒就作战前鼓动工作。5月4日，希特勒在柏林德国国会发表胜利演说，对

丘吉尔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是历史上最嗜血成性、也是最外行的战略家……五年多来，这个人一直像疯子一样在欧洲到处追逐，寻求他能够放火焚烧的东西……作为一个军人，他是一个糟糕的政客；作为一个政客，他同样是一个糟糕的军人……丘吉尔先生的天才就是善于装成一副虔诚的样子说谎、歪曲事实，直到最后把惨败说成是光荣的胜利。丘吉尔对战略是一窍不通的……”

“5 月 20 日凌晨 4 时，克里特岛之战打响了。德国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对克里特岛上的马利姆机场周围据点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使英军高射炮在刹那间失去了作用。”

“5 月 20 日以来，希腊最后一块领土克里特岛上战斗激烈。伞兵和空降部队出其不意地在岛上降落并占领了一些机场。我们空运了近两个师的兵力前去占领该岛。英国舰队试图前去支援，但每次都遭到我空军轰炸而被迫后撤。丘吉尔已表示要放弃该岛。这次战役再次证明，只有掌握制空权的舰队才能发挥作用……”

5 月 31 日，英军撤出克里特岛。

希特勒又一次大大地充实了自己的胃口。

希特勒可以自由地“活动一下拳脚了”，欧洲大陆的14个国家，约500万平方公里，约1.29亿人口都入了希特勒的“帐户”之下。

希特勒，纳粹瘟疫的灾星，现在真有点欧洲君主的味道了。

他想到了他的下一步计划。

“当‘巴巴罗萨’开始时，全世界将会大惊失色，难置一信！”，希特勒在“狼穴”中发出了令人恐怖的嗥叫……

希特勒是否一下子“心血来潮”？

当他还未把丘吉尔赶到大西洋中淹死之时，他就把目光回收到了东方。

是希特勒智力超群，常人不可理解；还是希特勒的智商小于常人？

是狂妄吞噬了他，他被欧洲大陆上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自己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他只觉得世界就在他的脚下，他可以到达他想要去的任何一个地方……

现在轮到了苏联面对这个战争恶魔。英法

设想的“祸水东引”毕竟兑现了，只不过是晚了一些时间，出现了一些误差！

其实，希特勒彻底消灭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在15年前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因此我们国社党人要接替我们在600年以前中止了的事业。我们要停止德国向南欧和西欧的无休无止的移动，把我们的视线转向东方的土地……当我们今天谈到欧洲的新领土的时候，我们主要必须想到俄国和它周围的附庸国家。看来，命运本身希望在这里向我们指出道路……东方的这个巨大帝国解体的时候到了，犹太人在俄国统治的终结也将是俄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

“共产主义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也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即将开始的战斗是一场斩草除根的战争。如果德国不是用这种精神行事，它固然可以把敌人打败，但是今后30年内他们还会东山再起，与德国为敌。”

希特勒一再重申他对俄国的企图。“俄国的辽阔幅员有无尽的宝藏。德国即使不能占有它，也必须至少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利用它。做到这一点，德国就能够对整个世界提出胜利的挑

战。”

所以，希特勒历来对苏联怀有“好感”。

欧洲大陆上的一系列胜利把希特勒搞得晕头转向。这时，似乎“西线无战事”了，法国即已沦亡，英军已被赶到海峡那边，英国即将崩溃。西线战场就算可以结束了。

希特勒放开手脚、大胆地实现他的征服世界的计划。

1940年7月21日，希特勒命令德国陆军首脑冯·布劳希奇为进攻苏联作好准备。而这时的情况是：进攻英伦的“海狮计划”刚刚开始实施，在英国本土登陆的命令刚刚下达。这难怪有人评论希特勒是一阵“心血来潮”。

11月23日，当英伦之战还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时，希特勒的心中还没有忘记俄国。“只有我们在西线腾出手的时候，才能够反对俄国”。

7月29日，德国统帅部召开会议，希特勒打算在1941年春进攻苏联。这次行动只有以一举摧毁苏联为主要目标，而占领俄国的大片领土是不够的。希特勒反复强调“要消灭俄国生存的力量！这才是目的！”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描述道：“希特

勒一想到这种新的征服，就感到十分兴奋；他已经想到了怎样处理这些新征服的地方。他说，他将干脆吞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把芬兰的领土扩大到白海。他将拨出120个师来进行整个战争，留60个师保卫西线和斯堪的纳维亚。他规定，进攻将在1941年5月开始，用5个月的时间完成，在冬天结束。”

8月1日，德国参谋部制订详细作战计划。

8月9日，德国统帅部下达一份代号为“重建东方”的绝密命令，要求实施对苏联作战的各项准备。

8月26日，希特勒下令从西线向波兰派遣10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为避免苏联怀疑，德国声称出兵保护罗马尼亚油田，并且只是派年轻的士兵代替要复员参加工业生产的年纪较大的士兵。德军进行精心地伪装，“使这种集结的工作绝不能在俄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象我们准备在东方发动攻势。”

12月5日，德军参谋部举行会议，希特勒审查和批准了侵苏计划的最后方案。

12月18日，希特勒下定决心，发出了第21号指令。即“巴巴罗萨计划”。

"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以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溃苏俄。为此目的，陆军必须动用一切可以调动的部队，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保卫已被占领的领土以防突然袭击……

准备工作……必须在1941年5月15日以前完成。必须非常谨慎，以防泄露进攻的意图。"

希特勒在"巴巴罗萨"计划中还详细地叙述了准备从三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并计划由芬兰、罗马尼亚两国从侧翼实施战略辅助进攻。

希特勒信心百倍，"当'巴巴罗萨'开始时，全世界将会大惊失色，难置一言"。

夏伊斯评价说："无论如何，对希特勒来说，决心既下，就无后退余地，他在1940年12月18日作出这个决定，注定了他的最后命运，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据他后来透露，他作出了决定以后，感到如释重负，于是他就去和驻在英吉利海峡——这是他能到的离俄国最远的地方——的军队和飞行员一起庆祝圣诞节。他的心中一定也没有想到瑞典的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仑，他们在进行了许多次同他相似的光荣征服以后，在广阔的俄罗斯草原上遇到了灾难。但

是，他们怎么可能在他的心中占很多的地位呢？因为到了现在，后来的事实很快就要表明，当年维也纳的流浪汉已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历来最伟大的征服者了。所有的征服者犯的致命毛病——自大狂，已在他身上扎了根。”

在“巴巴罗萨”计划下，德军抓紧在东线进行战争准备。1940年夏至1941年5月，德国建筑了250个飞机场和160个降落场，在波兰建筑了约100个飞机场和50个降落场，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领土上也作了大规模部署。

到6月21日，德国巧妙地完成了进攻的军事准备。德国用于入侵苏联的军队约460万人，加上仆从国军队90万人，共计550万人。装备有47260门火炮和迫击炮，3712辆坦克，4950架飞机。

希特勒为了迷惑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极力宣扬他要进攻英国，实施“海狮计划”。

宣传机构大肆吹嘘进攻英国，大量出版英国地图。

德军中配备了许多英语翻译。

在英吉利海峡集中了大量渡海工具，举行频繁的登陆作战演习。

军队东移谎称“为了隐蔽入侵英国的最后准备工作”。是为了保护罗马尼亚油田。

同时，希特勒拼命拼凑反苏联盟，创造一个国际有利环境。威逼、利诱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加入轴心国同盟，成为德国的仆从国，并派兵随德军参战。

经过周密计划，希特勒的入侵苏联准备完毕。

6 月 21 日，希特勒发表告德国人民书，作战前动员。

“我国人民摆脱了饥饿、贫困和屈辱而重新崛起，这完全是一次内部的新生。……众所周知，犹太人、民主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和反动派狼狈为奸，阴谋阻止德国人民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把德国重新推入软弱无能、贫困苦难的深渊。”“我们在东线的准备工作已告结束。东线的任务……不再是保护各国，而是保障欧洲安全，拯救一切……但愿上天在这场战争中保佑我们。”

战争的前夜，过去则就是战争开始！

第四章　纳粹瘟疫

纳粹不仅具有战争的疯狂，而且对文明的屠戮更是残无人道。

集中营、灭绝营，毒杀、枪决、活埋，令人毛骨悚然。

犹太人、斯拉夫人……无数非日耳曼民族惨遭横祸。

外邦遭恶运，本土难太平；德意志人大炮加黄油的日子也不好过。

“苏维埃就象窗户上的一块玻璃，一拳就会打得粉碎。”但德军所遇到的却是坚不可摧的铁板一块……

“战争开始的头几个小时，1000 多架德军飞机对苏联西部工业中心、港口、铁路枢纽和军事

设施进行了狂轰滥炸，其中，对边境军区各飞机场的空袭尤为猛烈。6月22日这一天，苏联66个飞机场损失1200架飞机，其中将近900架是在地面被击毁的，制空权完全操在德军手中。苏联统帅部曾在几个主要方向采取了攻势，但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参加反击作战的几十万部队被德国机械化部队和后续步兵分割包围，丢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以其惯用的"闪电战"突然袭击苏联。

190个师，550万人，3700辆坦克，将近5000架飞机，47000门大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苏联。

德军分三路沿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一线，进犯苏联。北路沿波罗的海进攻列宁格勒；中路沿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进攻莫斯科；南路进攻基辅、哈尔科夫和顿巴斯，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

由于德国法西斯以强大的优势兵力突然袭击，同时，苏联方面没有料到苏德战争这么早就会爆发，对德军的进攻没有制订周密的战略防

御计划，因而，在德军突袭之时，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苏军防御工事刚开始建设。……一线工程已建造完毕，二线、三线还正在扩建。战争第一天的巨大胜利出人意料。它是陆空两方面的全线胜利。敌机（指苏军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机场上，轻而易举地一下就被我们消灭了。”

“战役开始后的头三个星期中，陆军元帅冯·包克的中央集团军，率有30个步兵师、15个装甲师或摩托化师，从比亚利斯托克向前推进450英里，抵达斯摩棱斯克。北面一路，陆军元帅冯·李勃的集团军，兵力达21个步兵师和6个装甲师，往北穿过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迅速向列宁格勒推进。南面一路，陆军元帅冯·伦斯德的由25个步兵师、4个摩托化师、4个山地师和5个装甲师组成的集团军，向第聂伯河和基辅进军。基辅是希特勒垂涎已久的富饶的乌克兰的首府。”

这样到了7月9日，德军仅仅经过18天的战斗，便占领了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广大地区，深入苏联腹地500～600公里。

希特勒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到1941年初秋，希特勒认为俄国已经完蛋了。”

10月3日，希特勒在柏林对德国人民作了一次讲话。“今天我宣布，我毫无保留地宣布”“东方的敌人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在我们部队的后边，已经有了相当于我在1933年执政时德意志国家幅员两倍的土地。”

10月8日，莫斯科南面重镇奥勒尔陷落，希特勒更加洋洋自得“从各种军事意义上看，……苏俄已经被打垮了。英国的两线作战的迷梦已经破灭。”

希特勒处在洋洋自得的胜利喜悦之中。

“苏维埃就象窗户上的一块玻璃，一拳就会打得粉碎。”苏维埃真的这么软弱吗？

苏联动员一切力量捍卫社会主义祖国。苏联长达4年之久的卫国战争开始了。

6月22日，苏联向全世界广播了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的消息，并代表苏联人民庄严宣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必败，我们必胜。”并宣布全国总动员。

6月30日，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

7月3日，斯大林向全体苏联人民发出了“用人民的一切力量来粉碎敌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全国总动员令。

苏联人民热火朝天地投入了反德战争。到1941年7月1日，就有530万人加入了苏军。各条战线上都积极活跃起来，形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钢铁堡垒”。

在中路，在通往莫斯科的要冲地带——斯摩棱斯克，从1941年7月中旬开始，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苏军歼敌25万人，有力地阻止了德军的进攻。

在北路，德军以强大兵力猛攻列宁格勒。希特勒杀气腾腾地指示：将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消除。一旦苏俄被推翻，这座大城市的继续存在，并无重要意义……我军的目的在于包围这个城市，用炮击和连续不断的空军轰炸，把它夷为平地……”。但是，苏联却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坚持了28个月，消灭德军30万，始终未退后一步。

在南路，德军猛攻基辅等地，苏军同样进行了有力地抵抗。

这样，到1941年秋，虽然希特勒处于攻势，

但其损失惨重，关键的是他的三个月内消灭苏联的“闪电战”计划破产了。

这时，希特勒的牛皮吹得太大了，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他的部队被拖住了，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俄国人尽管在6月22日遭到了突然袭击，部队和装备遭到重大损失，在仓猝后撤中，他们的一些精锐部队陷入敌人包围，但是实际上，从7月份起，他们已开始进行德军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日益顽强的抵抗。在哈尔德的日记中，以及在中路战线统率一支庞大的装甲部队的吉德里安将军和象他那样的前线指挥官的报告中，都开始频繁地——后来则连篇累牍地——记载着顽强的战斗、俄国人的殊死抵抗和反攻，以及除了苏军以外德军也遭到惨重损失的情况。”

希特勒第一次感到头疼，德军中也开始流行消极主义情绪。“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泥泞季节比往常更早到来了。德军需要休整的时间，但已经没有时间了。许多部队在不同程度上陷入泥泞之中。苏联人抓紧时机用迅速拼凑起来的部队堵住了缺口，组织新的抵抗。这样，德军的

前进就到此为止。现在牢骚骤起，愚蠢的议论纷纷，悲观情绪开始蔓延。”

事实证明，希特勒“自大狂”病越来越重，三个月灭亡苏联已像肥皂泡般地幻灭了。

苏维埃不是一拳就可击碎的玻璃，她变成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钢铁堡垒”。

沙漠之狐——隆美尔不负盛名，“象猎犬追野兔似的”把英军追逐得连滚带爬，屁滚尿流……

在欧洲的一连串胜利并没有填饱希特勒可怕的胃口。

他的野心远远不是做一个欧洲的元首而已，他想统治世界，做地球的主宰。

他的视线又转移到了地中海区域。

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占领加那里群岛；占领苏伊士运河；把英国赶出地中海，把土耳其和俄国掌握在自己手中……

希特勒尽情地做着他们的统治世界的梦。

整个地中海，仿佛成为他手中的一个苹果，希特勒准备一口一口地吞吃下去。

在直布罗陀海峡地区，德国大量援助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希特勒和佛朗哥建立了浓厚的“火中友谊”。

在北非，还没有等到希特勒行动，他的小伙伴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却早已沉不住气了。

正当德英激烈地空战之时，意大利先发制人，乘英国之危，在东北非、北非、巴尔干等地发动了战争。墨索里尼自不量力，极力模仿希特勒建立意大利大帝国，并且他企图抢在德军前面，首先称霸地中海。

意大利在非洲大陆集中了2个集团军：一个在东北非，30万人；一个在北非，23万人。而同时期的此地驻防英军分别为32000人和66000人，表面上看起来意大利处于优势，但真正实力要劣于英国军队。

在东北非，1940年7—8月，意大利发动了进攻，一开始进军顺利，占苏丹、肯尼亚、索马里等国家。但不久，英军进行反击，将意大利彻底逐出东北非，意大利“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不但没有捞到便宜，自己原先的殖民地也丢失了。“墨索里尼昙花一现的非洲帝国就此告终”。

在北非，意大利遇到的情况更糟。在埃及和

苏伊士运河一带开始和英军决战，捞了一点小便宜，但不久就转入拉锯战，最后干脆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所有的武器和战略物资都归入英国名下。

墨索里尼垂头丧气，只好求援于希特勒，希特勒对这位小伙伴非常恼怒，但又不能抛弃掉他。同时，希特勒自己何尝不对地中海垂涎三尺呢？

1940 年 9 月，德国海军元帅和希特勒就地中海问题进行了商讨。“德国必须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毫不延迟地对英国进行战争。因此，地中海问题必须在冬季的几个月中予以澄清。”

“必须占领直布罗陀海峡。”

“必须由空军占领加那里群岛。”

“必须占领苏伊士运河。”

希特勒极力地想像地中海的远大前景。“争夺非洲地区的战斗是德国整个战争中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它对于战争的结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希特勒约墨索里尼在 1 月 19 日到 20 日到伯格霍夫去见他。墨索里尼由于意大利在埃及和希腊的溃败而感到震惊和丢脸。并没有兴

趣作这一次旅行。”他“愁眉苦脸，神经紧张”，担心希特勒会对他大发脾气。但“墨索里尼感到又惊讶又放心的是，他发现希特勒亲自来到普赫小火车站的覆盖着白雪的月台上来迎接，态度既客气又热诚，丝毫没有责备意大利在战场上的可悲的表现。”

“1月19日至20日，墨索里尼同希特勒在萨尔茨堡进行长时间的会谈，详细地讨论了这项计划。墨索里尼急不可待地要求德国迅速派兵进驻北非，这时地中海地区战争具有首要意义。”

1941年2月，希特勒向非洲派出了援军，援军的元帅就是使英国人头疼的沙漠之狐——隆美尔。

隆美尔率30000余名官兵的装甲部队（包括两个德国师组成的“非洲兵团”和第十航空队一部）在利比亚登陆，协同意大利军队作战。

这时两个新编意大利师也被派往北非。意大利撤消了原北非总指挥官格拉齐亚尼元帅，代之以第五集团军司令加里博尔迪将军。

隆美尔的北非登陆，仿佛给意大利军队注入了新鲜血液，给墨索里尼打了一针强心剂。

沙漠之狐果然不凡。

英国军队在占领阿盖拉以后，没有乘胜前进。英国看到意大利军队在巴尔干半岛上又被希腊击败，为了将意大利军队彻底赶出巴尔干半岛，建立英国的战略基地。英国从北非调动了一部分军队到了希腊。

事实证明英军的这一调动是错误的。这不仅没有在北非彻底战胜意大利军队，而且为德意军队的反攻提供了方便。

隆美尔一登陆，就派飞机和舰队在地中海实行严密封锁，切断英国的交通线。

3 月 31 日，隆美尔以两个坦克师和一个步兵师的兵力，从阿盖拉以东的地区的黎波里塔尼亚向利比亚东北地区发起攻势。隆美尔以其出色的指挥才能当天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阿盖拉，并继续向前推进。”

英国军队在德军的突然进攻面前慌了手脚，英军统帅部也始料不及，同时，英军又不清楚到底希特勒派了多少军队到达北非，他们以为是德国大兵团来了。在这种假象迷惑下，英国军队下令后撤，以致溃不成军。

隆美尔指挥德意军队穷追猛打，“德军象猎

犬追野兔似的追逐着英军。”英军全线崩溃草木皆兵。

4月11日，除了困在托卜鲁克的一小支军队以外，英军被逐出了昔兰尼加，并被一直追到埃及边境。

英军在战争中异常狼狈不堪，英军司令被俘，人员伤亡极大，坦克和一些重型武器几乎丧失殆尽。

夏伊勒描述道：“隆美尔是一个大胆泼辣、足智多谋的坦克军官，他在法兰西战役中作为一个装甲师的师长而驰名一时。英国人以前在北非沙漠中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他那样的将领，有两年之久，他将使英国人伤透了脑筋。……在3月的最后一天，隆美尔用他的德国装甲师和两个意大利师（其中一个是装甲师）突然攻击昔兰尼加。在12天中，他收复了这个省，包围了托卜鲁克，并抵达了离埃及边境只有几英里的巴尔迪亚。英国在埃及和苏伊士的整个地位再次受到了威胁。”

此后，隆美尔和英国在北非大沙漠之中展开了拉锯战。

北非的战线便在利比亚、埃及边界附近稳

定下来。

人性、道德……所有的一切对纳粹不起任何作用，如果做了这帮豺狼本性的纳粹的“战俘”，则就等于迈进地狱的门槛了。

有战争，则就意味着俘虏的产生。

无论做什么国的战俘，都比做纳粹的战俘强百倍。

一旦做了纳粹的俘虏，则就等于迈进地狱的门坎。

纳粹德国共有几百万战俘，光苏联战俘就达 5750000 人。最后苏联战俘活下来的仅仅有 1000000 人。

纳粹是一群完全丧失理性的杀人狂。

德国战俘种类繁多，他侵略了众多国家，自然产生了繁杂的战俘：俄国人、波兰人、斯拉夫人、英国人、美国人……

其中，苏联的战俘最多，总数共达 575 万人，光是在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从 1941 年 6 月 21 日到 12 月 6 日期间就俘获战俘 380 万人。而遭迫害最严重的也是苏联战俘。

将战俘就地处决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希特勒以其人种论来划分人的等级，对犹太人、“亚洲人”则一律处决，对苏联红军干部也一律杀光。

“所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干部都要调出战俘营，处以死刑。据我（奥仑道夫，希特勒保安处的大刽子手）所知，在对俄国作战的整个期间，一直采用这个办法。”

“许多战俘在途中由于饥饿劳累，跟不上队伍，就被枪决。枪杀战俘是当着饱受惊吓的老百姓的面进行的，尸体就弃在原地。……最后还得提一下枪决战俘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根本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例如各集中营里都把‘亚洲人’一律枪决……”

纳粹法西斯的观点就是：这些战俘死得越多，对我们越好。

如果说消灭犹太人是希特勒的天性，则杀光红军干部是希特勒的本能。

但如果以上能说明纳粹分子杀人理由，则杀害西方战俘又说明什么？

希特勒等纳粹分子已超脱了“人”的概念范畴，他具有一种残忍的兽性。

1944年12月17日，在比利时的战斗中，德军俘虏了共71名美国战俘，德军在马勒梅第附近的田野中将他们处决。

1944年春，希特勒亲自下令处死了共50名英国飞行员。

1944年9月，法西斯分子在毛特豪森杀害了约47名美英和荷兰的飞行人员（全部是军官）。

1944年3月26日，德国陆军第75军军长安东多勒斯将军亲自颁发命令处死了15名美国战俘。

1945年1月，德国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博士下令处决了英美军事人员共15名。

1943年英美对德国加紧了轰炸，有部分飞行员落到了德军手中。德国法西斯鼓励杀死这些人，并且鼓励一般平民“在抓到跳伞降落的盟军飞行员后，立即私刑处死。”而当1944年英美轰炸高潮期，里宾特洛甫则主张对“被击落的英美空军人员立即处死。”

而自从1942年以来，希特勒对盟军的战俘下令处决。1942年10月18日，希特勒发布

《突击队绝密命令》“自即日起，在欧洲或非洲执行所谓突击任务的敌人一俟被德军发现，不论是否携带武器，也不论是在战斗中还是在逃跑中，应全部处死，即使他们身着军服也不赦免。”接着，希特勒又发布了一项补充指示：“我不得不严令消灭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部队，并宣布对不服从这些命令者予以严惩……必须晓喻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突击队员将毫无例外地被全部消灭。这就是说，他们要想死里逃生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他们）绝不要妄想会得到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待遇……如果由于审问上的需要而留下一个两个暂时不杀，审问过后也得立即枪决。”

对待战俘的另一高招恐怕就是残酷折磨，使战俘的生存率微乎其微。

苏联战俘光“饿死、冻死、病死的即达到200万。”“德国人对苏联战俘确实是故意不给饭吃；在1941年漫天风雪的冬天，气温降到零下时，不给他们安身的地方，许多人因此活活饿死冻死了。”

罗森堡写给德国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的一封信中指出：“在德国的苏联战俘，遭到

极为悲惨的命运。360万战俘中，全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许多人不是饿死，就是由于气候的折磨而死。”当时，德国从苏联掳掠了大量粮食，“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战俘营长官都不许把这些粮食供战俘食用，而宁可让他们饿死。甚至在战俘被押送到战俘营的途中，也不许老百姓给他们东西吃……”

德国秘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对战俘饿死累死得太多，而少了他行刑的对象感到不满，他抗议说：“集中营长官不满地说，预定要被处决的苏联人在到达集中营时，已有5%到10%的人死亡或濒于死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往集中营的途中，譬如从火车站走向集中营的途中，就有相当多的战俘由于疲惫不堪倒在路上，有死了的，也有半死的，因此护送时后边还得跟上一辆卡车装运这些人。”

于是，缪勒干脆下令：“自即日起（1941年11月9日），俄国战俘凡显然无活命希望因而连短途旅程也不能走动者，以后无需运到集中营处死。”

像1944年9月处死47名英美和荷兰的飞

行员的情景则使人毛骨悚然。“47名军官光着脚，被带到石坑里……在石坑的最下一层阶梯上，警卫人员把石头放到这些可怜的人们背上，要他们扛到上边去。头一趟扛的石头约60磅重，一面扛着一面挨打……第二趟扛的更重，什么时候被石头压垮了，就遭到脚踢棒打……到了晚上，路上已倒下21具尸体。另外26个人在第二天早晨也死了。”

第三种处理战俘的比较仁慈一些的则是将战俘作为劳动力资料。

直到1942年，德国人因为后备劳动力不足，才改变了屠杀战俘的政策。1943年，希姆莱向党卫队员训话，解释了这一转变的原因。“当时（1941年）我们对这么一大批人没有像今天这样，把他们当作原料和工人。战俘饿死累死几万几十万，从几个世代那样长远的意义上看，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是在目前，由于丧失了劳动力，这种情况却是可惜的。”

没有被折磨死的战俘算是幸运的，“现在必须让战俘们吃得足以使他们有力气干活了。”尽管他们仍然受着最苛刻、残酷的待遇，但是总算可以活命。

"到 1944 年 12 月，已有 75 万战俘在兵工厂、矿山和农场劳动，其中包括不少军官。"

有人作过一个统计，列出了德国使用战俘劳动的情况。

使用的战俘（5 月 31 日统计数字）

1940	348 000
1941	1 316 000
1942	1 489 000
1943	1 623 000
1944	1 831 000

战俘们面临的"待遇"主要有这几种，希特勒法西斯以其残无人性的手段对战俘进行折磨、迫害、最后直到肉体的消亡。

希特勒法西斯创造了对战俘的"残酷记录"。

"NN"——夜雾命令执行，消失在德国的茫茫夜雾中的数不清的冤魂。毒杀、枪决、活埋……欧洲的人间地狱。

杀一儆百，希特勒最乐意使用的一个办法。

这又和我们通常理解有点出入，德国人公

然宣称，偿命的比率为100∶1—每有一个德国人被枪杀，就枪决100名人质。

古罗马人津津乐道的一种杀人方法，被德国人奉为“金科玉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发扬了一次传统，现在希特勒不忘继承，这种野蛮方式又被他发扬光大。

纳粹分子杀人质有两个主要“特点”。

一是注重宣传。达到“杀一儆百”“杀鸡骇猴”的目的。1941年10月22日，法国《灯塔报》登出一则通告：

10月20日上午，受英国和莫斯科雇佣的懦怯的罪犯暗杀了南特的战地司令。凶手至今尚未捕获。

我已下令先枪决50名人质，作为这个罪行的抵偿……如果从现在起至10月23日午夜，凶手仍未捕获归案，将再枪决50名人质。

这一类的通告是被占区人们的“常客”，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波兰……

二是注重对“头面人物”的处理。在纳粹头领签署的大量的逮捕和枪杀人质的密令中，有一份凯特尔元帅的密令，落款为1941年10月1日，密令中强调：“人质当中必须包括著名头面

人物或者他们的家属，这一点至为重要。”关于这一点，驻法德军司令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一语道破天机：“被枪决的人质的名气越大，对凶手所起的威慑作用也就越大。”

事实上德国人也在不折不扣的贯彻这一原则。在丹麦，法西斯杀害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孚众望的人士之一、丹麦牧师、诗人兼剧作家卡伊门克”。“他的尸体被抛弃在街头，身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猪猡，你还是为德国效了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分子对这一办法使用得“淋漓尽致”。他们共处决了大约29660名人质，（这个数字还很保守，没有包括“瘐死”在法国监狱中的40000人。）波兰是8000人，荷兰是2000人。

1941年12月7日，希特勒亲自颁布了《夜雾命令》（文件中都用“NN”代表）。目的是专门用来对付西欧占领区的无辜平民。“正如这项命令的奇怪名称所显示，它的目的在于逮捕‘危及德国人安全’的人，逮捕以后并不立即枪决，而是丝毫不落痕迹地让他们消失在德国的茫茫夜雾之中。他们的下落不通知家属，即使所谓下

落常常只不过是他们在德国的埋葬地点。”

对于希特勒的这项指令，理解最透彻的要算凯特尔元帅。1941 年 12 月 12 日他解释这项命令。“在原则上，对德国犯有罪行的人应处死刑。……如果对这些罪犯给以监禁的处分，即使同时还罚做终身苦役，也将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只有对罪犯处以死刑，或者采用使罪犯家属及当地居民不知其下落的办法，才能收到极大的威吓效果。”

在 1942 年，凯特尔据自己的心得体会又对《夜雾命令》作了补充。“如果一个人被捕后八天还没有被判死刑的话，应将这些囚犯秘密送往德国……这些措施将起到威慑作用，因为：(1)这些囚犯将不留痕迹地消失，(2)不说明他们的下落和命运。”

希特勒的《夜雾命令》被忠于元首的党卫队保安处忠心耿耿地执行着，到底有多少冤魂消失在“夜雾”之中，谁也说不清。

希特勒的一个有力的杀人工具就是特别行动队，这最初是由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 1939 年组织起来的，专门执行“特别任务”，枪决、毒气、活埋……十八般武艺，是特别行动队的“拿

手绝活”。男女老幼无一逃出他们的虎口。

特别行动队的支队长奥仑道夫回忆说："特别行动队到了一个村庄或市镇以后，就命令当地犹太人中的头面人物把全体犹太人集合起来，说是要给他们'重新安置'。他们被勒令交出自己的贵重物品，并且在临刑前脱下外衣。他们被装上卡车押往刑场，刑场通常是在反坦克战壕里——往往当场能杀死多少便装上多少。用这种办法是想使被害人从知道死到临头至真正被处决的这段时间越短越好。不一会儿，摆出一副战斗姿态的执刑队人员就枪杀这些站着或跪着的人，然后把尸体扔到壕沟里。我不许执刑的人单独枪决人，而是叫他们几个人放排枪，以避免个人直接承担责任。……"

1942 年以后，党卫队发明了一种"毒气车"专门用来对付妇女和儿童。"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囚车的实际用途。它们看起来跟密闭的货车差不多，但构造却不一样，车子一开动，就把（排出的）毒气送到车厢里，10 分钟到 15 分钟便使人致命了。"

这种毒气囚车一次能处死 15—25 个人。

到了后来，这种方法远远不能达到希特勒

大规模屠杀的要求。于是，集体屠杀便应运而生了。

我们选摘一个小规模的屠杀目击记录。赫尔曼格拉伯是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1942年10月5日，他目击了特别行动队在乌克兰的杜布诺集体屠杀，这次总共杀害了镇上的5000名犹太人。

“……我的工头和我直接走向坑那边去。我听到从一个小土堆后面传来一连串的枪声。手中拿着马鞭子或狗鞭子的党卫队人员命令从卡车上下来的男人、妇女和大大小小的儿童脱下衣服。他们被迫把衣服放在指定地点，按鞋子、外衣、内衣分类放着。我看到的一堆鞋子大约有800到1000双，还有一大堆一大堆内衣和衣服。

这些人脱下衣服，一声也不叫喊，也没有哭泣。他们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别，等待着另一个党卫队人员打手势。这个党卫队人员站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手里也拿着一根鞭子。我在近坑处站了十五分钟，没有听到一个人叫怨或恳求饶命……

这时，站在坑边的一个党卫队士兵向他的一个同志叫喊几声，那人便点出20来人，叫他

们往土堆后面走去……

我绕过土堆走去，发现前边有一处很大的坟场。尸体紧紧地挨在一起，一个压着一个，只有脑袋露在上边。差不多所有的人头上都有血，淌到肩膀上。有人还在动弹，有人举起膀子，转动着脑袋，表示自己还没有死。坑里已装满2/3，我估计里面有1000人了。

……一会儿，我就听到一阵连续的枪声。再往坑里一看，有人抽搐着身子；有人把头枕在别人身上，动也不动了。血从他们的脖子上流下来。

又一批人已经走过来了。他们走进坑里，一排排躺在前一批死难者身上被枪杀。”

这样杀了一批又一批。

到底又有多少人死在这群野兽的枪口下，又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数目。

1941年9月29日、30日两天，乌克兰首府基辅就“处决”了共33771人。

1942年，特别行动队的A支队仅在立陶宛便屠杀了共136421名犹太人。

据希姆莱报告，在1942年8月到10月底特别行动队在俄国已杀死363210名犹太人。

据卡尔艾克曼统计，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国总共屠杀了200万人。

1943年3月23日，理查德科勒尔博士统计报告：在俄国共处置了共633300名犹太人。

纳粹瘟疫在荼毒着欧洲的众多生灵。

希特勒，用他能利用的一切方法，来吞噬着欧洲的一切。

灭绝营——希特勒的又一“杀手锏”，三十多个主要集中营全部都是死亡营，几百万囚徒被“灭绝”……

奥斯威辛、特莱勃林卡、贝尔赛克、锡比堡、切尔诺……

一座座小型的“人间地狱”；

一台台杀人机器；

一个个魔窟；

几百万的被灭绝对象，都是从这些地方被送上了天国。

灭绝营——名符其实的名字！

希特勒设立的灭绝营多达30多个，主要分布在波兰和苏联等地。我们以最大的也最出名

的灭绝营——奥斯威辛灭绝营为例，来看看希特勒法西斯的触目惊心的罪恶。

奥斯威辛有四个大毒气室和附设的火葬场，有很强的处死和焚化能力。

顾名思义，奥斯威辛处决囚犯主要方法就是用毒气。当时所用的药物是“齐克隆B”结晶毒药，是由汉堡的特奇—施塔本诺夫和德骚的达格奇公司生产的，每月大约得供应3吨这种毒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纳粹分子怎样毒死平民。

对被毒的人首先要进行挑选，体格健壮者留下，其余的进毒气室。把体格健壮者留下是需要利用他们劳动，直到他们用尽了体力，毫无利用价值时才将他们“解决”。“我们有两名党卫队医官在奥斯威辛专管检验运来的囚犯。一名医官叫囚犯列队行进，就在他们走过他面前时，当场作出决定。适合劳动的人被送进集中营，其余的人立刻被送到灭绝工厂。未成年的儿童都被处死，因为他们年轻，做工还不行。”

当时被处死的有各个国家的人，但以苏联人为最多。他们被锁在货车里，“既没有饭吃又

没有水喝，有的长达一星期”，等到历尽万苦来到德国后，除非体格特别健壮者，余则都是半死之人了。所以“挑选”工作很容易，“挑选哪些犹太人去劳动，哪些犹太人立即用毒气熏死的工作，是在被害人一下货车，在铁路的岔道上进行的。”

被挑选出该死的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命运是什么。

纳粹分子为了欺骗被害人，他们把毒气室修整得美观大方，“上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地，草地四周还种上花；入口处的牌子上写有‘浴室’字样。”他们欺骗被害人说是把他们带到浴室去消灭虱子。据鲁道夫霍斯（奥斯威辛集中营看守）回忆：“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也是比特莱布林卡有改进的：特莱布林卡的被害人往往事先就知道自己将被杀害，而我们在奥斯威辛则设法欺骗被害人，使他们相信他们是去消灭身上的虱子。当然，他们也常常看出我们的真正意图，我们有时也碰到一些骚乱和麻烦。妇女往往把孩子藏到衣服底下，不消说我们一发现就把孩子送去处死。……”

法西斯还有更美妙的杀人艺术。他们挑选

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囚犯，让她们身穿白衬衫和海军兰的裙子，组成一个乐队。当成批的被害者被赶进“浴池”时，她们就演奏起轻快欢乐的音乐。

在美妙的音乐声中走进“浴室”的死难者，丝毫不会怀疑他们真的是来淋浴的，有的人甚至还领到了毛巾。

等到“多至二千人像沙丁鱼似地被塞进了这个房间时”，重实的大门被马上锁上了，并被密封起来，下一步就是放毒气了。

在“浴池”的顶上有一些小孔，纳粹分子把毒气通过小孔投下去。在行刑官“好吧，给他们点东西尝尝”的命令下，毒气被马上送到“浴池”中，结束后便把气孔封上。

在结实的大门上有厚玻璃窥视孔，刽子手就是从这些地方看“浴池”中的情况。“下面那些赤身露体的囚犯们有的仰头望着滴水不出的莲蓬头，有的望着地上纳闷，为什么看不到下水道。毒气发生效果需要过一些时间，但是囚犯们不用多久就看出毒气是从上面的气孔放下来的。这时人人都吓慌了，一齐向离管子远的地方拥去，最后冲到巨大的铁门旁边。”“他们堆成了

一个金字塔，人人身上发青，血迹斑斑，到处湿漉漉的。他们互相抓着、掐着想爬过去，一直到死还不松手。”

大约过 20～30 分钟，所有的人就被毒死了，等到抽气机把毒气抽走后，特别行动队员就进室收尸，他们都“戴上防毒面具，穿上胶皮靴，手拿水龙头。”

“他们的第一项工作是，洗掉血迹和便污，然后再用绳套和铁钩把互相抓着、掐着的死尸分开来。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搜寻黄金和拔除死者的牙齿和头发的前奏；德国人认为这些牙齿和头发是战略物资。”

这样将人毒死的工作彻底完成，下一步是焚尸的工作。

特别行动队员用电梯或者货车将死尸运往焚尸炉，焚尸炉日夜不停地工作着，“上级要求我们把这种灭绝屠杀干得不让人知道。但是继续不断的焚化尸体所发出来的令人作呕的臭气，不可避免地充斥这整个地区，所有附近居民都知道奥斯威辛在进行灭绝工作。”

死尸有好多用途。但泽有一家工厂建造了一个用电加热的大池，用人体脂肪造肥皂。（配

方：用12磅人体脂肪，加10夸脱水，8盎司至一磅苛性碱……一起二、三小时，然后冷却。"焚尸炉中运出的骨灰有的用作肥料出售。

法西斯分子从死人身上还有一道肮脏的财路来源，那就是"金货"。

"特殊队人员在一堆堆冰冷粘湿的尸体旁边工作着。死者如有假牙，他们就把镶的金子拔出来。未被拔掉的，尸体被焚毁的，假牙上镶的金子还留存，就从尸灰中拣出来。"

这还是一种文明的作法，据《纳粹的阴谋与侵略》记载："有时在死难者被杀害以前，就把他们的金牙拔掉了。明斯克监狱的德国典狱长在一份秘密报告中透露，在他征召了一个犹太医生来服役之后，所有犹太人'牙上的金钩、金套和金质填充物都被拔掉或挖掉了。这常常是在采取特别行动以前的一两小时内干的'。这个典狱长指出，在1943年春为时6星期的一段时期内，有516个德国和俄国犹太人在他那个监狱被处死，其中336人的金牙被拔掉了。"从死尸身上的财物还真不少，除金牙外，还有金表、耳环、手镯、戒指、项链……如在柏林有一家当铺，在1942年9月15日收到一批货物。包括有

“154只金表，1601个金耳环，132个金钢钻戒指，784只银质怀表，160个各种镶金假牙”。

一开始，特别行动队把收来的金子熔化，存入德国国家银行。金货越来越多，以至于保险柜都存放不了了。于是各地的当铺又都红火起来。

法西斯分子从死难者身上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

灭绝营，不知灭绝了多少不幸的、无辜的死难者，这又是一个难以查清的数字。

在毛特豪森集中营中有一本死亡登记簿的一小部分，记载从1939年1月到1945年4月共灭绝了35380人。

希姆莱有一份报告记载，从1942年6月到11月，收容到集中营中的136700名囚徒中，有107741人被灭绝。

而仅仅在奥斯威辛一个灭绝营中，据霍斯供认，“有250万人是在毒气室和焚尸炉中被消灭的，至少还有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总数约为300万人。”而据苏联政府调查所得数字是400万。

灭绝营——纳粹分子的绞肉机器、吞噬人类的蛇穴狼窝。

为了发展“医学”，纳粹分子的实验对象又转向了人；试管和药品制成的绞刑架，为医学屈死的冤魂。

被任意摆弄的囚犯。

他们被置于压力实验室，受“高度”实验；

他们被注射致命的病毒；

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

他们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

……

希尔特博士是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长，他需要一些人的头盖骨等骨骼进行科学实验。

1941 年他给希姆莱写信要求：“我们搜集了大量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头盖骨。但就犹太人头盖骨标本很少……现在在东方进行的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克服这个缺点的机会。由于获得了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他们是令人憎厌但却十分典型的劣等民族的标本——头盖骨，我们现在有机会得到科学材料了。”

希尔特认为已经死掉的人的头盖骨不好，他要的是这样的头盖骨。“当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先把他们的头量一量，然后，再把这些犹太人弄死以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里送来。”

希姆莱对希尔特的“新思维”非常感兴趣，他亲自下令由“军事科学研究所”所长沃尔弗莱姆西佛斯协助这一工作。

希姆莱真是很了解手下，西佛斯外号“纳粹蓝胡子”，“此人目无定睛，表情阴险，还长着浓密的、漆黑的胡须。”曾任职到党卫队上校和遗传研究所执行秘书。要讲杀人，西佛斯可以说是行家老手。

1943 年 6 月，西佛斯在奥斯威辛搞到了一些实验对象。按照希尔特博士的要求，“总共处理了 115 人，其中 79 名犹太男子，30 名犹太妇女，4 名‘亚洲人’和两名波兰人。”

党卫队的上尉约瑟夫克拉麦是具体执行这一工作的刽子手。“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的希尔特教授告诉我，有一批囚犯正从奥斯威辛运来。他说这批人将被送往纳茨维勒集中营的毒气室用毒气杀死，尸体将被送到解剖学研究

所供他使用。他给我一个装着约半品脱盐——我想那是氰化盐——的瓶子，并且告诉我，大概应当用多少份量去毒死那些来自奥斯威辛的囚犯。

1943年8月初，我收到了80个囚犯，要我用希尔特给我的毒气杀死。第一次，我在晚上带着大约15个妇女乘坐一辆小汽车驶往毒气室。我告诉这些妇女，她们必须到室内进行消毒。我没有告诉她们将被毒死。

……门一关上，她们就开始尖声号叫起来。我通过一条管子把一定数量的毒盐送入室中……从一个窥视孔看室内发生的情况。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约半分钟便栽倒在地上。我开了通风机以后，把门打开。我发现那些女人都死在地上，浑身都是粪便。”

当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收到这些尸体后，就着手进行了工作。在研究所工作的助理员亨利赫里皮埃尔叙述道："我们收到的第一批材料是30个妇女的尸……这30具女尸到达时，身上还没有完全冰凉。她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而且还在发光。眼珠通红，充满血丝，而且都从眼窝里突了出来。鼻子和嘴巴周围有血迹。尸体还

没有完全僵硬。”按照希尔特博士的要求，这些尸体被浸在酒精里，死者的头被割下来，收集在一起。

于是，希尔特有完美的骨胳进行实验了。

党卫队的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则有另一“伟大狂想”。他写信给希姆莱，要求进行对人的绝育试验，“不仅要征服敌人，而且要使他们灭绝。……目前囚禁在德国的300万布尔什维克可以使之绝育，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做工，而又不致于繁殖，仅仅这个想法就展示了远大的前景。”

对“科学”表示极大关心的希姆莱又答应了这一高明医生的要求。

于是，在几个集中营中，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囚犯进行绝育试验。

党卫队的另一位医生席格蒙腊彻尔博士则负责进行了高空减压试验。

1941年5月15日，他写信给希姆莱，“一直找不到人来进行试验，因为这种试验非常危险，没有人自愿来做。……你能否提供两三个职业罪犯来做这种试验……受试验者当然会死掉。这种试验将在我的合作下进行。”

希姆莱马上复信："自将乐于提供囚犯供高空飞行研究之用。"

于是，腊彻尔博士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

他把空军减压室中的氧气和气压调整近似高空中的状态。然后把一名囚犯放在减压室进行观察。"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二万九千四百英尺高空时的失氧反应，受试验的是一个37岁的健康的犹太人。呼吸继续了三十分钟。四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颅。

五分钟以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六分钟到第十分钟，呼吸急促，受试验者失去知觉。从第十一分钟到第三十分钟，呼吸减慢，每分钟只吸气三次，到这段时间终了时，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

而当时在实验室工作的奥地利人安东巴霍莱格的描述则具有更加恐怖性。"我曾亲自从减压室的观察窗中，看到里面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两肺破裂……他们会发狂，扯掉自己的头发，想努力减轻压力。他们在疯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头和脸，伤害自己。他们用手

和头撞墙，高声号叫，努力减轻耳膜上的压力。这些情况总以试验者死去告终。”

在这次实验中，共有200名囚犯被“高压实验”了。

又是腊彻尔博士带领进行了“冷冻试验”这种试验分为两种，一种是观察一个人能忍受多大限度的冻冷；另一种是探寻一种人在受到极度寒冷状态中重新回暖的最好办法。

腊彻尔发明了两种冻死人的办法。一种是把人浸在冷水中。现摘录1942年9月10日的一次试验。“受试验者穿上飞行员服装，被浸入水中……头上蒙了罩子。让他们穿着救生衣以免下沉。试验时水的温度在华氏36.5度至53.5度之间。在第一组试验中，脑后根留在水外。在第二组试验中后颈和小脑淹在水里。胃部的温度低至79.5度，肠部低至79.7度，都由电表记录下来。只是当脊髓和小脑都冻得冰冷的时候才会死亡。

在解剖这种死尸时，总会发现脑壳内的空处充满了大量的、多至一品脱的淤血。心脏的情况总是右心室极度肿胀。受试验者只要体温降至82.5度，就不免要死亡，即使施以各种急救

也无法复活。这种解剖结果明显地证明，在目前正研究制作的泡沫衣服上有一个保温的头部和颈部保护装置是很重要的。”

另一种方法是把人脱得精光，放在雪地中过夜，但比较慢，不如水冻快，效果好。所以一般是“冬夜，受试验者被扔在冰水桶里或赤身躺在地上”，而在每隔一小时就往他们身上泼一桶冷水，每次都详细记录体温。

在这次的“冻冷实验中”，共有300人被用来进行了约400次实验，“直接被冻死者有八、九十人，其余的人都被杀害，有些人发了疯。”

还有一些精神虐待狂专门搜集人皮，他们以“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借口，专门剥囚犯的人皮。所有人皮中，健康完整文身的人皮最好。

“……所有文身的囚犯奉令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文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装饰品。”

这项工作得到腊彻尔博士的大力协助。“有

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就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可以不弄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无缺。”

此外，还进行了许多种“医学试验”。

给囚犯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疸病毒；

用他们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

给囚犯喝盐水看究竟活多长时间；

好多犯人被进行“接骨”试验；

数不清的囚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实验；

……

在“医学试验”幌子下的纳粹暴徒，完全是一种精神错乱者，是“纯粹的虐待狂”。

医学本来是为人类服务，现在却在摧残着人类。

纳粹瘟疫使医学变成了杀人武器。

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应该建立由德意志统治的世界，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无权生活在世上。

希特勒是一个顽固的民族主义者。

从头到尾，在他的一生中他都在推行他的“种族优劣论”。

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

希特勒设想了这样一幅世界前景：“一个由纳粹统治的欧洲，它的资源供德国使用，它的人民作为德意志主宰民族的奴隶，‘不受欢迎的分子’必须灭绝——首先是犹太人，其次是东方的许多斯拉夫族，特别是他们之中的知识分子。”

希特勒的法西斯分子实际上在逐渐推行希特勒“天才的设想”。

首先，必须保证德意志民族的“纯洁性”，任何一个德意志人都不允许和劣等民族通婚及往来。德意志民族的每一个从小就接受“民族优劣论”的熏陶。我们从一本纳粹主义的教科书中可以窥见一斑。

书中列举了几条选择配偶的标准，我们节选一些“民族优劣”强一些的内容。

“记住，你是一个德意志人！——你所具有的一切，并非源于你自己的努力结果，而是来源于德意志民族。不论你是否愿意，你属于这个民族；因为你从中产生出来。因此你在做任何事情之际，务必要想到这样做是否会对你的民族有利。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保持你肉体上的纯洁性！

你应该保持精神和心灵的纯洁性！

作为德意志人必须选择具有相同血统或北欧血统的配偶！——遗传相同之际，谐音问世之时。不同种族杂交之际，则势必产生极不合谐的噪音。不同种族的杂交通常会给人们和民族的生活带来质变和堕落；杂交频率越快，种族性质则越杂乱不堪。谨防堕落！警惕欧洲种族的血脉异支！只有相同种族通婚，才有可能获得幸福！

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的日耳曼祖先和北欧种族最为接近。根据所有调查，北欧种族对于德意志民族和那些操日耳曼语的兄弟种族以及对于它们的发展是一个最具有价值的种族。……

总之，北欧种族的血缘色彩联系着整个德意志民族，每一个德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这样的血缘特点，保持和发展这些血缘特点乃是一项神圣的义务。谁要是同非欧洲种族的血缘异支进行杂交，那则是对自己民族进化的一种反动。

选择配偶时请你问清他祖先的血缘！——你不仅仅是娶（嫁）你的配偶，而在某种意义之上还包括他（她）的祖先。只有有了高贵的祖先，才可以指望出现高贵的后代。……因此，绝对不要从一个坏家庭中娶（嫁）其中的一个好人！

结婚的意义在于产生健康的后代——每个家庭至少得有三至四个孩子才能保障一个民族的存在。……人数众多的高贵子嗣将会提高一个民族的价值并给它的继续生存提供着最安全的保证。

你的民族永垂不朽！”

通过系统的宣传教育，在德国青少年心中植下了“种族优劣”的种子。

为了进一步净化生存环境，应该对劣等民族进行“处理”。希特勒的观点是：劣等民族根本无权活在世上。

对于犹太人，希特勒执行的是“彻底灭绝”政策，建立一个“无犹太人”的欧洲。

“我们心里，有桩事情是一清二楚的——那就是这场战争的结局：要么雅利安人被消灭掉，要么犹太人从欧洲完全消失，两者必居其一。”

在希特勒占领的每一个地区，在纳粹瘟疫传染到的每一个国家，犹太人面临的是“灭绝”两个字。

在许多许多地方，希特勒已成功地进行了净化，产生了“无犹太人”区。

在 1939 年到 1945 年间造成将近 600 万犹太人惨死在希特勒的魔掌中。

排名在犹太人之下的则是东方人，主要是苏联人和亚洲人。“东方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华沙，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灭掉，”德国征服者的意图是：“掠夺俄国土地，奴役俄国人民，并把德国人移民到东方来。”

纳粹对征服区的俄国人进行了极为残暴地统治。

“几十万俄国战俘在我们的战俘营里饿死、冻死，这对我们的朋友和敌人来说都已不是什么秘密……现在我们又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

象：在战俘像苍蝇一样饿死之后，却又不得不从东方占领区招募几百万劳工到德国来……”

在希特勒的计划中，又设置了这样一幅前景：“整个波罗的海必须与德国合并。……克里米亚将成为德国领土，外国人必须全部从那里撤走，只留德国人在那里安家立业……科拉半岛将由德国占领，因为该地有大片镍矿。必须谨慎地进行准备工作，以便把芬兰归并到德国，使之成为联邦中的一个邦……元首将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然后交给芬兰人。”“要使巴库油田成为‘德国的租借地’，把伏尔加河一带的日耳曼人聚居区归并过来。”

戈林负责苏联经济的领导工作，他的一些则说得更露骨。对征服的苏联地区“在发生骚乱时投掷炸弹”“自然，必须尽快绥靖这一片广大地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一切不敢正眼看你的人统统枪毙。”

戈林为了好管理这一地区，他说：“今年俄国（指苏联）将会饿死两三千万人，情况如果真的如此，也许倒是件好事”。“破坏俄国的工业区，对这些地区的工人及其家属，听任他们挨饿而不必理会。”

对斯拉夫人不必全部杀掉，可以留下一部分人劳动。但他们的文化必须毁灭干净，剥夺他们受教育的一切权利。对他们的所有工业设施一律拆除，运往德国。农业是这些国家所应从事的唯一职业，因为德国需要他们生产粮食，“而给他们自己留下的粮食，只够勉强维持生命。”

希姆莱对他的党卫队军官发表了一次讲话(时间是1943年10月4日)指出：“如果这些民族在改进我们的血型方面有些优点可以利用，则利用之，必要时还可以把他们的儿童掳掠到德国来，由我们抚养成人。这些民族是生活得富裕还是像牲畜一样饿死，我全都不感兴趣；只有在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文化做奴隶的时候，我才对他们感到兴趣。

我之所以关心一万名俄国妇女在挖反坦克壕沟时是否累死，不是为了别的，只不过是想知道她们为德国建筑的反坦克战壕完成了没有……”。

希特勒的主要观点是：斯拉夫人该为我们劳动。一旦我们用不着他们了，可以让他们死去。因此，强迫他们打预防针以及由德国为他们提供医药是多余的。斯拉夫人的繁殖是不需要

的。他们可以避孕或人工流产——越多采用越好。让他们受教育是危险的。计数能数到100就够了……每多一个受教育的人就多一个未来的敌人。我们把宗教给他们留下来，作为他们消愁解闷的一种方法。至于粮食，除了绝对必要的数量之外，一点也不能多给。我们是主人，先得顾我们自己。”

对于斯拉夫人的高层次人，都按照希特勒的要求而予以处决。对于教士，必须按他们的命令行动，否则即处决；而对绅士阶层，则必须“把他们消灭掉，不论听起来多么残忍……”“波兰人只应该有一个主人，就是德国人。同时存在两个主人，是不可能、也是绝不允许的。因此，必须把波兰的知识分子的一切代表人物都灭绝。这听起来虽然残忍，但生活的法则就是如此。”

对于斯拉夫低层次的人，则强迫他们做奴隶。“波兰人生来就该专门干下贱的劳动……对于他们谈不上什么改善生活。波兰人的生活必须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不得有所提高……波兰人很懒，必须强迫他们从事劳动……总督辖区只是我们获得非熟练劳动力的来源……德国每

年需要的劳工可以从那里获得。”

非德意志民族在纳粹瘟疫下承受着最残酷的折磨。

用一个纳粹分子的演说最能概括希特勒的统治。现摘引如下：

“我们是‘主宰民族’，我们必须严厉而公正地进行统治……我要取走这个国家的一切财富。我到这里来不是降福布祥的……这里的居民必须劳动、劳动、再劳动……我们来到这里绝不是给他们散发灵粮神食。我们来到这里为的是给胜利打基础。

我们是一个主宰民族，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最下贱的德国工人，从人种上和生物学的方面看，也比这里的居民高贵千倍。”

你一发现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就必须像警犬一样追逐。一定要把它弄到手……送到德国。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说：纳粹掠夺的财富总数是多少，永远是个谜。

是的，谁也无法计算清楚德国法西斯到底

掠夺了多少财富。而即使有形的财富可以计算，无形的财富则难以估料。

希特勒在掠夺方面堪称一只贪得无厌的狼。

戈林则命令他的部下：你一发现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就必须像警犬一样追逐。一定要把它弄到手……送到德国。

不消说，钱财是纳粹掠夺的第一步棋。纳粹分子对钞票、黄金特别垂青。“希特勒每占领一个国家，他的财政人员马上便夺取这个国家的国家银行中的黄金和外国证券、外汇等。”可以说纳粹分子踏过的每一寸土地，就别想剩下一粒黄金。

第二步棋希特勒走得更妙，即所谓向被占领区收取“占领费”，这就是纳粹的道理，占领了别人的国家，抢夺了别人的财物，杀死了别人的士兵，到头来却要求别人付给德国什么“占领费”。就好似是别国花钱请德国来破坏一切这样的道理。

希特勒的“占领费”不要则已，一要则数目大得惊人，据德国纳粹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计算的结果来看，从大战初直到1944

年2月底，德国共收“占领费”达480亿马克左右（约合120亿美元）。以此计算，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征收的占领费估计约为600亿马克（150亿美元）。

由于德国和法国关系“最密切”，所以，法国特别大方，支付大部分的占领费。

在600亿马克中，法国“慷慨”地支付大约315亿马克（平均每年要担负70亿马克），希特勒可谓用心良苦，这个数目约“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按照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每年所付赔偿费的4倍。但当时希特勒认为德国付这笔赔偿费是“滔天大罪”，现在他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并且认为法国支付占领费是“理所当然”。

希特勒似乎还不“泄愤”，在占领费之外还要求法国银行给德国以45亿马克的“贷款”。另外，法国政府还要支付“罚金”5亿马克。

希特勒以各种方式向各国要钱。向比利时征收相当于其国民收入2/3比例的占领费和贷款；荷兰也承受了同样的榨取；……

这样，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的调查统计，希特勒总共向被占领区国家拿走了“贡金”约

1040亿马克（约合260亿美元）。

但是，希特勒还有更妙的“一着棋”，就是什么手续都不需办理的掠夺。

法国又是首当其冲，被德国“征收实物”征走了约900吨谷物，全国所生产的燕麦75%、油的80%、钢的74%，总约合价值为1845亿法郎。

苏联也是掠夺的主要对象，但苏联不如法国油水大。1943年有一个清单：有900万吨谷物，200万吨饲料，300万吨马铃薯、66.2万吨肉类。在整个占领期间，德国从苏联抢夺了约900万头牛，1200万口猪、1300万只羊……总值约合40亿马克（10亿美元）。

波兰国家虽小，但由于希特勒特别恼恨波兰，所以波兰所受剥削很重。

在1942年底，德国驻波兰总督弗朗克博士说：“只要这一地区还有什么东西能压榨，我就要不遗余力地压榨出来。”一语中地。

1939年希特勒费了很大力气攻下波兰，心中不快，10月3日，作出重要指示：“我们对波兰的统治，只能采用下列手段来利用这个国家的资源人力：进行无情的剥削；运走对德国战时

经济极关重要的全部粮食、原料、机器、工厂设备，等等；迫使所有波兰工人到德国去劳动；把波兰经济削减到仅够维持当地居民生存需要的最低限度；关闭一切教育机构，特别是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以防止波兰新知识分子的成长。必须把波兰当作殖民地对待。波兰人应该是大德意志帝国的奴隶。”

纳粹副领袖鲁道夫赫斯说：“不再重建华沙，元首也不想在总督辖区恢复或重建任何工业。”

波兰总督弗朗克博士则秉承主子旨意，发出公告：在波兰的一切财产，不论其为犹太人所有或为波兰人所有，一律无偿没收。

波兰人在纳粹面前一下子成了“无产阶级”。

纳粹对别国的无情掠夺，导致了西欧社会生产的极大破坏，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到处都有饿死人的情况，如波兰总督弗朗克指出：“如果在1943年执行新的粮食计划，光是华沙城内及郊区就会有50万人无粮食可吃。”

西欧人民被纳粹敲骨吸髓地剥削后，整天面临的只有死亡的危险。

希特勒虽然年青时“被拒于艺术学院的大门之外”，但对艺术有特别感情：帝国的元帅戈林则患有一种收藏癖。于是在希特勒和戈林的操纵导演下，被占区的贵重文物也遭到了一场浩劫。

据德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报告表明，“到1944年7月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共装了约137辆铁路货车，计有4174箱，21903件，其中绘画10890幅。这些绘画中有伦勃朗、鲁本斯、哈尔斯、弗美尔、委拉斯开兹、牟利罗、戈雅、维赛里奥、华托、弗拉戈纳尔、雷诺兹、庚斯博罗的作品。”

希特勒的“私人”收藏自不必说，光是戈林的收藏“据这个肥胖的帝国元帅自己估计，他的藏品价值达5000万德国马克。

波兰一被征服，在半年后，“这个国家的几乎全部文物”已被接收了。

法国是文明圣地，收藏有大半欧洲的伟大的艺术珍品，希特勒早就垂涎三尺。法国一投降，希特勒和戈林就急不可待地下命令进行抢夺文物工作。

“罗森堡特别工作处”就是专门设置的一个

抢夺文物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头子罗森堡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有权将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物运到德国进行保护。至于这些文物的用途，将由元首亲自决定。”

希特勒针对大量的珍品文物，提出了“这些文物的用途”的一套想法。所有劫掠来的艺术品“按下列几类分别处理：

(1) 元首对其用途保留决定权者。

(2) 对充实帝国元帅（即戈林）的收藏……有用者……

(3) 适合于送交德国各博物馆者……”

法国的文物都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

其实当时海牙公约中就明文禁止对占领国的珍品文物进行掠夺，但这群法西斯暴徒根本无视什么公约之类的约束。

帝国元帅戈林的回答最为精辟。当德国艺术家本耶斯提醒戈林注意海牙公约时。“这个胖胖的艺术专家戈林回答说：‘亲爱的本耶斯，让我来操这份心吧。我是全国最高法律权威。我的命令就是决定，你遵照执行就是了。’”

是的，在纳粹瘟疫横行的日子里，纳粹本身就是中心，其它任何规定对其都没有约束力。

希特勒和戈林为了个人的贪欲引起了一场对西方文明的洗劫。

掠夺占领区的一切，这就是纳粹的宗旨。

凡是纳粹瘟疫经过的地区，身后留下的是贫穷、落后、野蛮、荒凉……

犹太人的灾星——希特勒；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大约600万犹太人的归宿。

杀人魔王总会想出杀害犹太人的一切方法。

灭绝营、集中营、最后解决……

似乎犹太人面临的只有一条路——死。

在纳粹瘟疫下，大约600万犹太人被送上了天堂、或是下了地狱。

希特勒——犹太人的灾星。

希特勒狂妄的摧残犹太人的思想至死不变。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就在国会讲话中预言："如果国际犹太金融家……再一次把各国推进世界大战的深渊，那末，其结果决不会是全世界布尔什维克化和随之而来的犹太人的胜

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彻底消灭。”

而在1942年1月30日，希特勒再一次强调：“我们心里，有桩事情是一清二楚的——那就是这场战争的结局：要么雅利安人被消灭掉，要么犹太人从欧洲完全消失，两者必居其一。”

希特勒的灭绝计划首先在波兰开始实施。德国法西斯一面在战场上杀害犹太人，在攻占一个又一个城市后，百般怂恿对犹太居民的暴力行为。“1939年以前，有25万以上的犹太人被德国军队和党卫队，被当地反犹太的分子，以及被犯罪分子所杀害。”

在占领波兰以后，纳粹分子立即开始迫害犹太人的工作。1940年秋末，党卫队把约40万犹太人（仅华沙）赶到一起，用一堵高墙圈禁起来，同华沙其它区域隔开。（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地区只能住16万人）。

所有的犹太人不准离开隔离区，一旦跨出围墙一步，党卫队的命令是格杀勿论。而总督弗朗克严格遵照希特勒的旨意行事，“甚至连仅够勉强维持一半人活命的食物也拒绝发给。”这样，“至少有10万犹太人依靠别人每天施舍一碗常常是用草煮成的汤来苟延残喘。那是一场

毫无希望的求生的挣扎。”

同时期在波兰的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海乌姆、贝乌泽茨和索比布尔等地区，对付犹太人的主要是庞大的灭绝营。

随着对苏联战争的开始，希特勒越来越明确地执行他的“反犹”行动。

1941年7月31日，帝国元帅戈林给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下了一个命令，提出了“最后解决”这一名词。这一名词的出现使几百万犹太人被“解决”了。

“现在我委任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全面解决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问题……我还责成你尽快给我草拟一份文件，说明……为了贯彻我们打算进行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工作，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到1942年初，德国法西斯眼看胜利在即，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月20日，海德里希召集政府各部和党卫队保安处各机构召开了一次会议。海德里希强调了最后解决的庞大计划“在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的过程中，牵涉到的犹太人近1100万。”这包括德国境内的131800人，俄国500万人，乌克

兰300万，波兰225万，法国75万，英国有30多万。

消灭这么多犹太人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海德里希谈了他的计划。

"现在，在'最后解决'的过程中，必须把犹太人送往东方……作为劳动力使用。把有劳动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到这些地区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受到自然淘汰。

剩下来终于能活下来的人，由于无疑是具有最坚强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须受到相应处理。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应该认为这些经过自然淘汰而剩下来的人是犹太人可能东山再起的祸根。"

海德里希的话其实很明显，"欧洲的犹太人首先将被送到被征服的东方，然后劳动到死，活下来的体格特别健强的人则干脆处死。"

那么，对于"疾病的传染者，黑市的经营者，而且不适宜劳动"的原来就住在东方的犹太人怎么处置呢？

纳粹分子有的是办法。

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无疑是一种有效地的办

法。这早在1941年夏天入侵俄国之初就已采用了。他们通过这种方法解决了约75万人。

另外一种方式则就是灭绝营了。在灭绝营中，“肃清”、“根除”、“灭绝”一类的词语使杀人比打死一只苍蝇要容易得多，在这里，“最后解决”收获不少，取得了最骇人听闻的成就。几百万犹太人在这里得以最后解决。

对犹太人的屠杀在党卫队等纳粹分子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是光荣的义务和职责。

1942年3月27日，戈培尔的日记这样写道：“对犹太人实行了一种惩罚，此种惩罚虽然不免残酷，但他们完全是罪有应得……即使是在这一方面，元首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先驱者和头一个提出一种极端解决方法的人，这种极端解决办法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因而是大势所趋，义不容辞。谢天谢地，我们此刻在战争期间总算有了不少我们在和平时期大概根本无法得到的机会。”

1943年10月4日，希姆莱对党卫队将领作报告：“……我要很坦率地跟你们谈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必须谈得非常坦率，但是绝不要向别人公开……

我说的是……灭绝犹太民族……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一定了解，当100具、500具或者1000具死尸躺在一起的时候，这事情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要坚持这样做，另一方面要保持自己成为正派人除了由于人性弱点所造成的某些例外情况，这就是我们的艰苦所在。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未写过，将来也不会再写的光荣的一页……”

在1942年和1943年，纳粹分子都在执行“最后解决”的命令，犹太人被从法国、比利时、德国、捷克、匈牙利……各国源源不断地送往东方或北方。这样长时期的旅途，只有少数体格健壮者能活着到达，其余的则都在路途中即死去。

当成批的犹太人一到达，则面临的还是屠杀。有一次纳粹分子杀红了眼，竟把从汉堡撤走的一批德国人也杀了，“这批人被送往利沃夫去定居。他们被盖世太保抓住，夺去了所有的财物，用毒气杀死，事后才发现他们并不是犹太人。”

最后一批被屠杀的是1944年夏天由匈牙利押到奥斯威辛的40万犹太人。

这样，到希特勒灭亡时，总共有600万犹太

人被杀害。

犹太人对于纳粹的迫害也进行了英勇抵抗，著名的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反抗斗争。

纳粹本希望犹太人在隔离区很快的饿死、病死，但犹太人挣扎着活了下来。于是，纳粹干脆决定快速结束犹太人，从 1942 年 7 月 22 日到 10 月 3 日，以“重新安置”(实际上被运往灭绝营用毒气杀死)的名义迁出犹太人，这一时期共迁出了共 310322 名犹太人。这样，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中大约还有 6 万人。

这时，当纳粹继续“灭绝”时，犹太人进行了一次垂死的抵抗。他们的武器很少，但战斗力很强。“在第三帝国历史上，犹太人用武力反抗他们的纳粹压迫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943 年 4 月 19 日，党卫队 3000 多人用坦克、大炮、火焰喷射器和爆破筒向犹太人发起了进攻。但遭到了猛烈抵抗，“行动刚一开始，我们就遭到了犹太人和匪徒们的猛烈的集中射击。一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受到了莫洛托夫鸡尾酒(土制手榴弹的别名)的猛击……由于遭到了敌人的这种反击，我们只得后撤。”

以后党卫队发动了几次攻击，都被顽强的打了回来。“犹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组成了二、三十人的新的战斗小组，组内还有数量相等的妇女，燃烧起新的反抗火焰。”

希姆莱非常恼火，命令党卫队“用最严酷和无情的顽强手段”扫荡犹太人隔离区。

最后，犹太人在进行了殊死抵抗后，终于寡不敌众，反抗失败。“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已不再存在。”整个隔离区已夷为平地。总共处置了约56065名犹太人。

但犹太人的抵抗有一定成果，从4月到5月坚持了共42天，打死打伤1000多名德国人，并且还有几百人设法逃离了虎口。

犹太人的损失谁也无法估算，只能归结为希特勒是犹太人的灾星，纳粹是人类的一场瘟疫。

有人这样评价希特勒的反犹太人活动。

“倘使根据人类所受的苦难，或是根据精神、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所遭到的破坏，来对纳粹反犹太主义在这次战争年代里所造成的全部后果作出全面的估计，那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一般人就连今天还很难理解，科学和技术文明

的全部技巧竟然会被残忍地、蓄意地用以屠杀将近600万的犹太人——而且这600万还不是死亡营里仅有的牺牲者。这一场灾难的规模之大和为害之烈是罕见的，因为它完全没有意义。被杀害的犹太人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事业而牺牲的，无非是由于一些疯子和罪犯的疯狂的仇恨而已。”

要大炮不要黄油是希特勒的一贯口号；战争期间，德国人民的裤带紧了再紧；德国人民也是一无所有了。

一开始，希特勒为了他的“生存空间”是这样设想的：用快速有力的“闪电战”摧毁欧洲的一切，随之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日耳曼大帝国。

在战争计划中，希特勒并没有计划持久战，狂妄吞噬了他的灵智，他认为轻而易举的欧洲全境的解决却化为乌有。

1939年预先计划的食品、武器和弹药都是为“闪电战”准备的，只能应付短期。于是，随着“闪电战”的结束，希特勒的大后方出现了危

机，国内也陷入了一种不利的境况，这恐怕是希特勒始料不及的。

要大炮不要黄油，其实德国人民早就没有黄油了。

勒紧裤带，德国人民的裤带早已不松了。

但希特勒关心的是战争，不是人民。

为了战争，德国人民还得再勒紧一些裤带。

1942 年 2 月，希特勒任命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为帝国武器弹药部部长。

施佩尔按照希特勒的意图，着手开始使德国军火工业和战时经济由“闪电战”的供应转为“长期战争”的供应。

把老百姓的裤腰带再勒紧一些。“通过对原料进行严格的定量配给，即仅将其限制在几家大型企业之中，对产品实行标准化生产，把民用生产削减到最低水平。

继续扩大军火供应。“施佩尔从 1942 年初到 1943 年中期把军工产品提高了一倍，到 1944 年中期，军工产品则上升为开始时的三倍。在 1944 年 8 月和 9 月间，德国军火工业生产的弹药、武器、潜艇和飞机的数量比在此之前的整个战争中间任何一个时期还要多。”

军火供应是提上去了，但苦的是德国人民。劳动力极为短缺，虽然德雇佣了大量的外国劳动力，但是仍然是供不应求，于是“越来越多的妇女不得不进入弹药工厂工作。”

在整个大战期间，德国工人若想调换工作必须要经过特别准许。戈林在1942年6月13日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除非劳工部门有令，否则禁止工作上的任何调动，从而对劳工的流动实行了有效的管制。

关于劳工的征募工作，1943年1月27日公布了新的法令，规定所有年龄在16岁到65岁之间的男人和所有年龄在17岁到45岁之间的女人，除了某几类已婚的妇女外，都被要求去登记从事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这一期间招募的工人大多数是妇女。

但是由于前线不断的需要男人，1943年3月又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同作战不直接有关的所有厂商不是完全歇业，就是大力集中。在一个时期，军事工业中雇佣的劳工可以免服兵役。

但到了1943年秋天，一些年轻的熟练工人也不得不上前线作战了。

到了1944年夏天，由于德国在战场上由进

攻转入防守阶段，又掀起了一个动员劳动力的高潮。1944年7月，戈培尔公布了一系列命令，“进行了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企图为武装部队，为军工生产或为构筑防御工事，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后备力量。”

这一时期招募年龄由原来的17岁又降低到16岁；一般每周工作时间从原来的48小时增加到60小时。

同时，为了战争，德国还采取了许多措施。“目的在于停止对于战事并不直接和立即有所贡献的一切活动。”

“各种形式的娱乐，例如戏院，都遭到取缔；出版的报纸的数目大为减少；邮政业务削减了一半；铁道业务也减少了。”

人民生活的迅速恶化，使他们的大战一开始表现出来的狂热情绪逐渐降温。

德国人民越来越受到严格的限制。每一个人随时都有被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监视、逮捕的危险。而这一恐怖活动是一开始针对犹太人及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组织的，德国人民不明白恐怖为什么降临到每一个平民头上。

“现在，谁要是偷听国外的广播或帮助受到

迫害的犹太人，就会被处以死刑。在德国，无论是谁，只要是对被押送到德国的苦役实行厚待或是塞给某个战俘一片面包，都会被盖世太保看成是现政权的反对者而受到处罚。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秘探们在街头巷尾和工厂车间里监视着居民和工人们。”

德国人民大梦初醒，他们被希特勒欺骗了，希特勒许诺给人民的一切都是幻影，德国人民看到的只有战争、饥饿……

同时，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及各国人的屠杀逐渐使德国人民感到反感、厌恶。他们逐渐认识到法西斯的凶恶本质。

例如处理苏联战俘。“譬如从火车站走向集中营的途中，就有相当多的战俘由于疲惫不堪倒在路上，有死了的，也有半死的，因此护送时后边还得跟上一辆卡车装运这些人。要想不让德人看到这种场面是不可能的。”

又如奥斯威辛灭绝营，尽管伪装得特别好，“上级要求我们把这种灭绝屠杀干得不让人知道。但是继续不断地焚化尸体所发出来的令人作呕的臭气，不可避免地要充斥这整个地区，所有附近居民都知道奥斯威辛是在进行灭绝工

作。”

而从1940年底开始的空袭，使德国人民的认识逐渐清楚。“同盟国对德国的轰炸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不仅是工业区遭到了严重破坏，就连平民百姓的士气也江河日下。”

1940年8月—9月，英国第一次对德国首都柏林进行了空袭，对第三帝国的不可一世给以迎头一击。

从此以后，英国皇家空军从来没有停歇过对德国的空袭，戈林的空军每次作出许诺，保证敌机不会再来，但每次都是失败。英国的轰炸目标逐渐扩大，由柏林到莱茵和鲁尔的工业中心，再到卢卑克、科隆、埃森和不来梅。

从1942年底，美国也加入了对德国的空袭之列。本来对付英国空军的戈林早已力不从心，现在再加上美国，德国空军显得毫无生气了。

1943年7月24—25日，英国皇家空军为报希特勒对伦敦的轰炸的“一箭之仇”，对德国的工业中心汉堡进行了恐怖的狂轰滥炸，“其间，遍地烈焰汇成了一片巨大的火海，造成了约7万人的死亡。”

战争的恐怖敲醒了每一个德国人的梦。希

特勒没有给德国人民带来面包和黄油，他许诺的只有炸弹、饥饿、恐怖……

于是，大部分德国人民出现了厌战情绪。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展开了英勇的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一些共产党组织乘机活跃起来。他们在大企业里组织地下抵抗，破坏军工生产，缓延军火的供应；编印和散发宣传材料，启发群众觉悟；为反法西斯的军队提供军事情报；在德国士兵中进行反战教育，组织秘密的反法西斯小组。

希特勒的后院起火了，他虽然将数 10 万反法西斯人士杀头、判刑、投入监狱，但是德国人民的反抗活动越来越大。

德国国内外的混乱态势搞得希特勒焦头烂额。

希特勒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则注定末日不远了。

第五章　纳粹末日

纳粹的疯狂并不能征服一切，法西斯的猖獗只会流行一时。嚣张而又不可一世的希特勒终于走上了末日，正义同邪恶的较量渐露端倪和结果。

苏联红军使希特勒胆颤心惊……

北非战争法西斯一败涂地……

意大利、日本先后投降……

尽管希特勒还想做最后挣扎，但结果只会越陷越深。

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法西斯在二战中罪有应得。

“台风”在10月2日刮起。一股强风，一股旋风，要猛袭莫斯科，彻底把苏联打垮。

到1941年秋天，在苏联军民的英勇抗击下，希特勒的“闪电战”计划彻底破产。

希特勒决定集中力量攻取莫斯科。

莫斯科是苏联的首都，是全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希特勒的算盘打的很妙，他企图占领莫斯科，消灭红军主力，结束对苏联的战争。

“包围他们、击败他们、消灭他们”，希特勒歇斯底里地狂叫。

10月2日，代号为“台风”的进攻莫斯科的战斗打响了。“一股强风，一股旋风，要猛袭苏联人，要在莫斯科前沿歼灭俄国人的最后的作战部队，要把苏联打垮。”

德国统帅部集中了约53个步兵师，14个坦克师和8个摩托化师，以其惯用的“作战方式”猛扑莫斯科。

希特勒又表现出了他的自大狂的毛病，他

妄图在10天之内攻占莫斯科。希特勒扬言要在莫斯科的红场上检阅他的法西斯军队。

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口气更大，他模仿希特勒，命令柏林各报馆，在10月12日的报纸上留下头版的地方，以便登载“特别重要的消息”。

但是，希特勒高兴得太早了，英勇的苏联人民早已从一开始的不提防状态进入了有秩序的战备状态，迎接希特勒的是一堵永远打不破、轰不烂的“铜墙铁壁”。

可巧，这一年冬季天气特别冷，而德军的冬季装备没有供应上，“冬衣连影子还没有见到。……在遥远后方的广大的森林沼泽地带，开始出现有游击队的活动，运输队常常遭到伏击……”。部队这时已开始发现“严重冻伤病员”。

苏联人民积极保卫莫斯科。莫斯科工人和居民组成了12万人的民兵师开赴前线，全市25个区建立了工人营，几十万居民参加修筑防御工事，军民团结一致，为保卫首都而战斗。

红军的英勇战斗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使德军胆战心惊。德军将领“经常对俄国军队进攻和反击的规模和声势感到惊讶，而对德

军的挫折和损失则感到灰心。纳粹将领们不能理解，有着暴政制度的俄国人，在德军初次打击之下又受到惨重损失的俄国人，为什么没有像法国和其他情况比俄国好的国家那样土崩瓦解。”“我们在10月底11月初惊讶而又失望地发现，俄国人虽然遭到打击，但看来并不认为自己已不再是一支战斗力量。”

1941年11月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4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尽管莫斯科近郊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法西斯飞机日夜不停地空袭，在莫斯科红场上依然进行了传统的阅兵式。“斯大林在列宁墓上检阅了苏联军民武装力量，并发表了演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在列宁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群情振奋的苏联红军在接受完斯大林的检阅后，就马上迈着坚定的步伐从红场直接开赴前线。

莫斯科阅兵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军民的斗志。给了希特勒则当头一棒，人们不会忘记他要到红场阅兵的狂言，事实又一次打击了希特勒的狂妄。

希特勒恼羞成怒，驱使几十个精锐师团向莫斯科发动了疯狂进攻。

“最后的总攻意外地遇到顽强抵抗。这是有史以来在一条战线上集中了最强大的坦克部队：在莫斯科正北，霍普纳将军的第四坦克集团军和霍特将军的第三坦克集团军向南进迫，在莫斯科正南的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军团从土拉北上，克鲁格的庞大的第四军团居于中央，穿过市郊的森林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希特勒的最大希望就寄托在这样声势浩大的军事部署上。到12月2日，第258步兵师的一个侦察营突入莫斯科近郊的希姆基，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已经在望，但是第二天早晨就被几辆俄国坦克和从市内紧急动员起来的工人队伍所击退。这是德国军队到达莫斯科最近的地方；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克里姆林宫。”

但是，德军的进攻始终没有取得进展，并且全线被彻底地制止住了。

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回忆说：“现在，当莫斯科似乎已经在望的时候，官兵的心情却开始起了变化。敌军的抵抗坚决起来，战斗越来越激烈……许多部队得不到增补，只剩

下六七十人。从这时候起，曾经在这同一条路上走向莫斯科的拿破仑大军的鬼影和拿破仑全军覆没的事迹，就常常萦绕在纳粹征服者的睡梦中。将领们开始阅读或者重读高兰古侯爵所著的关于这个法国征服者1812年冬天在俄国惨败的可怕故事。”

在12月5日，是德国将军们最黑暗、悲惨的一天，实际上德军已失去所有的进攻力。勃鲁门特里特说：“我们想在1941年打败俄国的希望，已在最后一分钟化成泡影了。”

古德里安则写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作出这样一种决定，没有比这再困难的事了……我们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失败。我们英雄的部队的一切牺牲和煎熬都已归于徒劳。我们遭到了可悲的失败。”

12月6日，希特勒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刚在六个星期以前继提莫申科元帅任中路战线司令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以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率领苏联红军发动了反攻。

七个军团和两个骑兵军——共计100个师在莫斯科前沿200英里长的战线上，进行了全

线出击。

夏伊勒这样描述道："这些部队中有新入伍的，也有久经沙场的，他们都得到很好的装备和训练，能适应在严寒深雪中作战。这位不大闻名`军有着由步兵、炮兵、坦克兵、骑兵、空军成的这样一支强大的兵力，是希特勒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们的突然而猛烈的攻击，使德国军队和第三帝国遭到永远不能完全恢复过来的损失。"

德国军队在红军的强大进攻面前惊慌失措，防线不断遭到突破。

这样到 1942 年 2 月，红军将德国军队赶出莫斯科，并且赶到离莫斯科 75 英里和 200 英里的地方。

莫斯科一战，德国军队损失 30 多万。而到此时为止，进攻苏联的德国军队总损失已经高达 1005636 人。

但是，莫斯科战役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关键的是希特勒的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被彻底的粉碎了。"这样，1941 年 12 月 6 日就成了第三帝国短暂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而且是致命的转折点之一。希特勒的力量已到了顶峰，从此以

后要走下坡路了。遭到他的侵略战争的祸害的那些国家，正在日益增强抵抗，这也促成了他力量的削弱。”

希特勒的一切计划、希望都化为泡影。

3个月灭亡苏联已不能实现，6个月灭亡苏联已不可能，他要想征服苏联的一切计划其实都不可能了。

“给人的印象是，希特勒现在已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能消灭对方，并认识到这种情况将导致和平谈判。”

希特勒征服苏联的狂妄念头在莫斯科战役后彻底地破产了。

希特勒声嘶力竭地叫嚷："我决不离开伏尔加！我决不从伏尔加后退！"但苏联红军还是毫不客气地把他赶跑了。

希特勒不甘心在苏联战场的失败。

他要重温第三帝国"天下无敌"的神话。

希特勒选择了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等南部地区作为他的进攻目标。

希特勒的美妙的设想是：夺取斯大林格勒

和高加索，切断伏尔加河的交通命脉，夺取巴库油田，乌克兰的小麦，顿巴斯的煤。并且向东北可以迂回包抄莫斯科，南出波斯湾，与日本会师印度洋。

希特勒又狂妄地订下了这样的行动计划：7月25日攻占斯大林格勒，10月或11月攻下莫斯科。

1942年5月开始到7月7日，希特勒获得了初步成果，在德军遭到重大损失以后，前进到顿河大河湾。

规模空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式打响。

这一场战役战线近10万平方公里，从辽阔的顿河草原一直延伸到陡峭的伏尔加河岸。

到8月17日，德国军队才前进了60—80公里，战场还在斯大林格勒的外围。希特勒“7月25日攻占斯大林格勒”的计划又陷入破产。

在高加索战役中，虽然8月21日卐字旗已插上厄尔布鲁斯山（高加索山脉的最高山峰），但始终未能占领高加索山脉的主要隘口。

希特勒沉不住气了，他决定改变打法，集中全力先拿下斯大林格勒。

8月17日，德军出动了约1000架飞机、约

600辆坦克、20万军队，从西北和南部对斯大林格勒进行了猛烈进攻。

8月23日，北路军已逼近伏尔加河，开始了对斯大林格勒的狂轰滥炸。

德国空军每天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空袭，整个战役中，共有100多万颗炸弹倾泻在这座60万人口的城市中，美丽的斯大林格勒在战争中化为一片废墟。

9月14日，德军占领了斯大林格勒第一火车站，并突进到伏尔加河岸。这时的情况非常危急，斯大林格勒的南、北、西三面都已被包围，斯大林格勒有被德军攻占的危险。

苏联军民同德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斯大林发出号召“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用一切力量消灭敌人。”苏联军民顽强地坚守着每一寸土地。

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受到苏军的顽强抵抗，阻滞不前。10月份的一个月中，斯大林格勒一直进行着激烈的巷战。德军逐屋战斗，虽获得一些进展，但损失十分惊人。因为正如经历过现代战争的人都知道的，大城市中的断垣残壁，十分有利于顽强而持久的防守。俄国人充分利用这些障碍物，拼命争夺每一寸焦土废墟。尽

管哈尔德及其继任者对希特勒作过警告：德国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已疲惫不堪，但是最高统帅仍然硬要他们继续前进。一批又一批新的师投入战斗，但转眼间就在这人间地狱中化为齑粉。”

尽管德军前进十分困难，第六军团司令保罗斯将军却于10月25日向希特勒立下军令状。他至迟可于11月10日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非常兴奋，直到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失败的命运。

斯大林格勒的持久战，为苏联红军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斯大林在全国动员了庞大的兵力陈兵于伏尔加河以西地区，随时准备发动反攻。

希特勒这时仍狂妄之极，他认为苏联军队马上就完了，他的军队攻下斯大林格勒指日可待。

德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写道：“对敌人力量一直作过低的估计，达到了可笑的程度，并且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在这里要想认真地进行工作已经不可能了。凭着浮光掠影的印象作出病态的

反应，对形势及其发展前途毫无估计的能力——这些使这个所谓“领导”具有一种极其特别的性质。”

“用不着有未卜先知的天才，也能预见到一旦斯大林把这150万大军用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侧翼，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我十分清楚地向希特勒指出这一点。但是结果却是解除了我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

这一时期的希特勒又是狂妄之极，认为自己的力量无比强大，别人的力量比较弱小，他甚至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提起苏联强大的情况。“有一次，有人把一份非常客观的报告念给他听。报告上说，斯大林于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以北、伏尔加河以西地区仍能集结100万到125万生力军，在高加索的50万人还不包括在内。这份报告并证实了俄国为前线生产的坦克每月至少可达1200辆。希特勒未等听完，便攥紧拳头，嘴角挂着白沫，把念报告的人大骂了一顿，不许他今后再念这种愚蠢的废话。”

1942年11月19日，斯大林发出了“前进！歼灭德国占领者，把他们从我们祖国赶出去！”的命令，苏联红军从斯大林格勒西北面和南面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全线反攻。

5天之内，苏联红军势不可挡，把聚集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保罗斯的第六集团军33万人包围了起来。

这时的保罗斯再也不叫嚷攻占斯大林格勒，他想的只是怎样逃命要紧。

希特勒声嘶力竭地叫嚷："我决不离开伏尔加！我决不从伏尔加后退！"

希特勒一面命令保罗斯死守，一面紧急调动援军解围。

被围的保罗斯有22个师，希特勒答应解围前的部队给养将由空运解决，但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部队每天需要物资至少750吨，德国的空军远远达不到这一要求。故空运工作始终没有进行。

同时，希特勒调来增援的顿河集团军根本无法解围。

1943年1月8日，苏联向包围圈内的保罗斯发出通牒："你军已陷入绝境。你们饥寒交迫、疾病丛生。俄罗斯的寒冬还只刚刚开始。严霜、寒流、暴风雪还在后头。你的士兵缺少冬衣，卫生条件又差到极点……你们的处境已一无希

望，继续抵抗下去实在毫无意义。

有鉴于此，并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兹建议你们接受下列投降条件……”。

保罗斯拒不投降。1 月 10 日早晨，苏联以 5000 门大炮的轰炸为先奏，展开了对德军的歼灭。

“这一仗打得激烈而残酷。在瓦砾成堆、遍地冻冰的城内废墟上，双方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不顾一切地进行战斗。但是战斗并没有持续多久。6 天之中，德军的袋形阵地已缩小了一半，只剩下 15 英里长、9 英里宽的一块地方。1 月 24 日，阵地又给一劈为二，最后一条小型的临时跑道也失去了。”

希特勒命令保罗斯死守“不许投降。第六军团必须死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在德军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陆军元帅是被生俘的。”希特勒随即授予保罗斯元帅节杖。第六军团的 117 名军官各升一级。

保罗斯大受感动，向希特勒表示：第六军团忠实于自己的誓言并认识到自己所负的极为重大的使命，为了元首和祖国，已坚守自己岗位，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经过22天的激战，第六军团全部被歼，保罗斯最后没有效忠帝国，他和军团军官大多被俘。

这样，以斯大林格勒为中心的大会战，到1943年2月2日结束，共消灭德国军队150万人，苏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战役给了希特勒以致命的打击，这成为“德国法西斯军队覆灭的起点。”

苏联的大反攻，北非战场的结束，意大利的投降，欧洲战场的开辟，希特勒这一时间焦头烂额。

希特勒面临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苏联红军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越战越勇。而相对地，德军则一蹶不振，处处失利。

在苏联中部，红军在1942年冬季的攻势获得巨大成功，解放了大片领土。

希特勒并不甘心在苏联战场的失败。他时刻想着反扑。库尔斯克战役则是希特勒的绝望的挣扎。

希特勒对这一战役下了很大的赌注。他调

集了90万大军，包括17个坦克师，10000门大炮，2700辆坦克和自动火炮，2000架飞机。并且希特勒还投入了大量的新式武器，如重60吨的“虎式”、“豹式”坦克，重70吨的“斐迪南”式自动火炮。

苏联对这一战役也相当重视。集结了大约133万人，备有20000门火炮、迫击炮，36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100架飞机。

这一仗是双方实力的一次大决战。

战争一开始，苏军先发制人，猛攻德军。德军匆忙应战，首战失利。7月中旬双方又展开坦克大会战，“在激战中成百辆的坦克互相冲撞，损失惨重。”德国装甲部队的坦克到7月22日已损失了一半。从7月下旬，苏军展开反攻，大败德军，8月5日解放了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城。

这次会战，歼灭德军50万人，坦克1500辆，飞机3500架。希特勒的最后一次挣扎化为泡影。苏联红军乘胜追击，从9月到11月，在南部和中部战场全线出击，收复一个又一个城市，德国军队出现全线大溃退的局面。

到1943年末，苏军把德军击退400多公

里。南部苏军则“越过了希特勒部队 1941 年夏向俄国内地进军时轻而易举地取得初期胜利的那些战场，逼近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边界。”

在北非战场上，由于隆美尔一直得不到足够的军队使用，“沙漠之狐”的日子日益艰难。

1942 年秋天，英国军队经过一段积极的准备工作之后，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阿拉曼战役则是北非战场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10 月 23 日，英军新任司令官蒙哥马利将军，一位脾气古怪却颇有天才的将军，率领英军向德意军队发起了进攻。英国第八集团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以大量的坦克作为先头部队，直扑德军，隆美尔指挥德军拼死抵抗，但结果是遭到大败。

隆美尔要求后撤，但希特勒却命令他继续坚守阵地，“在你现在所处的形势下，只有坚守阵地，绝不后退一步，把每一条枪、每一个士兵投入战斗，舍此别无考虑……你可向你的部下指明，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别无其他道路。”

隆美尔被迫负隅抵抗，但军心涣散，总指挥里特·冯·托马将军带头投降。英军强大的攻

势势如破竹，德军遭到惨败。

阿拉曼一战，德军损失坦克500余辆，伤亡59000人，德军在非洲从此一蹶不振。

11月8日，美英联军则在艾森豪威尔的率领下在北非登陆，10万大军所向披靡，德军占领下的阿尔及尔、奥兰和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迅速被攻克。

1943年3月，美英盟军发动了结束北非战场的战斗，以绝对优势兵力（兵力是德意军队的2倍，坦克是6倍）摧毁德意在非洲的余部，到5月13日，德意残军25万人在突尼斯投降，至此，北非战场以德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整个北非战场德国法西斯损失重大。军队损失95万人，舰艇240万吨，飞机8000架。

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走到了它的尽头。

意大利军队在战场上从来没有顺利过，在苏联战场上，尾随德国军队作战，结果几乎全军覆没。在北非战场上又受到美英盟军的重创，意大利的所有的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军事力量从此一蹶不振。

墨索里尼在国内的日子也不好过，政治经济都出现了大的危机。

连续四年的战争及其失利，使意大利经济濒于崩溃。工农业生产迅速下降，国家债务高达1万亿里拉，为全国国民一年收入的九倍多。食品供应不足，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意大利经济已经山穷水尽，到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程度。

意大利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也日益频繁。1943年3月，意大利北部百万工人举行反法西斯的大罢工，对墨索里尼是当头一棒。另外还有一些人开始了反对法西斯的游击活动。意大利军队由于连续失利，又加上遭到德军的歧视，反战情绪也很大。而同时，意大利法西斯集团内部出现分裂。墨索里尼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1943年7月10日，美英盟军胜利地登上了意大利南端的西西里岛，从而开始了对意大利的进攻。“防守海岸的意大利师，几乎一枪未发就瓦解了，而那些野战师一遇到同盟军就象迎风扬糠那样四散逃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意大利的垄断资本家集团抛弃了墨索里尼，转身投入了美英的怀抱。

7月25日，意大利发生政变，墨索里尼下台，被送往荒无人烟的马达莱纳岛，后来意大利人民又处之以死刑。

9月3日，新政府同美、英签订了无条件投降协定。

10月13日，意大利对德宣战。

意大利的“叛变”引得希特勒火冒三丈，他命令德军占领意大利，但遭到美、英的打击，将德军打出了意大利。

在德军日益失利的情况下，美英盟军决定采取更大的行动。这就开始了诺曼底登陆，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

1944年6月6日，盟军的“霸王”计划得以实施。

首先是德军的后方“着火”，盟军空降了约3个伞兵师（约23000人）。接着，盟军的空军和海军猛轰德军前沿阵地。盟军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顺利在诺曼底登陆。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登陆运动，盟军突击作战的飞机有10000多架，各类舰艇4000多艘，登陆人数达220万左右，各种车辆45万部，物资400万吨。

这一次战役共歼灭德军45万人，消灭德军坦克1500辆，野炮3500门，各种军车20000辆，飞机3500架。

德军在这次战役中的损失倒是小事，关键的是这时希特勒已处在东、西、南三面围攻之中。

东线，德军狼狈后撤，苏军长驱直入，斯大林发布《最高统帅命令》“跟踪追击这只受了伤的德国野兽，并把它打死在自己的洞穴里。”到1944年九、十月间，已成功地打到德国边境歼灭德军200万人。

西线和南线，美、英等国盟军顺利地解放了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将战线一步步向德国靠近。

希特勒正在由于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而焦头烂额之际，国内又发生了刺杀他的案件，德军上校冯·施遁芬保的炸弹几乎把希特勒送上了西天，他成了严重的脑震荡。

希特勒在四面楚歌之中发疯了。

这只野兽在“狼穴”中感到了临死前的不安的征兆。

焦土政策——狂怒的野兽的最后挣扎；摧毁德国的一切，德国要变成一片荒漠不毛之地。

战争打到了德国本土。

被炸弹炸成脑震荡的希特勒，已完全变成了一只受伤的野兽。

他要拿德国人民的一切来作一次最后的挣扎。

尽管当时的局势已经很明显，德国已处在强大的包围之中，德国已无任何胜利的希望。“只有象希特勒这样的狂人才能在这样的局势下继续铤而走险。他再没有什么好输的了，而德国人民的命运在他心里越来越无足轻重。”

1944 年 8 月 31 日希特勒宣布：“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将这场战争进行下去，直到……我们……获得一种和平为止，这种和平能够保障德意志民族今后 50 年至 100 年的生活安全并且尤其不能让 1918 年发生的那种损害我们荣誉的事情重演。”

希特勒在全国大力征兵。15 岁到 18 岁的孩

子和50岁到60岁的男子都应征入伍。所有机关、学校等全部应征。希特勒青年团和老年人则参加“人民冲锋队”。

同时，纳粹分子大张旗鼓地宣传为保卫祖国而战，并严令逃兵的出现。陆军元帅冯·伦斯德叫喊：“西战场的士兵们！……我希望你们保卫德国的神圣领土……坚持到底！……”。陆军元帅莫德尔则强调：“集团军的士兵们！……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决不放弃德国一寸土地……任何人不战而退，都是民族的叛徒……”。希特勒则命令：“每一个逃兵……都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且他的可耻的行为会给他的家属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统统要被枪毙。”

希特勒为了挽救败局，这时不顾一切了。新召募的兵员在经过六至八星期的训练后，立即开赴前线作战。

12月16日，希特勒孤注一掷，他亲自指挥，将德国的所有精锐部队集中起来，在阿登山区向盟军突然发起反击。

这一战役把希特勒的老本全部用上了。征调了28个师，2500辆坦克，3000架飞机。一开始，盟军对希特勒的突然进攻搞了个措手不及，

被德军突入防线80公里。但盟军很快稳定阵脚以优势兵力进行了反攻，于1945年1月16日彻底摧毁德军的反攻。消灭德军10万人，坦克近800辆，飞机1000多架。

希特勒的最后一次反扑失败了，接下来的只有负隅顽抗。

1945年1月30日，恰逢希特勒掌权12周年，希特勒发表了最后一次广播演说："我们必将度过这次危机。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也将决不会让体内流着亚洲血的种族获胜，胜利应该归于欧洲——而位欧洲之首的那个一千五百年以前一直代表着欧洲反对东方的主要力量以及在所有将来将继续作为这种力量的代表是：我们大德意志帝国，德意志民族！"

但是，不论希特勒怎样发疯，德国的败局已定，已无力挽回了。

苏军已打到柏林附近，盟军也在迅速向德国腹地推进。到1945年3月，德国的战争经济实际已完全崩溃。3月15日，德国军备和战时部长斯佩尔写道："四至八星期内，德国经济将要最后崩溃，这是可以料定的……经济崩溃以后，战争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希特勒也认识到无力回天，3 月 19 日他下令实行“焦土政策”。“这位德国元首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重大决定之一。3 月 19 日，他下了一道命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完整地落入敌人之手。这些措施要在纳粹地方领袖和‘民防委员们’的协助下由军事人员执行。命令最后说：‘一切指示与本命令相抵触者均属无效。’这就是说，德国要变成一片不毛之地。可以使德国人民在战败后维持生存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保留下来。”

依照这个命令，德国必须摧毁“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自来水厂、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的桥梁、铁路和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

4 月 22 日，苏联已完成对柏林四分之三的包围，希特勒感到末日已不远了。“他的脑袋微微晃动。他的左臂松弛地垂着，手颤抖得很厉害。他的眼里射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闪烁的光辉，给人以恐惧的、极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面色和眼圈使人感到他已经精疲力尽。他的一切动作都和衰老的人一样。”

希特勒想到了他的未来。“战争打败了，……我将留在柏林。一旦时辰已经到来，我将用手枪结束我的生命。”

同时，希特勒开始想推御战争责任。“武装部队抛弃了我，我的将军们毫不中用。我的集合令没有得到执行。一切全都完了。国家社会主义被送入坟墓，并将永世不能翻身！……德国战败了，它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完成我们整个民族提出的任务。”

希特勒总是不死心，他总想最后一线希望。他动用了所有的力量来防守柏林。100 万军队，10000 门大炮，1500 辆坦克。他并且希望文克将军能突破苏军的包围。

4 月 27 日，苏军完成了对柏林的全面包围，并且以强大的优势猛攻柏林。这时苏军集结了共 250 万人，40000 门大炮，6200 辆坦克。

正当苏军猛攻柏林之际，希特勒又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希特勒的“小伙伴”，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被意大利游击队处死，尸体被装上卡车，抛弃在米兰的广场上，第二天又被倒吊在路灯杆子上，后来又被扔到阴沟里，墨索里尼遭到可悲的下

场。

这一事件对希特勒打击很大，他知道自己干下的滔天罪行，如果一旦被人民捉住他，他的下场肯定比墨索里尼还要惨。“兔死狐悲”，希特勒开始考虑他的后事。

就在这时，希特勒又获悉，他的忠实信徒希姆莱也背叛了他，企图同西方盟军进行和平谈判。这则消息“给全体在场的人一个致命的打击。群情哗然，男男女女都因震怒、恐惧和绝望而齐声嚎叫起来。”希特勒则“像一个疯子似地大发雷霆。”“他的面孔通红，变得几乎认不出来……希特勒在一阵子狂怒之后失去了知觉，整个地下室一时雅雀无声。”

希特勒对于希姆莱的绝对忠诚从不怀疑，现在希姆莱却背叛了他，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在苏军进攻的枪炮声中，希特勒口授了他的政治遗嘱。在这里他一再谴责“煽动起这场战争的犹太人”，谴责他的“叛逆者”。他还下了一道指令：“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最后，他任命海军元帅邓

尼兹为帝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继承人；总理继承人则由戈培尔担任。

接着希特勒又口授了一份私人遗嘱，回顾了他一生的经历，并宣布和埃娃·布劳恩结婚。“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服务于人民十二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4月30日，希特勒在地下室用一颗子弹射入了自己的右太阳穴，埃娃·希特勒则吞服了毒药。两人的尸体被浇上汽油焚烧。

纳粹元凶希特勒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5月8日，德国投降，第三帝国寿终正寝。

希特勒屁股底下的宝座一再发生摇晃，纳粹并不是铁板一块；一声巨响，希特勒险些儿命丧黄泉。

希特勒的上台统治的整个历史，也同时是纳粹内部斗争的刻画。

希特勒生性是一个险恶的对手。

纳粹内部的血腥丝毫不亚于纳粹的外部战争。

凶杀、残暴、毫无人性——纳粹的斗争。

"罗姆，你被捕了！"希特勒在慕尼黑最初年月中的最后一个老朋友成了党争的冤鬼。

希特勒在实现了各邦一体化和解散了工会和政党以后，希特勒宣布"纳粹主义革命"业已结束（1933 年 7 月 6 日）。

但是他的"御林军"冲锋队及首领恩斯特·罗姆则不同意，他们认为"纳粹主义革命"并未结束，应进行"第二次革命"，用革命的手段摧毁一切旧的东西，实现纳粹的政权。

这时期罗姆的腰杆儿最硬，冲锋队已发展到 30 万人，并且继续发展，装备越来越精良。罗姆渐渐表现出了一种倾向，他不愿使冲锋队在纳粹党内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他想和国防军合并建立一支人民军，由罗姆来统率。

这使希特勒面临到了威胁，他害怕随着罗姆权力的增大，他和冲锋队会把希特勒赶下台。希特勒于是决定支持戈培尔、戈林、赫斯和希姆莱等人，极力扩大国防军的力量，并开始限制冲锋队的发展。

罗姆也渐渐不满起来，他认为希特勒背离了纳粹主义，他变质了。“希特勒生了二心，至少是养尊处优，不想继续前进。假如他想半途而废，我们将继续没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事业。”

对罗姆的威胁，希特勒决定不能手软，向他的最后一个慕尼黑患难与共的朋友下手。

1934年6月30日夜，希特勒带着戈培尔和一支褐衫党的部队包围了罗姆的住处，早7时许，当罗姆还在睡梦中时，希特勒对他说：“罗姆，你被捕了！”同时，冲锋队的其他领袖也被捕。

6月31日，罗姆及其冲锋队领袖都被处死，希特勒干脆彻底清洗老朋友。冯·施莱歇将军和夫人被枪杀，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冯·卡尔等老牌追随军也难逃厄运。

几天中，大约有200人残遭杀害，希特勒首先拿老朋友开了刀。

1941年5月，希特勒的又一忠实朋友赫斯背叛了他。

赫斯也是希特勒的忠实的老朋友，长年跟随希特勒，担任纳粹党的党魁。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希特勒越来越重视军队的

作用，对纳粹党的建设则无暇顾及。这样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资格比赫斯年轻的军队人物如戈林、希姆莱等，渐渐得到重视，飞黄腾达，而赫斯则显得黯然失色，戈林等都有取而代之的势头。

希特勒之下的最重要的人物，希特勒的忠实朋友，这时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问题。

他感到失望，他特别嫉妒这些纳粹"新星"，他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一个大胆的行动在赫斯的头脑中产生。

5 月 10 日，赫斯乘着一架麦塞施米特—110 战斗机独自飞往英国，他凭借他高超的飞行技术顺利躲过德军监视，没有像希特勒希望的那样"会用完了汽油，掉在冰冷的北海中淹死。"他安全着陆在英国。

赫斯的出走给希特勒当头一棒。"好像一颗炸弹落在伯格霍夫一样"。"元首在他的宽敞的书房里走来走去，一个手指放在额角上，口中咕哝着说，赫斯一定是疯了。"

是的，赫斯的出走对希特勒震动很大，他一直认为赫斯是他忠实的朋友，决不会背叛他，他把赫斯的出走归因是：一个神志不清的、神经错

乱的、头脑糊涂的理想主义者，充满了由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而造成的幻觉。”

希特勒恼羞成怒，觉得脸上无光，纳粹党魁却离他逃走，他在德国人民面前也无法解释清楚，只能归结为赫斯是“神经错乱”。

希特勒下了密令，公开剥夺赫斯的一切权利，如果赫斯出现在德国，立即枪毙。

希特勒气没有出完，下令逮捕了赫斯的几十位幕僚，甚至管理飞机的麦塞施米特也难逃厄运。

随着 1943 年战争的转折，希特勒不败的神话在英伦三岛、在苏联国土上都遭到了惨败，希特勒的狂妄的帝国之梦看来已成泡影。胜利的前景已经消失、失败的前景却在眼前，于是德国的纳粹内部又一次产生剧烈分裂。

1943 年一年，死神 6 次降临希特勒，但每次他都奇迹般地逃脱了厄运。

1943 年 3 月，密谋分子的“闪电计划”开始实施，他们在希特勒巡视苏联战场时，在他的座机上安装上了炸弹，但炸弹却出乎意料的出了毛病。

3 月 21 日，希特勒在柏林军械库举行阵亡

将士纪念日的纪念仪式。密谋分子带了定时炸弹，准备炸死希特勒，但就是这样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也让希特勒躲过去了。希特勒通常讲话都是20分钟以上，等到炸弹定好时间带进会场以后，希特勒这一次鬼使神差，只讲了8分钟就走了，“希特勒典型的保安诡计，又一次救了他的命。”

……

1944年7月20日，密谋分子又进行了一次行动，在“狼穴”会议室里爆炸了一颗定时炸弹，但是希特勒只炸伤了一点皮，造成轻微的脑震荡，欧洲的纳粹灾星又一次躲过了死神的追捕。

希特勒对密谋分子的镇压也毫不留情，他的命令是：对任何可疑分子格杀勿论。

希特勒咆哮道：“对罪犯要毫不客气地干掉，不用开军事法庭。……要用闪电速度进行审判。判决宣布两小时之后立即执行。要用绞刑——别讲什么慈悲。”“把他们全都像牲口那样绞死。”

纳粹的报复是血腥的，令人毛骨悚然。“在疯狂的逮捕之后，接着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刑拷打、草率的审判和死刑的宣布。死刑的执行

大多数是缓慢地绞死，把死难者用钢琴琴丝吊在从肉铺和屠场借来的肉钩子上。嫌疑犯的亲戚朋友，成千上万地被抓起来送进集中营里。少数有勇气掩护逃犯的人都被立即处死。”

“直到1945年初，狰狞的人民法庭一直在开庭，匆匆忙忙地进行阴风惨惨的审讯，罗织罪状，判处死刑。”

德国的一些高级将帅因有案犯罪，也难逃厄运，像立下赫赫战功的隆美尔也没有逃出希特勒的掌心。

希特勒共处死了约4980人，血腥笼罩着整个德国。

7月20日的炸弹事件对希特勒震动极大，他对任何人都信任，“所有的人都欺骗我”。他狂叫道：“我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他们都背叛了我。”

不幸言中，希特勒确实是众叛亲离，在帝国的末日来临时，他的最亲信的信徒——戈林和希姆莱也开始“背叛”他。

在苏军即将攻克柏林之机，戈林想着的是希特勒下台，他当国家元首的事情，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迫不及待了。

4月23日，戈林给希特勒发了一份电报，宣布他要当国家元首。电报全文是：

“我的元首：

有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堡垒内，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如果在今晚10点钟还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回音，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采取行动。您知道在我一生这最严重的时刻我对您的感情，非语言所能表达。愿上帝保佑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

赫尔曼·戈林”

但是，戈林的行动“早”了一点儿，“希特勒怒不可遏”，他大骂戈林，他没有想到戈林也会背叛他。

他命令戈林马上辞去全部职务，命党卫军以“叛国罪”立即逮捕，“第二天黎明之前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纳粹头目中的最傲慢、最富有的角色，德国历史上的唯一的帝国元帅

和空军总司令成了党卫队的阶下囚。”

希姆莱最后关头也不甘寂寞，加紧背叛活动。

在戈林发电报的那天晚上，他在瑞典领事馆要瑞典伯爵转达一个消息：他代表第三帝国向艾森豪威尔投降，希姆莱比戈林聪明，他不向希特勒要求权力，而是大胆地行使元首的一切权力。

4 月 28 日，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了希姆莱打算投降的消息。

希特勒的所受的打击实在太重了，他对希姆莱的忠诚没有丝毫的怀疑。“他的面孔通红，变得几乎认不出来……希特勒在一阵子狂怒之后一下子失去了知觉，整个地下室一时鸦雀无声。”希特勒清醒过来以后说，他所遇到的所有叛国行动莫此为甚。

“一个卖国贼决不能继承我的元首！”希特勒歇斯底里地喊道。

但这时，希特勒已对希姆莱鞭长莫及，他龟缩在“狼穴”中，无力报复希姆莱。

但希姆莱的联络官菲格莱因却因此送了命，他企图逃跑时被党卫队抓住，严加刑讯。最

后，在希特勒的命令下，菲格莱因被拖到总理府花园里枪决。

希特勒在临死前立了政治遗嘱，剥夺了戈林、希姆莱的一切权力。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1941年6月20日命令中授与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

这是希特勒的最后一次报复活动，也是纳粹党内部斗争的最后一次演示。

血腥、残暴的纳粹对人、对己都是一个面孔。

血雨腥风的外部冲突，隐藏着的是明争暗斗的内部瘟疫。